

日本陸軍少將服部兵次郎原著
訓練總監部譯印

戰跡之回顧

第二卷

河北省作戰

序

僚友服部少將，於去歲昭和五年秋，爲臺灣軍參謀而服務時，曾從事于討伐霧社番人，運籌得宜，數日卽使兇番屈服。當時余爲臺灣軍司令官，知君之材幹，特觀其寬仁忠恕之德行及剛毅果敢之氣象，識其必爲戰時之良指揮官。果然，於滿洲事變時爲混成第十四旅旅長而出動，在滿蒙地方非常活躍而建赫赫之武勳焉。又君所率混成旅之諸隊，係余昔爲師長時所統率者，其將士素質之優秀純樸及忠誠剛健，實爲余所深悉。將士旣然，况以良指揮官率之，宜哉！征戰數十百次，每能以寡破衆，建拔羣之功績也。

曩日少將凱旋，予嘗勸以乘出動中之記憶印象尙新時，記述歷戰顛末而公表之，以作軍事上之參考並使社會知我軍忠勇之實績及戰地情況。於是君以公務餘暇呵筆而不論巨細悉詳述之，卽本書也。

本書毫無誇張之辭，僅依事實記述而已。然實波瀾重疊變化無窮，能描出戰鬥之實際及戰場實況毫無遺憾，使讀者不覺汗下，有身親馳驅於滿蒙山野之思。諺云：「事實奇于小說」，信哉！本書中特將將士自於屍山血海間所作實驗手錄及足以令人想及戰況之照片・寫景圖一一插入，更可謂錦上添花矣。

即本書不僅爲可作軍事上教訓之兵學參考書而極有價值，且爲我國民精神興奮書，爲我國生命線滿蒙地方人情風物史。至本書中所記一貫于盡忠報國赤誠及軍人精神橫溢之皇軍將士言動，實爲非常時國民之一大規箴。敢加推獎，勸國人一讀焉。

昭和九年十一月一日

陸軍上將 渡邊錠太郎

戰跡之回顧 第三卷

目錄

河北省作戰

第一章 河北省作戰經過之概要	一
第二章 灤河附近之渡河作戰	七
第一 會戰前之情勢	七
其一 一般情況	七
其二 本旅當前情況	七
一 敵情	七
二 本旅之隊勢	九
第二 作戰之諸種準備	一一
其一 本旅一般作戰方針	一一

其二 渡河材料之蒐集及準備	一二
其三 爲秘匿企圖所採手段	一三
一 變更配備	一三
二 監禁居民	一五
三 藉地方木舟以行欺騙	一八
四 於晝間搬送架橋材料之一部至灤陽城	一八
第三 渡河作戰計劃之通俗的說明	一九
其一 關於渡河作戰坂本○團命令之要旨	一九
其二 擬定渡河計劃時特加注意之事	一九
其三 渡河作戰計劃之概要	二〇
第一期(至五月十日日沒時止) ^(備)	二一
第二期(至五月十一日午前四時止) ^(渡河)	二二
第三期(向對岸陣地前進) ^(五月十一日午前四時以後)	二三
第四期(佔領敵陣地) ^(前方據點)	二四

第五期(偵察並攻擊敵河右岸敵陣地)……………二四

第四 開始作戰時余之推斷……………二五

第五 實施渡河……………二六

其一 五月十一日(渡河第一日)……………二六

一 近渡河時之狀況……………二六

二 渡 河……………二八

其二 五月十二日(渡河第二日)……………二九

一 將第一線向西城峪東西線推進……………二九

二 雖已作縱隊追擊之處置但未實施……………三二

三 關於入夜後敵情判斷之推究……………三三

其三 五月十三日(渡河第三日)……………三五

一 拂曉時之攻擊準備……………三五

二 攻擊前進順序與砲擊之關係……………三七

三 中央隊(宮本部隊)之攻擊……………三七

龍井關東南方高地之衝鋒 <small>(步二六之七 上尉 山崎四郎 步兵)</small>	四三
其四 五月十四日(渡河第四日).....	四八
一 攻擊計劃一部之變更.....	四八
二 第一線各隊之攻擊.....	四八
三 追擊之部署.....	五二
四 比隣部隊之狀況.....	五二
五 彼我之損傷.....	五三
第六 關於櫻河附近渡河作戰之所見.....	五三
其一 陽渡河.....	五三
其二 步砲兩兵種形實均完全合爲一體.....	五五
其三 紛 戰.....	五七
其四 戰鬪經過之遲速.....	五八
其五 格鬪戰蹟談.....	五八
(一)兩手已失自由之特務長以口嚙敵.....	五九

(二) 不知敵彈危險之兵卒	六〇
(三) 岔口門西南方高地之衝鋒	六一
(四) 參加掃蕩隊紀事	六四
<small>(中央隊步二六之六 中士 染川清一)</small>	
第三章 向通州之追擊	六九

第一 逐日追擊之詳細事項	六九
--------------	----

其一 五月十五日(追擊第一日)	六九
-----------------	----

一 主力縱隊之追擊部署及出發	六九
----------------	----

二 左縱隊方面之戰况	七〇
------------	----

三 在五月十五日夜間之戰略的隊勢	七三
------------------	----

其二 五月十六日(追擊第二日)	七四
-----------------	----

一 夜間追擊	七四
--------	----

二 遵化城之攻擊	七五
----------	----

三 與投降密使之交涉	七六
------------	----

四	砲擊之結果·····	七七
五	無條件降服·····	七九
其三	五月十七日(追擊三日)·····	八二
一	向石門鎮之追擊·····	八二
二	接無線電報後指揮官之心境·····	八二
三	關於佔領遵化城所接軍之謝電·····	八四
四	遵化城雜感·····	八六
五	石門鎮附近之戰鬪·····	八九
六	攻擊石門鎮附近時戰車之行動·····	八九
	戰車排長談話之一節·····	九一
七	關於石門鎮附近戰鬪之所見·····	九二
八	彼我之損傷·····	九四
其四	五月十八日(追擊第四日)·····	九五
一	對薊州東側陸地之敵之攻擊·····	九五

二	與松田○團之交進交叉	九六
三	敵之兵團數	九六
其五	五月十九日(追擊第五日)	九六
一	在蘆州城附近保持威脅的形勢	六
二	乘馬討伐隊佔領邦均鎮並先遣安達偵察隊前往	九七
三	鯨江部隊復歸	九八
四	兵站倉庫之沒收	九八
其六	五月二十日(追擊第六日)	九九
一	佔領三河附近之命令	九九
二	蘆運河附近之地形	九九
三	旅長接向三河附近前進命令後之決心	一〇〇
四	追擊之部署	一〇〇
五	至蘆運河為止所得敵情及處置	一〇一
六	三河附近之攻擊	一〇一

七	追擊之處置	一〇五
八	敵兵團及彼我之損傷	一〇六
其七	五月二十一日(追擊第七日)	一〇七
一	接主力位置於邦均鎮附近應保持威脅之形勢之師命令時之決心及處置	一〇七
二	經過之概要	一〇九
三	關於本旅獨斷專行之經過	一〇九
四	黃昏前所得敵情	一一一
五	掃蕩南方區域並確保要點	一一二
其八	五月二十二日(追擊第八日)	一一四
一	各部隊依所命之行動概要	一一四
二	鮪江部隊之進至土城及砲擊通州附近	一一四
其九	五月二十三日(追擊第九日)	一一五
一	由一般的關係所見本旅孤立無援之情勢	一一五
其十	停戰協定成立	一一七

第二 關於向通州追擊之感想……………一一七

其一 機械化安達偵察隊之活動……………一一八

其二 本旅最後位置與停戰協定之關係……………一二五

第四章 全作戰間所得一般感想……………一二七

第一 華軍之優點……………一二七

第二 北地將士之優點……………一三五

第三 國民後援之力……………一三九

第四 在戰場以國旗爲中心之流淚講演……………一四四

——目錄終——

戰跡之回顧 卷三

日本陸軍少將

服部兵次郎著

河北省作戰

第一章 河北省作戰經過之概要

(參照要圖第一、二)

一、掃蕩灤東區之敵後復歸長城線之軍隊，見敵毫不變其挑戰的態度又越灤河而東進，遂決與以痛擊，根本挫折其企圖，乃於五月初旬斷然進兵于灤西區，於是開始河北省作戰。

二、本旅隸屬於坂本○團，接受越灤河攻擊當前之敵而進至河北平原之任務。欲先擊破當前正在灤河及撤河對岸佔領數線堅固既設陣地之敵，遂擬定綿密慎重計劃，在統一指揮下將攻擊分爲數期，使一部由灤陽城方面陽攻，主力由潘家口附近渡灤河，以後逐漸躍進而達至三屯營附近之線。因是自五月四日前後由部下分散配置于各地之部隊中，抽出事實上容許之最大限兵力，努力携同

架橋材料潛行集結于喜峯口附近。

三、當時有本旅步兵全兵力約四分之一之宮本部隊，自熱河作戰之始即於朝陽附近任西○團主力之兵站守備。兵力與之略同等之鮭江部隊，已因救援苦戰于興隆縣附近之西○團之一部而行動於承德方面，不在本旅長手中。因是兵力極感不足。但經數次交涉之結果，幸得將宮本部隊主力招至喜峯口俾參加本作戰。架橋材料專採伐附近森林用之，至十天左右得備齊各種材料。

四、五月十一日，依豫定計劃，於日沒時開始行動，午後九時步兵部隊之大部渡灤河，於午前四時完成縱隊橋。

五、五月十二日，攻擊自晨間即在灤河及撒河中間築城並攜有重機關鎗及迫擊砲之敵約七八百人之數線陣地，於日沒時達撒河線，與敵接近對峙而度過一夜。

六、自拂曉即展開全砲兵，攻擊撒河對岸高地一帶之數線永久陣地，經格鬪戰後於日沒前奪取敵第一線陣地之據點約半數。但敵仍固守掩蓋陣地未退却，第一線遂與敵相隔約四五十公尺對峙而度過一夜。

七、五月十四日拂曉，更對第二線以下敵之重要據點，經衝鋒數次後奪取之，於日沒時已奪取陣地之大部，但未實施追擊。

八、五月十五日晨，以主力由三屯營方面，以一部由龍井關，洪山口方面，共向遵化開始追擊。

是日，主力縱隊方面，與佔領三屯營南方高地線既設陣地之敵約二千人衝突，與之接近對峙以至天明。向洪山口方面之一部，因道路險峻，其行進頗遲滯，未進至正對主力方面之敵軍側背，即已入夜。

九、五月十六日抵遵化城附近。敵雖據城牆頑強抵抗，然見城牆之一部遭我砲擊已破壞，於日將沒時即請降。

十、翌十七日堂堂向遵化城行入城式，同時即使由高森砲兵少校所指揮之快速部隊編成之追擊隊向石門鎮追擊。

此追擊隊，於午後攻擊在石門鎮附近佔領陣地並攜有山砲，追擊砲各數門之敵約二千人，與敵接近對峙而度過一夜。是日隸屬於追擊隊之戰車隊有一戰車於日將沒時突破敵陣地之一角，不僅使敵之砲兵陣地潰亂，且使其陣地數日里後方亦潰亂。但未能與追擊隊主力連絡，致失捕獲敵人之好機，實爲遺憾。

時本旅彈藥幾已用盡，一時頗窘。但坂本○團排萬難補給彈藥，不失時機，竟能達到，全人勇氣倍加，遂能自翌日起更行猛烈追擊。

十一、五月十八日以後因追擊隊巧妙勇敢之行動，逐日排擊敵之頑強抵抗，於二十日達蘆運河線。

其間西○團之戰鬪進展較少，乃以直接協助此戰鬪之目的，由坂本○團派遣松田○團至平峪。

松田○團雖於五月十八日在石門鎮東方與正向東方追擊之本旅起行進交叉，然尙在晝間，且在容易行動之平坦地，故其行進並未遲滯。

十二、探知蘆運河對岸築有連續堅固障地且有優勢敵兵團在。但洞察其佈置尙未周密，判斷爲若乘此機速擊破當前之敵遠向北平方面追擊則可挫折敵在蘆運河線之第二次作戰企圖。遂不以孤立爲意，於五月二十日一舉由數方面渡運河，於翌二十一日以主力進至夏店，一部佔領燕郊鎮，遂與在白河線之敵接近對峙。

十三、五月二十一日進佔夏店時，依十八日發之軍命令，已知進至蘆運河一事違反軍之企圖。繼復由師命後退至邦均鎮。然時機已遲，認爲今若再後退則將更不利，遂陳述意見而在該地取待機姿勢焉。至二十三日軍因事實上不得已，仍認可其行動。

十四、五月二十二日最前線之一部砲擊通州。又使一部確保寶坻·香河等附近戰略要點，由是策動俾以後戰况進展有利。

五月三十一日停戰協定成立。

十五、彼我之損害等

我之損害 死傷一百二十一名。

敵之損害未詳，但屍體合計似有一千具上下。

交戰之敵兵團數亦未詳，但有數師。

除沒收多數兵器・彈藥外，並沒收積載如山似兵站倉庫之糧秣倉庫四處。

佔領有大規模設施之宣傳部辦公處，發見多數珍奇書籍及宣傳品。

十六、作戰中灤河附近數線陣地之突破戰，在本旅爲累次激戰中之最烈者。認爲乃顯示敵前渡河・

步砲協同・陣內戰等有興味之研究戰例者也。

遵化城以後之追擊時，輕快之器械化部隊大爲活動。於石門鎮附近及最後三河附近之戰鬪活動尤力。

最後前進地點違反反軍之意圖，當處于孤立挺進狀況時旅長之決心處置，爲此作戰煞尾相當緊張之一幕，似爲有興味之研究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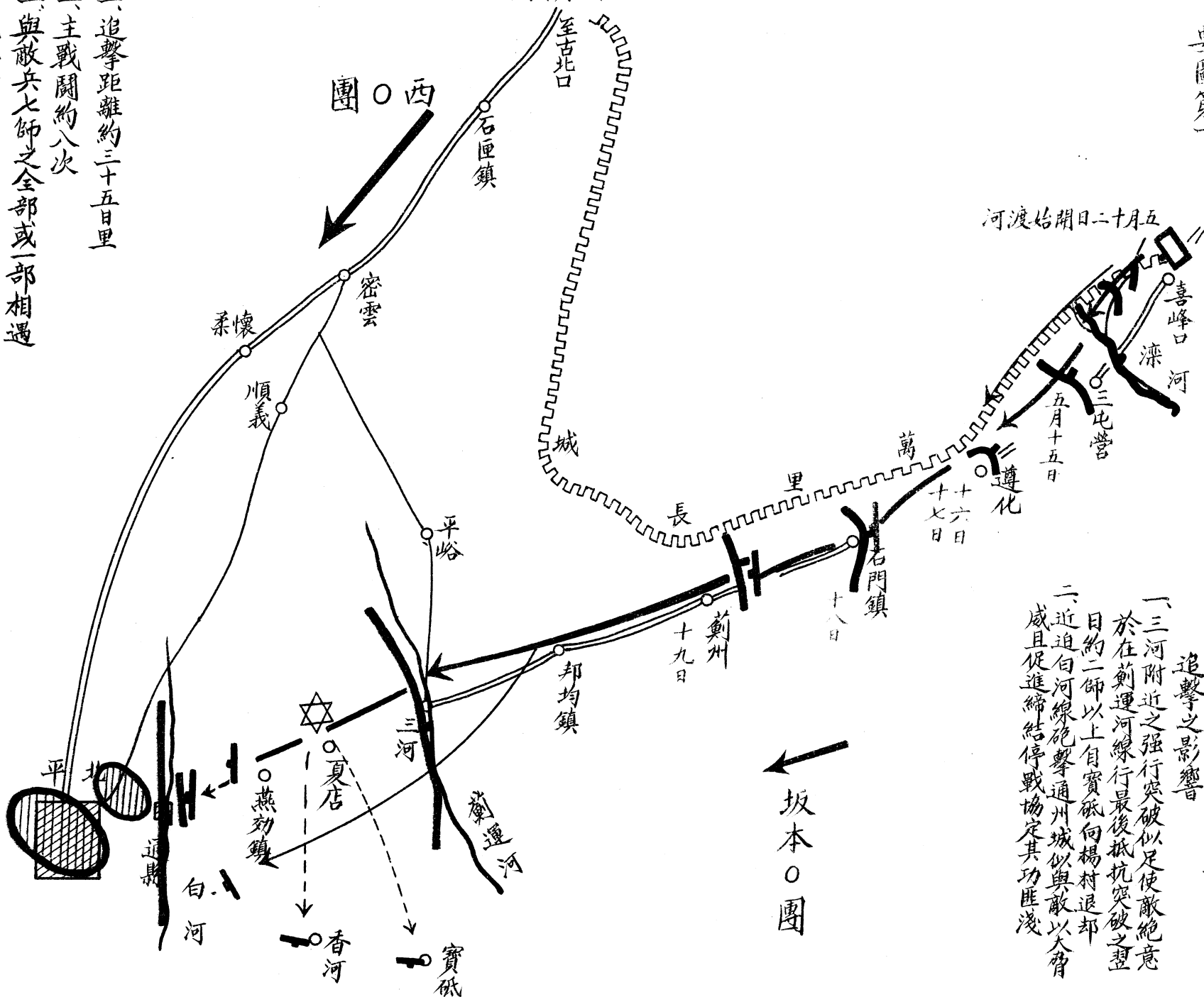
十七、停戰協定成立後，本旅初據唐山附近，後據山海關附近，任監視條約之實施並努力于警備及維持治安，同時行諸般整備訓練，以期緩急之際萬無一失。

要圖第一

圖要過經戰作省北河

(旬中月五年八和昭)

- 一、追擊距離約三十五日里
- 一、主戰鬪約八次
- 一、與敵兵七師之全部或一部相遇
- 一、我死傷二百二十一人敵之損害未詳然屍體約不下一千具
沒收糧秣如山之倉庫四個及其他多數軍需品兵器



河渡始開日二十月五

五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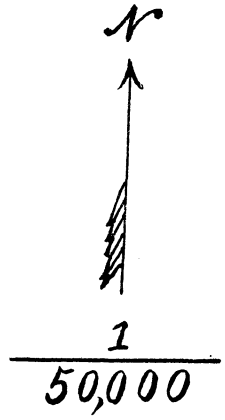
十六日
十七日

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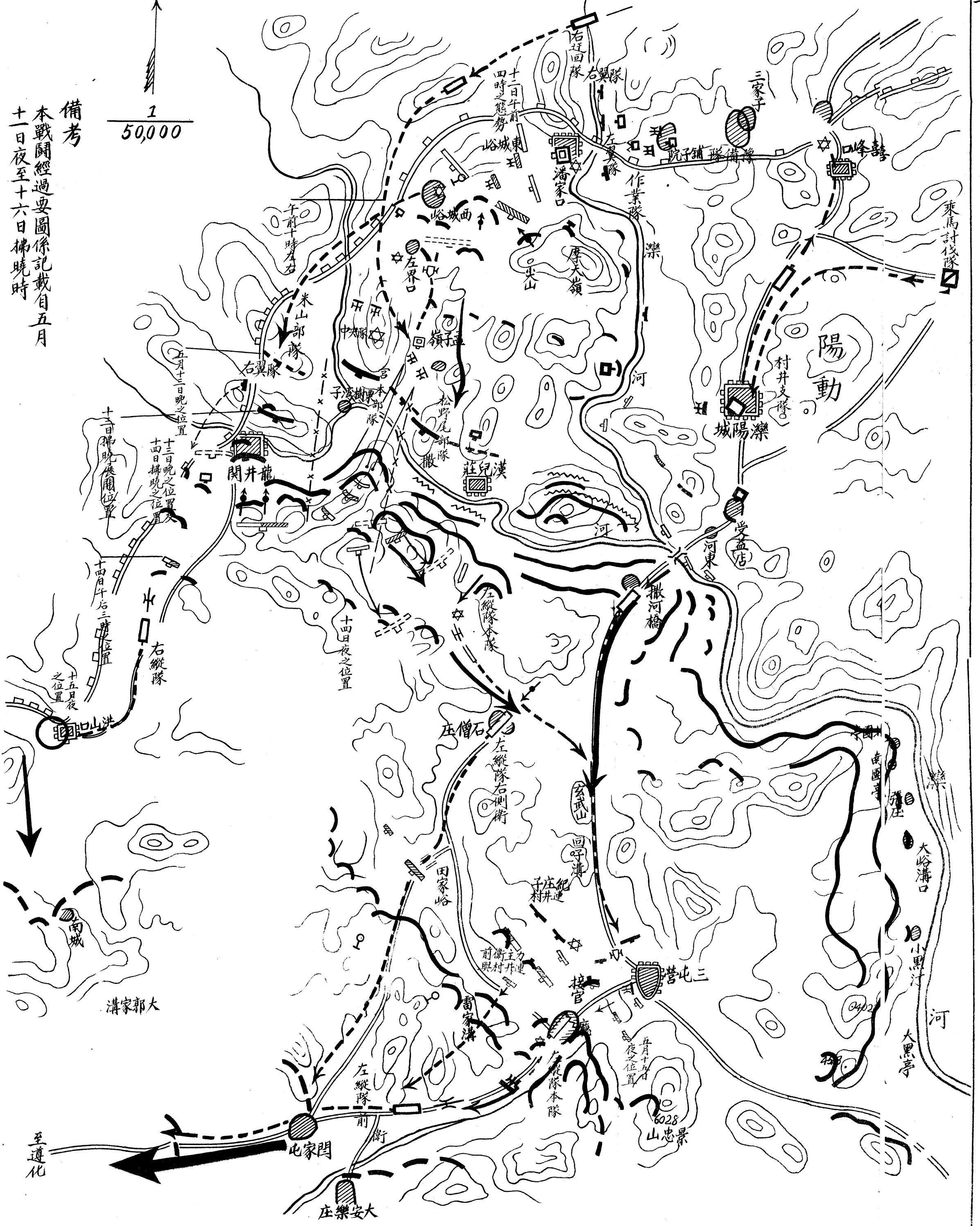
- 追擊之影響
- 一、三河附近之強行突破似足使敵絕意於在薊運河線行最後抵抗突破之翌日約二師以上自寶砥向楊村退却
 - 二、近迫白河線絕擊通州城似與敵以大脅威且促進締結停戰協定其功匪淺

坂本團

潘家口一遵化間戰鬥經過要圖



備考
本戰鬥經過要圖係記載自五月十一日夜至十六日拂曉時



至遵化

第二章 灤河附近之渡河作戰

第一 會戰前之情勢

其一 一般情況

四月下旬，第一線依軍之企圖，中止灤東區之作戰而返至長城綫。但敵極為不遜，又開始挑戰的態度。入五月後，全線尤呈活氣，到處作露骨之積極行動，終至蔑視熱河省之境，將使部隊開入滿洲國內。即南方坂本○團方面，有强大部隊陸續渡灤河而進至昌黎·永平附近；北方西○團方面，則古北口附近之抵抗愈極頑強，其一部越長城線而圍攻烏村部隊於興隆縣附近等，實屬傍若無人也。

至是軍難再忍，遂決心剿滅灤東區之敵，並深入灤河右岸區域，與敵以痛擊，根本挫折其挑戰的意志。此蓋當然之歸結也。且此種決心，於五月初據密報得知其恰為軍之意圖。

其二 本旅當前情況

一、敵情

本旅，前次隸屬於西○團，但此次歸坂本○團隸下，其任務在擊攘當前之敵，進至灤河右岸三屯營附近，繼向遵化附近窮追，以圖徹底擊滅敵軍。當時本旅正面，有喜峯口附近戰鬪以來屢經激戰之宋哲元，依然指揮第三十七師·第一百零六師及第一百三十二師而蟠踞如故，其主力正守備自撒河橋附近至三屯營附近之區域。故本旅欲進至第一目標三屯營附近，無論如何必先與此優勢敵軍之大部一決雌雄。

其陣地狀態，依諜報及飛機偵察十數次之結果，已相當明瞭矣。其大概如左：

正面陣地工事係自三月中旬着手者，但似於四月中旬因灤陽城附近戰鬪已失其左岸前進陣地，認更須堅固築設，乃強命軍隊及多數土民，於四月下旬在灤河右岸高地一帶構築三線至四綫連續強斷面散兵壕，設置無數堅固掩蓋及掩蔽部，以外在撒河橋·葦家莊·龍井關附近高地埋各種地雷，設鹿柴，在谷地及緩斜面之高地且掘戰車之防止壕等，一意企圖死守。其中自撒河橋至南北園汀莊之區域，曾於四月中旬有古谷支隊強行渡河，蹂躪其對岸陣地之一角，故判斷敵必慮我主力由此附近實施渡河攻擊，屢增守備兵，備多數迫擊砲及山砲以待我。

流于陣地前之灤河，自四月下旬以來水勢漸次減退，但自潘家口附近至撒河橋附近間，河床有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尺，河寬五十至一百公尺，流速計一公尺半至二公尺，水深在深處有一·六公尺上

下，頗難渡涉。但發見潘家口附近有渡涉所二三處其寬與一排相當。

兩岸多屬險峻，但潘家口·撒河橋·園汀莊附近，溪谷斜傾向河岸，其地勢頗易通過。

灤河在敵陣地內，故不能偵察其狀態，但聞土人言，此河實屬細流，河寬僅十數公尺，不足爲大障礙。

道路，有灤陽城—撒河橋—三屯營道，爲通北平之要路，諸兵均易通過。唯潘家口—西城峪—孟子嶺道，無論由地圖上推斷或據土人所言，均爲車難通過之道路，但由空中攝影及現地偵察之結果，判決爲雖無可通車之路寬，然其兩側爲旱田，若在旱田內強行則野砲亦略可通過也。

二、本旅之隊勢

自本旅犧牲近一百人所奪取之灤陽城·受益店附近灤河線，無任遺憾而返長城綫者乃四月二十一日也。因經相當激戰後，余認爲目下可無戰鬪，本旅在此時期將專任擔當區域之警備及維持治安，遂於撤退至長城線時即使司令部再移至平泉，命將兵力分散配置，使部下專事對內活動，如掃蕩殘匪·整備交通通信·對居住平泉附近之滿洲要人作疏通意志之宣傳等是也，對各種工作不求有功，祇圖徐收確實之效耳。此外，余欲使將士利用此時機洗久蒙之戰塵，休養身心，俾恢復繼續作戰兩箇月之疲勞。然事實上未許如斯也。即將司令部移至平泉，着手于此計劃後未幾，西○團即開始古

北口方面之本攻擊，其戰鬪尙未進展，敵已陸續渡灤河而進至昌黎·永平附近矣。其中西○團一部鳥村部隊，在古北口東南興隆縣附近受包圍而苦戰，於是本旅亦派遣鯨江部隊往援，休養之計劃立被打破。

其時，余決未料及將於最近舉全線再向長城綫出擊也，故應其所求，在無得警戒之限度內抽出最大限兵力編成鯨江部隊，派遣至古北口方面。因是於接得企圖進至灤河右岸區域之密報時，僅有以微弱步兵兩營爲基幹之貧弱諸兵連合部隊，此外無可用者。且欲使撥給他兵團之部下再歸掌握其事亦難。此蓋因本旅雖可獨立作戰，然因種種關係每戰鬪時輒隸屬於他師，自然有此結果，實爲不愉快之交涉之一也。

此次被命隸屬於坂本○團，故往援西○團之鯨江部隊及正從事于其兵站勤務之宮本部隊全部，因不得已而與之交涉調回其一焉。此種交涉頗似自私自利，故心中極感不快，但想及敵情地形既如前述，只憑現在兵力實覺無法突破，因是雖有違本懷亦只得進行此項交涉。幸西將軍能加諒解，得毫無問題而將宮本部隊之大部召回。該部隊在興安嶺作戰時頗奮鬪，但自熱河作戰以來始終從事于兵站勤務，未曾參與大戰，將士之處境極值同情，故一接調至前線之命令，彼等之歡欣雀躍實在想像以上，均踴躍馳赴戰場。余因是得將各部隊公平配置于戰場，由統帥上言之亦極順適，對將軍之深

心處置，由衷深表感謝。此外且配有工兵，所屬戰車亦如前。

如斯而本旅兵力雖微然所用於戰場者與熱河作戰時無甚差異，實屬意外之幸。此等部隊，命其以五月十日爲度，各留最小限警戒部隊於要地，先集合於喜峯口附近。

唯當時在組織中認爲憾事者，以前配屬于本旅而極爲余所珍視之軍所置一號無線電報機被撤去是也。其撤去殆係認本旅隸屬于師故不需此機，但每作戰時，本旅雖隸屬于師，然常離師獨立而於一方面作戰，故此機當然爲所必需之通信器材。雖經交涉數次，然無結果，終被取去。

然一方面因無此機故本旅遂盲目的孤兵深入而追擊至白河線，斯則誠如塞翁失馬矣。

第二 作戰之諸種準備

其一 本旅一般作戰方針

五月四日關於作戰之軍命令已到。今述其有關係之主要事項如左：

軍命令之要旨

- 一、敵依然繼續頑強抵抗，使其兵力進至灤河以東，一部在興隆縣方面正向關內前進。
- 二、本軍欲與該敵以徹底的打擊，挫折其挑戰的意志。

三、西○團攻擊新開嶺附近之敵，進至石匣鎮附近。

四、坂本○團（服部○團之主力等屬之），以一部佔領永平。遷安附近，控制敵在灤東區之作戰，以主力自遷安上流與敵以痛擊云云。

此命令係具體示五月二日前後所接密報者，本旅於五月三日，依據以前所得諸種情報，對本旅當前之敵，關於渡灤河及攻擊該河右岸敵陣地，擬定一般方針如左：

一般方針

欲出敵之意外，故不願對岸道路網之不良，以主力由潘家口方面渡灤河，一舉奪取敵陣地左翼諸要點，進至三屯營附近。因是以一部由灤陽城附近牽制敵人。

渡河時，最初渡河部隊徒涉，其他部隊架橋行之。

先立此等抽象的方針，一切本此方針以作諸種準備。但未能確定。其理由，係因本旅既隸屬於坂本○團，一旦作戰時，所限定之渡河點等或與本旅意圖相異亦未可知故也。

其二 渡河材料之蒐集及準備

以五月四日抵喜峯口附近之工兵排及步兵若干編成作業隊，命着手蒐集架橋材料並作準備。此等材料極感缺乏，橋板及銳由遠隔二十餘日里之凌源·平泉·寬城附近購得，以卡車運來，橋柱材料

則採伐附近各處榆柳等樹用之，但爲秘匿我企圖起見，特在鸚鵡河（喜峯口迤北約五百公尺）以北之地行之，其集積及加工作業，則使於可進向撒河橋及潘家口任何方面且最易警戒之喜峯口第一・第二兩關中間行之。

此等作業非常努力，自五日五日著手於構成作業，迄六日晚止已大略完成足架設潘家口附近一橋樑之材料，得繼續從事于架設撒河橋附近橋樑之第二次作業。如斯而於五月十米左右已完成架橋準備。

其三 爲秘匿企圖所採手段

一、變更配備

本攻在潘家口附近之本旅豫定方針，與師之意圖一致，故爲欺騙牽制五月七日行陽攻之撒河橋方面敵軍起見，變更配備如左：

在喜峯口關門附近蒐集糧食材料



對潘家口方面及撒河橋方面各配置步兵一營，使敵難知何方爲重點，特於行陽攻之灤陽城附近配置野山砲各一連，使時時砲擊對岸。因五月九日之陽攻，戰車隨砲擊進至河岸，尤使敵大爲震驚，似已舉全線開始射擊。其配備之概要如要圖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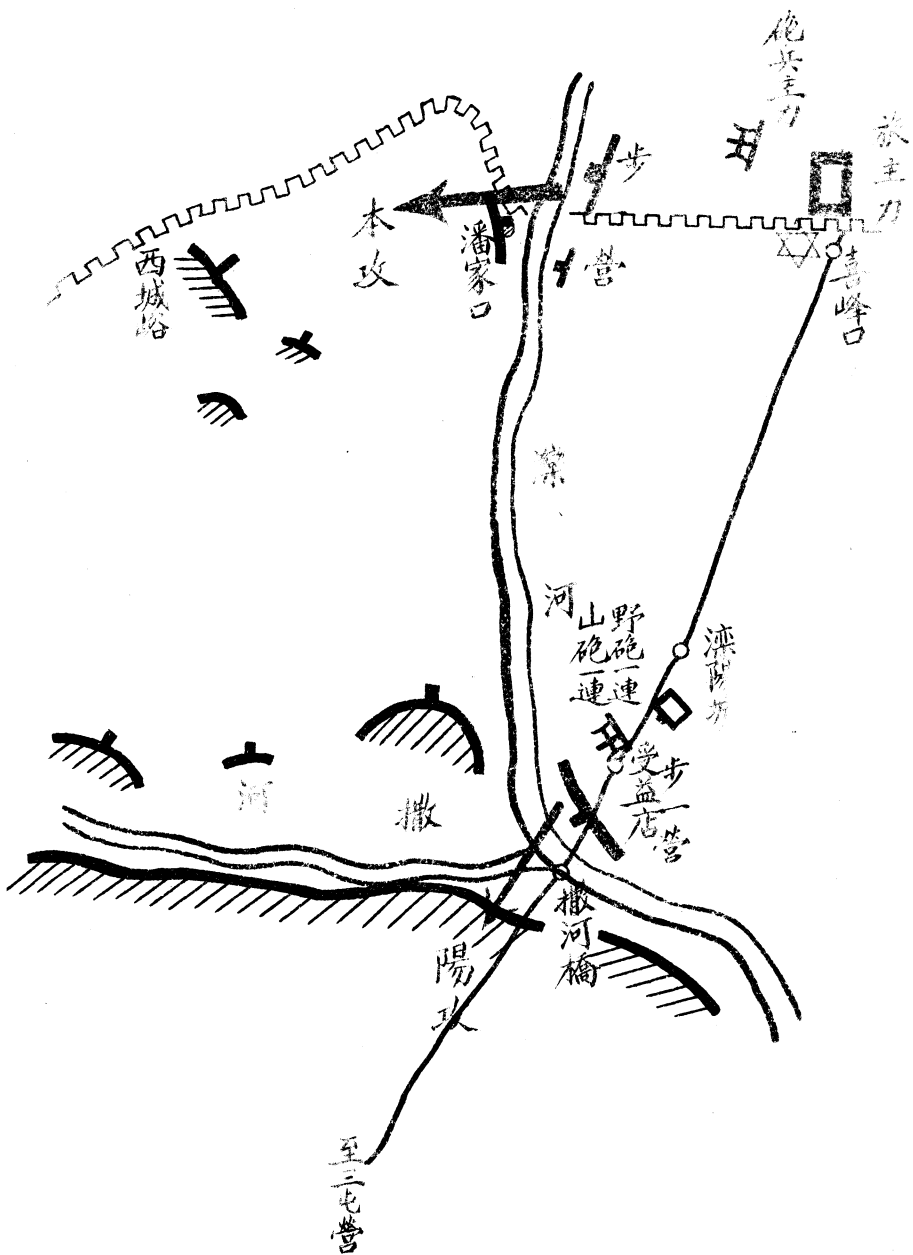
二、監禁居民

灤河水勢減退時，居民利用渡涉場往返於對岸者漸衆，發見便衣敵兵及間諜等潛入我警戒線內之形跡，覺此時欲秘匿我企圖非絕對嚴禁居民交通不可。

置佈作所的目之騙欺前以河渡

(日七月五)

要圖第三



於是自五月八日拂曉將喜峯口附近近岸數村居民悉監禁於喜峯口城內，於渡河作業未終以前使步哨站於城門以監視之。

使步哨站於各居民地之入口以禁止出入，爲歷來採用之方法，但將數村居民老幼婦女全部監禁於一處之極端方法，尙屬第一次施行。彼等人數約二千，最初非常惶懼，有極力拒絕者，由譯員鎮撫之，百方解說，舌敝唇焦，計費兩日之久。

彼等初似誤解日軍所以監禁居民者係備將來開戰時使立於最前線以作敵軍最先目標也。但對彼等不論長幼每人每日均發給米五合，彼等見不勞而獲，計及利害，反有樂于監禁者矣。不特此也，壯年男子被用爲人伕，可獲相當工資，於是彼等始知日軍無惡意，此等人伕於作戰時，以急造担架搬運我軍負傷者亦極有用，均欣然從事于勞役焉。

如斯而自五月八日至十二日，監禁二千人並未起何等事故，得絕對遮斷其與外部之交通。

華人將家畜留于家中有被盜或逃去之虞，故來者除一家眷屬外有攜成羣之牛馬豬羊者，亦有背負纏足婦女之壯夫，併有哀號之無知老嫗，混雜不可名狀。

但細思之，雖云作戰，然將無罪之彼等強制監禁於一處完全束縛其自由，實極可憐，使人深感。「生勿爲亡國民！」焉。

三、藉地方木舟以行欺騙

灤河，在兩期水量增加時，可自海岸週航至承德附近以輸送客貨，兩岸風光絕美幾類赤壁賦上所記，故如京都之深津川，相當爲華人所珍視。因是在喜峯口附近之灤河上流，尙發見有相當木舟繫留于各要地。本旅因在灤河行敵前渡河時或須應用此舟，乃搜索潘家口上流約十公里處，蒐集相當木舟十六隻，但因命令之傳達有誤，將此木再悉集于豫想架橋點潘家口。此不啻示敵以本旅將由此附近渡灤河，故大感困難，然已不易補救，遂不得已冒險強行左記之策以欺騙敵軍：

卽命工兵上士，率若干工兵及步兵四十名乘各舟，指揮土人之水夫，在敵障地前下航至撤河橋附近名曰桃園之處。此行動雖在夜間，然係悠然曹於對岸敵軍重兵守備之障地前，故敵彈雨集，但僅傷水夫數名而得達目的地。此冒險使十餘木舟移動至桃園附近一事，能使敵注意于此方面明甚，卽可隱匿其在潘家口附近渡河之企圖焉。

四、於晝間搬送架橋材料之一部至灤陽城

命架橋作業隊，於九日特於晝間，向灤陽城搬送撤河橋附近第二次架橋材料之一部。此材料，係豫定於本渡河方面潘家口附近之架橋完成後用於撤河橋附近者，並不急用，但使於九日晝間搬送者，乃欲使敵感知日軍有在撤河橋方面渡河之企圖而將敵牽制于此方面故也。

第三 渡河作戰計劃之通俗的說明

其一 關於渡河作戰坂本團命令之要旨

五月七日由飛機上投下坂本團長所下關於渡河之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坂本團擊滅灤東區之敵後，將主力集結於建昌營，於十日在羅家屯及吳莊附近渡灤河，攻擊敵軍。

二、服部團於九日以後速在撒河橋以西渡灤河，攻擊當前之敵，奪取三屯營後，應準備向遵化追擊。

依此命令，本旅之前進目標已判明，且灤河之渡河點已指定撒河橋以西，則可顧慮當前敵情地形而自由選定渡河點矣。於是在豫經研究選定之潘家口附近決定渡河點。

關於渡河點，命令中未加限定，一任最通曉當前敵情地形之本旅選定之。余立於受命地位，於戰事指導上頗感負有責任，且能得何等便宜亦未可知，此實與余以極好教訓者也。

其二 擬定渡河計劃時特加注意之事

渡河計劃，因須保持秘密，故於近實施時（即五月九日）始下達於各隊，但計劃已於二三日前完成

。此計劃係命主任參謀根據左列要求而擬定者也。

要求事項

此次渡河作戰時，勿爲無理之攻擊而先受莫大損害或陷于危險，勿急于求功，須實施整然統一之攻擊。於攻擊主陣地時尤須如是。

此蓋因此次既須突破堅固無比之數線陣地，且依戰況須追擊至何處尙屬未知，但本旅兵力實極貧弱，殆不能控置豫備隊，故若受損害致早將兵力喪盡，或陷于不利狀況，則將全失動作之自由，勢非求助于隣接兵團不可，深慮因是累及隣接兵團故也。此種顧慮，較諸本旅曆來之活潑戰鬪法大爲消極，似過于慎重。但熱河作戰時冷口方面之迎支隊，在近古北口之興隆縣之烏村部隊正在苦戰，曾由本旅設法救援，以及在喜峯口附近戰鬪時，曾由師主力派來援軍，在此等時之苦經驗尙縈迴于腦際，故回憶當時余之心境，以爲此顧慮並非無因。且由戰術上觀之，深信此顧慮非必不當也。

渡河計畫，既係在此種注意下擬定，自然較前綿密。爲石橋式，其指導，在奪取主陣地前亦大體分爲五期，行整然統一之指導。若於其間發見可乘之好機，則可省略上述區分之一部或全部，仍將依例採取一氣猛進之策也。

其三 渡河作戰計畫之概要（參照要圖第四）

將戰鬪指導分爲五期如左，從軍隊區分以規正各隊在各期之任務行動：

依據指導方針之區分

準備渡灤河之時機

第一期

實行渡河

第二期

向對岸陣地前進之時機

第三期

佔領敵主陣地前方據點

第四期

偵察並攻擊敵主陣地

第五期

軍隊區分

右翼隊・左翼隊・迂回隊・村井支隊・砲兵隊・架橋作業隊・潘家口守備隊・豫備隊等

更述各部隊在各期之行動如左：

第一期（準至五月十日日沒時止）備

因將由潘家口附近渡灤河，乃將各隊於五月九日日沒前配置於近灤河北岸之諸部落，命各依其任務作渡河準備，以期實施時不至混雜。唯僅此而無特可記述之事。但集合於此附近之部隊中，爲豫備隊者米山部隊是也，該部隊佔位於灤陽城附近直至是日黃昏爲止，對撒河橋附近對岸之敵力取欺

驅行動，命於日沒時與村井支隊交代而移動至豫備隊之位置。但村井支隊僅爲步兵一連及乘馬討伐隊。此蓋因欲於渡河時極力增大本攻方面部隊之兵力故也。乃即利用卡車多輛，得按照計畫巧妙移動兵力。

此等皆爲計劃者苦心之迹，有非局外人所能知者。

第二期(渡河)
至五月十一日午前四時止

1. 右翼隊(宮本部隊)及迂回隊(步兵一連)依右翼隊長之區處於五月十日午後九時在舖子院以北渡灤河，先佔領東城峪東力高地，同時準備向西城峪北方高地前進。

2. 左翼隊(松野尾部隊)於十日午後九時自潘家口下流渡灤河，先佔領獨立標高五八八高地一帶之稜線，同時準備向桃園西北閉鎖線高地前進。

3. 架橋作業隊在潘家口附近架橋。

架橋畢，其配屬步兵務速歸原隊。

4. 豫備隊及戰車隊儘午前三時前集結于舖子院附近，以待架橋完成。

5. 村井支隊在撒河橋方面行陽攻，並掩護本旅左翼背。其他略。

要之，第二期爲實行渡河，以午後九時爲期，使第一線步兵部隊一齊渡灤河而佔領對岸要點，並

以限拂曉前完成架橋爲主旨，第一綫部隊更爲渡河事煞費苦心而實行敵前渡河。且第一綫佔領對岸後，命勿突飛猛進，俟後方狀態許可後握手前進。此爲稍異于普通攻擊之點。

第三期（向對岸陣地前進）
（五月十一日午前四時以後）

1. 右翼隊於午前四時開始行動，佔領西城峪北方高地，準備對西城峪南方高地行攻擊。

此時對敵之攻勢特須注意。

2. 迂回隊隨右翼之前進，自水泉撤進至令杖子後，經黑河河谷向西城峪西方前進。

此時對黑河上流特須警戒。

3. 左翼隊於午前四時開始行動，進至桃園北側高地及桃園西北方閉鎖線高地。

4. 砲兵隊進至東城峪附近，準備參加第一綫之戰鬪。

5. 豫備隊及戰車集結于潘家口迤西處，潘家口橋樑以步兵之一部警戒之。

6. 旅司令部於拂曉至潘家口。

其他略。

要之，第三期係企圖奪取自撒河橋附近主陣地之前進陣地西城峪附近至桃園西北方高地間之線，在此線整頓攻擊主陣地之第一隊伍，再作整然攻擊，但此時最易遭敵之攻勢，故令各隊注意。

第四期(佔領敵陣地)
前方據點)

1. 右翼隊佔領西城峪南方高地，偵察敵情地形。
 2. 迂回隊連繫于右翼隊，佔領黑河關門附近，偵察龍井關方面之敵情。
 3. 左翼隊連繫于右翼隊，佔領其南方高地，偵察敵情地形。
 4. 砲兵隊以協助右翼隊之戰鬥為主，並對敵之攻勢作準備。
- 其他略。

要之，不僅距撒河右岸敵主陣地尚有相當距離，且敵於撒河右岸尚隨處佔有易由主陣地來援之據點，故若立即一舉迫近撒河左岸似稍冒險，乃行統一整理，使第一線向必要處稍前進，一掃左岸區域足礙此等偵察之敵之據點，俾以後之攻擊準備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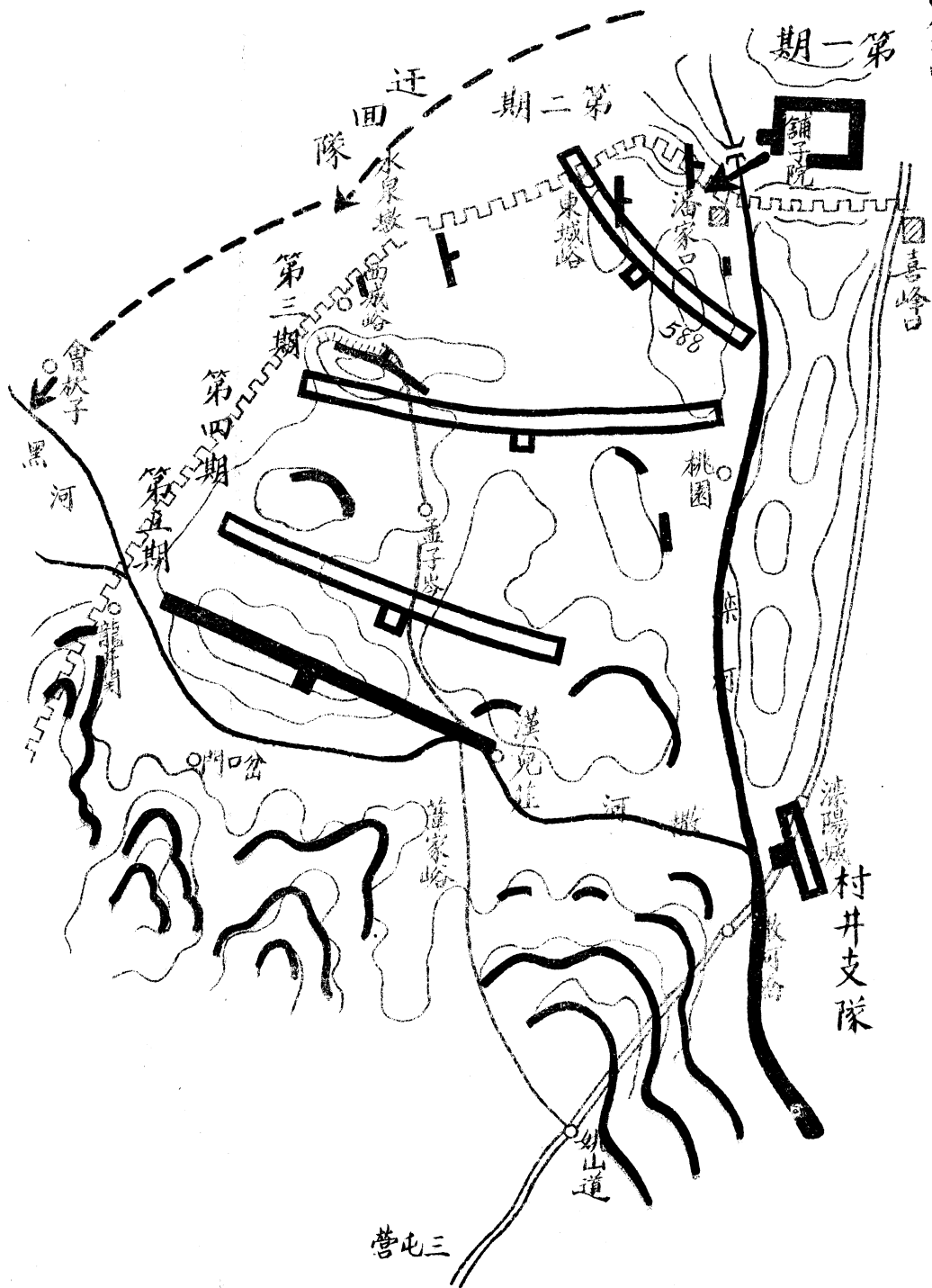
第五期(偵察並攻擊撒
河右岸敵陣地)

1. 以第一線諸隊及砲兵隊搜索撒河右岸之敵情，並準備以後之攻擊。
2. 關於攻擊撒河右岸敵陣地之部署及開始攻擊之時機等，依右述偵察之結果及西○團・坂本○團方面之戰況決定之。
3. 工兵隊準備在撒河橋附近架橋。

灤河渡河計畫圖要

(五月十日左右)

第四圖要



其他略。

以上如要圖第四。

第四 開始作戰時余之推斷

余於灤陽城附近之激戰會犧牲近一百人，無任遺憾而離開戰場移至平泉者乃四月下旬之事也。豈圖其後未及二十日，於五月上旬，爲渡灤河之作戰，又與長城關門附近之山川相見。

喜峯口附近之山川，余與之相見者此實爲第三次矣。卽第一次爲對優勢之宋哲元軍在關門附近行爭奪戰時，第二次爲在灤陽城附近行攻擊時，其次卽爲此次作戰。雖非似東湖先生詩所云「三決死兮而不死，曾渡刀水廿五次」但因戰鬪而在三月後兩箇月間，僅往返平泉與喜峯口間已不知若干次。且每次余均以為必死。今第三次又接曾染將士碧血之長城附近山川草木時，不覺萬感交集而深能領略東湖先生詩之真意矣。

其次浮于余之胸中者，關於戰鬪終局之杞憂是也。前次於灤東區之掃蕩戰會徘徊於死生之巷，此次則須前進至灤西區，其區域，擴張不少。然彼等方如夏蠅拂之又來，由此種微温的前進果能使戰鬪終局乎？且更使余焦慮者，前進至灤西區後，能不至如前次被命返長城線不得已指揮不愉快之後

退戰鬪乎？若爲進擊驀進，卽多至幾十次亦所不辭，次數愈多愈形得意耳，唯指揮後退戰鬪實爲余所不願，極感痛苦。因是當時余之真意，乃決與敵以痛擊，且以後須竭全力使絕無一切「活塞」式行動。尙幸軍之前進目標僅汎指灤西區，遂抱最後無論如何須衝至敵軍牙城北平之幻想的決心。

目標爲北平，殆不僅余一人，乃當時本旅幹部人人所熱望也。

幹部此種壯烈決心，於不知不覺間已傳至部下士兵，此乃當然之事也。

生長於極北僻壤尙未知故國首都東京之北海道出身士兵之大部，聞此次戰鬪後可一躍而觀中國故都北平，大爲欣悅。不覺使彼等勇氣倍加。如斯而本旅將士，自開始戰鬪前已一心以北平爲目標而勇往前進矣。

此雖係一種有趣之戰場心理，但此心理乃使本旅長驅直進至極近北平之白河線之重要素因，誰能加以否認乎？

第五 實施渡河（參照要圖第五）

其一 五月十一日（渡河第一日）

一、近渡河時之狀況

由五月十日午前七時之電報，知坂本○團之開始渡河已改在五月十二日拂曉，故本旅之渡河改在十一日晚，較豫定者遲一日。

其時坂本○團之主方已完全集結於建昌營，各一部佔領羅家屯及遷安，新歸其隸下之平賀部隊佔領永平，但接得通報如下：自十二日拂曉，以主力由羅家屯迤西二公里之東寨附近渡河，在右岸佔得地步後，一舉向西方及南方擴張戰果，已與敵以徹底的打擊。

一方面，北方西○團方面有敵軍約四師左右，自十一日拂曉以來西○團正攻擊其當前之敵，戰況頓形進展，於午前七時突破敵第一線，正繼續擴張戰果，知己變更豫定計畫而有一舉奪取敵全陣地之企圖。

本旅當前之敵依然在增強障地，但自前日以來撒河方面漸逞活氣，又潘家口方面之警戒亦稍嚴重。茲將此方面情形稍詳述之：

余於九日登潘家口我方岸上望樓而親自視察對岸敵情及渡河點狀態時，潘家口附近極為靜寂，除對岸旱田中時時有便衣變裝形似華兵者二三人徘徊外，幾不聞有一發之鎗聲，但自翌十日時時有小部隊出沒於對岸，迫擊砲彈等飛至舖子院附近，頗憂敵或已察知我企圖矣。

十日・十一日兩次，均於夜半二時左右，不知何人在集結本旅一部之營房南側長城最高峯上，縱

火于高粱束，火光炎炎映于天空，乍明乍滅。此殆係敵之便衣斥候由內方潛登岩顛所發信號也。但其後與渡河結果對照，由敵之配備及警戒程度並未變更一事察之，似此特別信號未能善為利用。直至十日尚在潘家口附近之敵迫擊砲，於十一日渡河時已無踪，由此點觀之，則此或僅係潘家口附近一部隊之斥候，似藉火光與迫擊砲以退却動機者也。總之，部隊正因渡河而在該方面行動時，觀此信號當極憂懼。敵何以不能善利用之，為敵着想，殊覺可惜。

二、渡河

第一線渡河部隊宮本部隊（右翼隊）及松野尾部隊（左翼隊）以午後七時三十分為期，各以一排潛自舖子院附近徒涉場渡河，夜襲對岸望樓及潘家口東端，得平安佔領之。

望樓上有敵之守備兵十四五人，但出於不意忽被夜襲，遂盡死于我鎗刺下，如斯而渡河之首次血戰成功。

午後九時三十分，兩翼隊及迂回隊一齊渡河，按照豫定計畫，擊破攜有少數機關鎗之敵，午前零時三十分左右，以右翼隊佔領東城峪迤東高地，以左翼隊佔領與之連繫之南方稜線，以一部佔領獨立標高五八八高地附近，均得對西城峪附近之敵陣地準備前進。

其間架橋作業隊，自午後十時左右開始架橋，於午前四時已精巧完成縱隊橋。工兵隊蒐集整備備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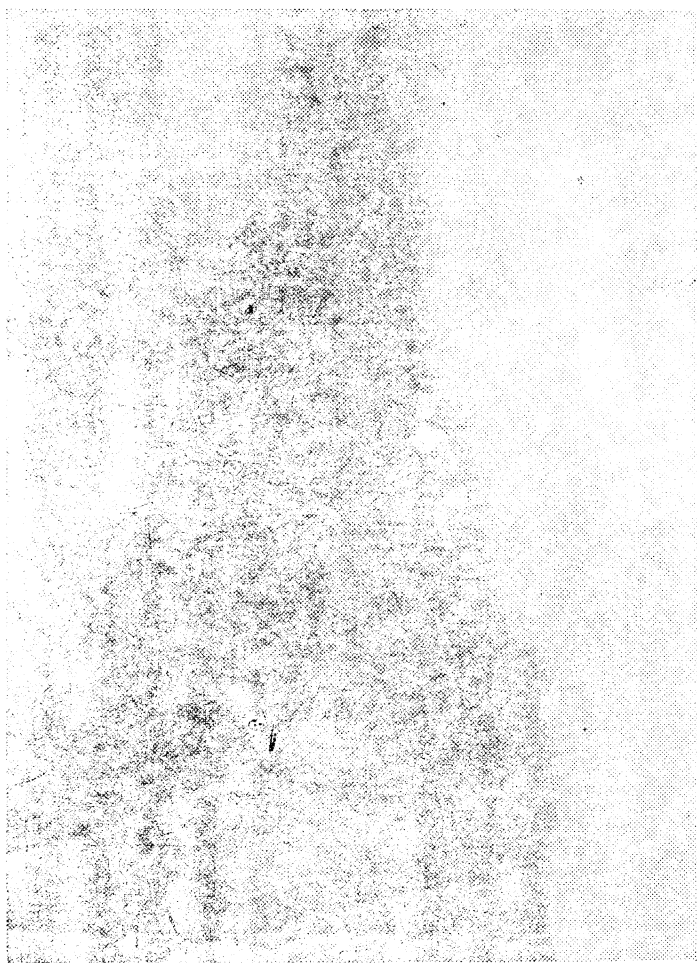
運材料等經約十日不眠不休，其奮勵於斯獲償，架橋已於極肅靜順利中成功矣。將士極似受檢閱時，秩序整然，成積極佳。

架橋完成時，灤陽城附近之陽動既終，集合爲豫備隊之米山部隊及砲兵隊，陸續利用橋樑而移至對岸此乃當然之事也。

其二 五月十二日（渡河第二日）

一、將第一線向西城峪東西線推進

如上所述，於十二日午前零時三十分已能奪取計劃中第二期之東城峪線附近，但因前進準備已略完成，兩翼隊於午前四時更開始前進。



工兵第十四營第一連之架橋自五月十一日夜九時開始至十二日午前四時
完成

潘家口附近灤河之敵前渡河

但未幾即與在東城峪迤西約八百公尺三叉路兩側高地携有自動火器數挺及迫擊砲二三門之敵步兵約一連衝突。然敵所據者係極貧弱之臨時防禦陣地，洶湧如怒潮之至之我第一線猛進時，毫無困難能擊破之，逾午前五時已進至該地迤西處。但據其後方由西城峪西北側望樓附近經該地南側高地獨立標高二二〇附近至其東方高地間陣地之敵，至少有步兵八九百人。重機關鎗二三架。迫擊砲數門，工事亦相當堅固，各處併築有掩蓋，開始頑強抵抗。兩翼隊欲一氣奪取之，遂次努力向敵接近，但遭敵重火器及迫擊砲之猛射，前進不能如意，攻擊暫形頓挫。然午前七時左右砲兵隊主力漸將陣地向東城峪附近推進，開始協助兩翼隊之戰鬥，對右翼隊尤援助之，戰車亦不顧地形險峻而由谷地方面驀進，待右翼隊能於敵之左翼方面取包圍的形勢時，戰况頓形發展。午前九時半左右，右翼隊遂攀登似削成之斜面而衝入西城峪迤南高地之敵第一線，行壯烈格鬪戰後，能奪取之。敵遺棄屍體數十具而潰走。左翼隊亦與之連繫而以一部奪取獨立標高五八八矣。

本旅豫備隊於拂曉渡灤河，以後隨第一線之進展，在右翼隊後方向西城峪方面前進，通信隊於午前五時以潘家口爲基點而新構通信網，此等後方部隊皆毫無阻碍著著爲豫定行動。

其時旅司令部在潘家口東端，將其戰鬥司令部所向右翼隊後方近處推進，努力行機敏之戰鬥指導，繼向西城峪躍進。

如斯而能於正午稍前，完全進至計劃中第三期之線。

二、雖已作縱隊追擊之處置，但未實施。

既奪取西城峪南側標高二二〇公尺高地，甲參謀立即與第一線同登巔頂，觀察敵情，目擊敵線有動搖之色，且有敵之大部隊已渡撒河向南潰走。遂判斷敵之全軍動搖已開始退却，乃即依其意見立命作縱隊追擊之部署，其大要如左：

1. 米山部隊（缺村井支隊，附無線電機一）經龍井關・洪山口而向遵化追擊。

2. 宮本部隊（附特設山砲）爲本隊之追擊隊，自漢兒莊附近向三屯營追擊。

3. 松野尾部隊集結兵力於漢兒莊，準備以後前進。

4. 村井支隊在撒河橋附近渡灤河，向姚山道追擊。

5. 迂回隊以後經三臺子而向漢兒莊前進，爲本旅之豫備隊。

兩翼隊皆急追潰走之敵，於午後零時至一時間進至孟子嶺東西線，繼續進至灤河近處，突受認爲正行退却之撒河對岸之敵所發迫擊砲彈之集中火，始知敵仍在主陣地。

偵察結果，能知其時之情況如下：不僅撒河右岸主陣地尚有多數敵兵守備之，即撒河左岸高地亦尚有殘敵，且漢兒莊附近有敵四五百人頑強抵抗，正與左翼隊之第一線接近對峙。

時已入夜，第一線不得已仍以追擊隊勢與敵接近對峙。

三、關于入夜後敵情判斷之推究

旅司令部以縱隊追擊隊勢在第一線後方前進，達孟子嶺北麓時，接得前述報告，祇可在路傍暫取待機姿勢，審察敵情，再作第二處置。

於是所謂敵情判斷之重要問題成立。即敵正行退却乎，抑仍在主陣地乎，或現仍存在將於夜半後開始退却乎，種種敵情判斷，非依據所已得之情報判決之處理之不可。

關于此問題，甲乙兩參謀均以爲敵將利用夜暗以行退却，因是先主張無論如何此時須作夜間追擊之處置。

余無大理由，殆屬直覺的，判斷敵尙將留于本陣地。若強附以理由，則因覺以前陣地僅爲前進陣地，其陣地薄弱似非後方主陣地之比。將此陣地與熱河作戰時最初沙帽山陣地強度與後方陣地全同者比較，似大有差異。若以爲此時與昔日沙帽山附近前進陣地被奪時後方陣地即行瓦解者相似，其主陣地亦即將瓦解，則甚屬危險。且此線一破，則敵全線之中央全被突破，故無論如何敵不能輕易放棄也。

以如斯簡單理由，余以爲敵情不明深疑敵仍存在時，於夜間強行衝入埋有多數地雷之既設陣地甚

屬危險。故認須探明敵情，於拂曉行攻擊，方爲至當。

於是先使甲參謀取可立行夜間追擊之隊勢，同時亦製作關於拂曉攻擊之命令，今暫靜觀敵情之變化。

午後十一時左右乙參謀乘雙輪車由第一線馳歸，報告曰：「敵線沉寂不聞鎗聲，敵殆已退却乎？余主張使第一線將士作夜間追擊，故督勵前進」而至。

但余雖聞此報告，仍屬半信半疑，遂暫加熟慮。

結果經深思熟慮後，採用左記處置。卽

使乙參謀儘午前二時前居第一線，努力蒐集的確敵情限午前二時決定行夜間追擊或拂曉攻擊。

於是集各隊受令人，與以注意事項如下：第一線儘午前二時前，集結兵力，準備隨時追擊。若至此時仍發見有敵，則決行拂曉攻擊。此時須行動如左！遂下達關於拂曉攻擊之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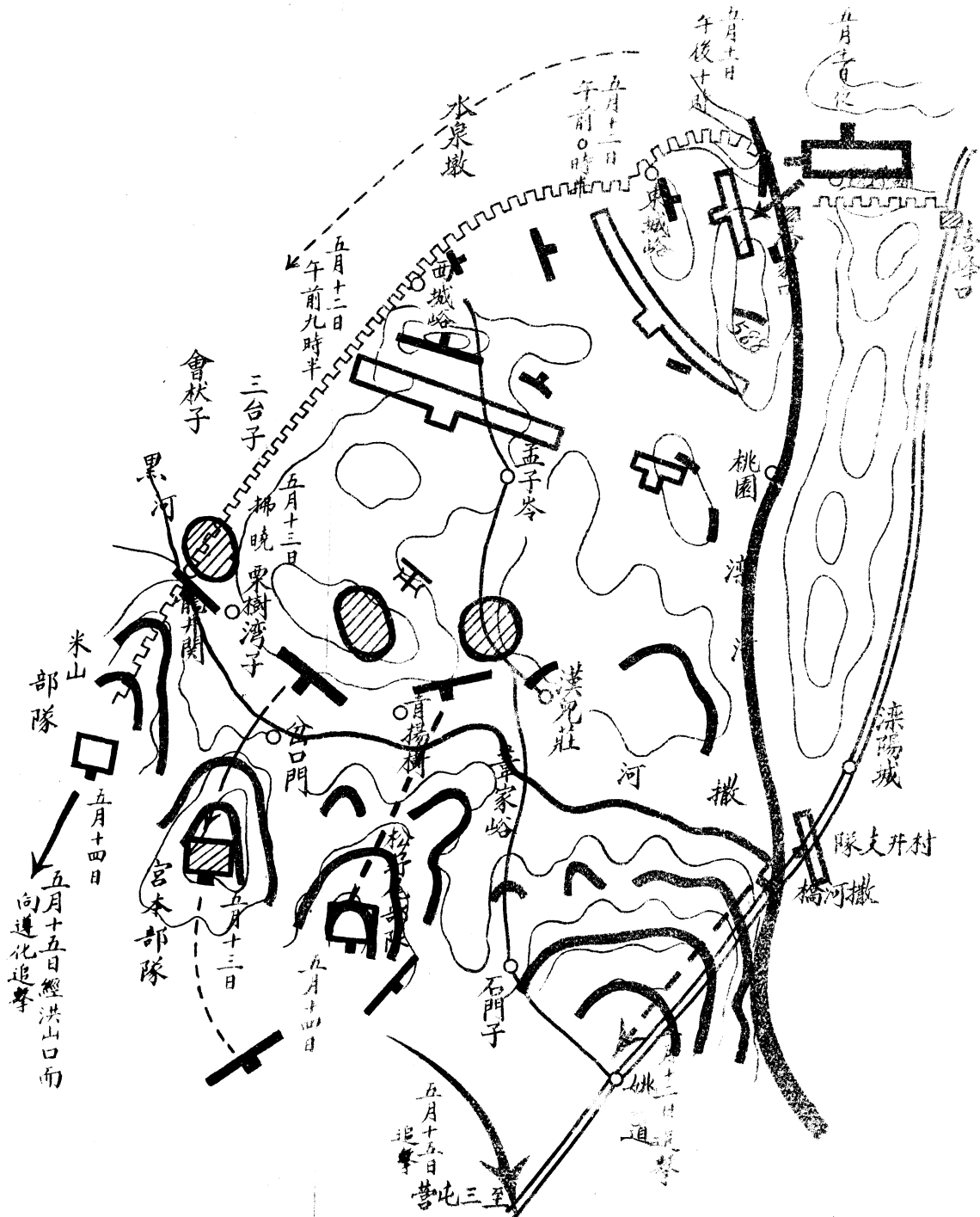
拂曉攻擊部署之概要：

1. 右翼隊（米山部隊主力）儘午前二時前，向栗樹灣子以西撒河左岸區域展開，準備攻擊。
2. 中央隊（宮本部隊主力）儘午前四時前，向由岔口門至青柳樹（樹不在內）間展開，準備攻擊。
3. 左翼隊（松野尾部隊主力）儘午前四時前，向青楊樹（樹在內）以東展開，準備攻擊。

灤河渡河作戰經過要圖

(五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

要圖第五



4. 砲兵隊儘午前四時前，在孟子嶺附近佔領陣地，於天明時開始射擊，以協助中央隊之戰鬪爲主。

5. 村井支隊仍牽制撒河橋方面之敵。

6. 戰車隊儘午前四時前，位置于孟子嶺附近，以後以協助左翼隊之戰鬪爲主。

7. 步兵二連及工兵一排爲本旅之豫備隊，儘午前四時前，位置于中央隊之後方。

第一線各隊努力搜索敵情之結果，知午前二時以前之情況如下：堅守漢兒莊及其東方撒河右岸高地之敵約二三千人，因旅主力由西城峪方面之急襲及村井支隊由灤陽城方面之攻擊，尤因一部砲兵之攻擊，大起恐慌，遂以潰亂狀態向撒河右岸退却。但尚有相當有力之敵在撒河橋附近。岔口門。龍井關附近之高地佔領陣地，依然頑強抵抗。當時據飛機通報，知坂本○團渡灤河已成功，對對岸之敵正向西方及西南方追擊，故頗疑當前之敵主力早晚必退却或已開始退却，然現况既如上述，遂決心自十三日拂曉行攻擊，依照已下達之拂曉攻擊命令，使各隊開始行動。

其三 五月十三日（渡河第三日）

一、拂曉時之攻擊準備

第一線諸隊於拂曉向所命線撒河河岸近處高地線展開，各偵察敵情地形，準備攻擊。攻擊前進時期，臨時命令第一線各隊，故各隊除偵察外，于與隣接部隊及砲兵連絡等事亦努力奔走焉。

余亦隨司令部，於午前五時馳馬至岔口門西北側灤河岸高地，親自觀察一般敵情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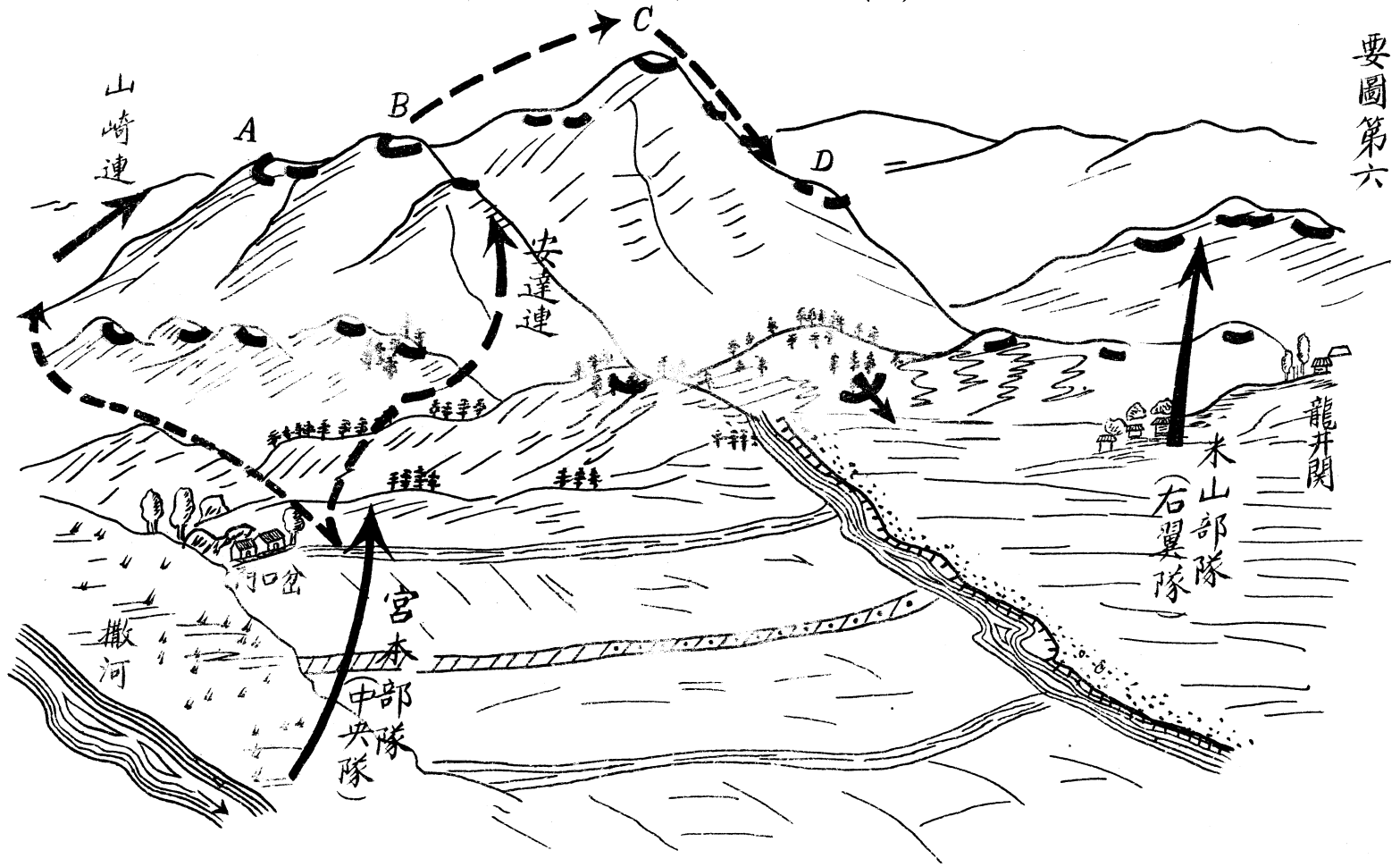
是日天氣晴朗，空無點雲，展望自由，望遠鏡得發揮其性能毫無遺憾。時爲五月中旬，內地櫻花盛放，漸聞杜鵑之聲，但華北已如盛夏，日中溫度高至九十度以上，將士大部已易夏服，故其收藏皮外套・內衣・防寒靴等頗感困難。

持望遠鏡仔細觀察，則前面高地一帶悉染有連續防禦工事，各稜線之最高部及稜線之重要部，均有穿有鎗眼之散兵壕及重機關鎗座，悉明映于鏡中。其一般地形之關係如要圖第六：

敵陣地，於地形上大體可區別爲三集團。對此從右翼起，使米山部隊・宮本部隊・松野尾部隊及本旅步兵部隊悉向第一線展開，對各部隊自右向左與以龍井關高地・岔口門附近高地・漢兒莊南方對岸高地等各目標。其關係儼與操典所示團展開時與各營以獨立攻擊目標之原則相同。但較漢兒莊南方對岸高地更在東方之撒河橋附近陣地，爲敵之最堅固陣地，蜿蜒長數公里，係向灤河下流沿河岸築成，此方面，因兵力之關係，僅使村井支隊隔灤河行陽攻而已。

陣地一般爲據點式，側防設備等，較諸前次灤陽城附近之陣地愈加改正，更形進步。特環繞高地較易攀登之北側斜而中腹，以人工作連續懸崖高約一丈，以其土壤爲山腹道，俾攻者絕對不能由是攀登其上部，使不得已須以狹正面攀登一側之斜面，集中各種側防火於該處，此等工事之經始已有

圖景寫地高側南門口岔
 (右左日三十月五)



要圖第六

相當考究矣。

二、攻擊前進順序與砲擊之關係

依前次作戰之經驗，知據守堅固陣地之敵絕對不轉取攻勢或行逆襲，故因砲兵火力之關係，此次亦規定第一線步兵各翼隊攻擊順序，計畫依其順序集中全砲兵火力於每次對實行攻擊部隊之敵之據點。

其順序定爲第一中央隊（宮本部隊）•第二左翼隊（松野尾部隊）•第三右翼隊（米山部隊），但置宮本部隊于最前者，因陣地最高點在此正面，形成該方面陣地之鎖鑰點，若奪取此陣地則敵陣地自然瓦解也。一方面因宮本部隊久從事于兵站守備，自熱河作戰後未嘗正式作戰，故利其將士志氣最形緊張，使擔當最重要任務，俾建赫赫之戰功，所以決定此順序也。

三、中央隊（宮本部隊之攻擊）

逾午前六時，砲兵隊（野砲二連•特設山砲一連）及步兵隊之山砲分隊，對中央隊正面之敵開始射擊，並使中央隊向山脚行接敵前進。

砲兵隊對陣地之五要點，作準備效力射之射擊，經約四十分鐘獲得射擊諸元。
既畢，乃逐次對敵之據點集中射彈。

余之位置在撒河岸高地，隔撒河而距敵陣地約二千公尺。如寫景圖上所示，我步兵第一線前進狀態，恰如畫景，近在眼前，故此位置極便觀察極合理想。中央隊之約半部通過余之位置附近而往涉撒河，改取前進行動，但其時中央隊長特至余前告別曰：「現即出發」而悠然向彈雨中前進，其態度從容與平時演習無異，余大為安心而目送之。

砲兵破壞射擊之效果漸顯，主陣地前方數據點，為榴彈所命中而掩蓋飛至天空，守兵四散向後方逃走，步兵第一線在此時已肉迫至近主陣地矣。時為午前十時稍前，但在此時以前已見有死傷者隨處散臥於田中，未幾，有一連由主陣地高地正面稜線之麓，又有一連在東麓稜線中腹，正冒敵之猛火而準備衝鋒，亦漸映于望遠鏡中。時似為午時十時十分左右。又見宮本少校佔位于左連近傍。

其時戰場達射擊戰之最高點，有彼我之機關鎗・步鎗・野山砲・迫擊砲等發射聲，並有協力飛機之轟炸聲，隆隆四起，耳為之聾，此戰場真為修羅場矣。

忽見距余處僅五十公尺之左前方，有屬於宮本部隊之山砲二門，正努力行射擊。汗流淋漓僅着夏衫一件之彼等，乃宮本部隊之步兵，實係以步兵而作砲兵射擊也。細察之，見彼等於步鎗射擊所練成之瞄準正確，於直接瞄準能發揮其特長，頗能的確命中，且今將衝鋒之部隊，為所敬愛之直屬營・連長所指揮，入營以來前輩同僚起居相共之部隊也，故對將妨害其衝鋒之敵機關鎗座及掩蓋步鎗

據點，彼等以射擊協助之，其精神實極緊張，幾令傍觀者感激流淚。雖其射擊技術比砲兵爲拙劣爲未熟，然覺其熱烈之協同犧牲精神實足以補之而有餘焉。

余正觀察時，見有彈似命中敵之前進據點機關鎗陣地，黑煙消散後已不見據點之迹，彼等不覺歡呼萬歲，志氣大爲激昂。又似曾由砲兵隊長及砲兵連長時時與以觀測之專門的注意事項，修正其射擊，但此時砲兵隊長早由衷加以簡單贊辭曰：「步兵現在所發之彈已巧妙命中矣。甚佳！」彼等聞之大爲得意。

如斯而本職之砲兵與步兵之砲兵，形質均合爲一體，其援助步兵作戰之光景有令人感動者，余視此實覺非常快慰。

步兵衝鋒之準備漸次完成時，砲兵隊遂使豫行準備之發煙彈（僅二十發）集中於敵陣地，白煙蔽敵陣地時，俄見敵兵動搖有一部已退却，中央隊不失時機，吹奏衝鋒號音而全線衝鋒。

頑強之敵，雖掩蓋飛散然尙留而不去者亦不少，因是各處演出壯烈格鬪戰。但午後三時二十分漸奪取其最高點，於是能制敵之死命，大勢已決矣。敵手榴彈之爆發及白兵之衝入等，實爲余生平明瞭見格鬪戰之第一次。因是余之感動興奮亦爲前所未有。但雖因第一線之奮鬪幸能奪取最高點，然其後方向有堅固陣地，右稜線仍隨處留有敵之據點，故受敵方面之十字火，衝鋒部隊遂入所奪取之

散兵壕以避敵彈，更準備衝鋒而日已沒矣。敵既如此頑強死守，絕不後退一步，乃決定於明日拂曉更擴張戰果。

一方面其次應行衝鋒之左翼隊，因其衝鋒正面一帶為敵迫擊砲十餘門之掃射地帶，似理有多數地雷，故其計畫如下：不於正面行強襲而由中央隊已突破之正面逐次移動兵力，由側面衝入正面敵陣。該隊正待中央戰況發展而日已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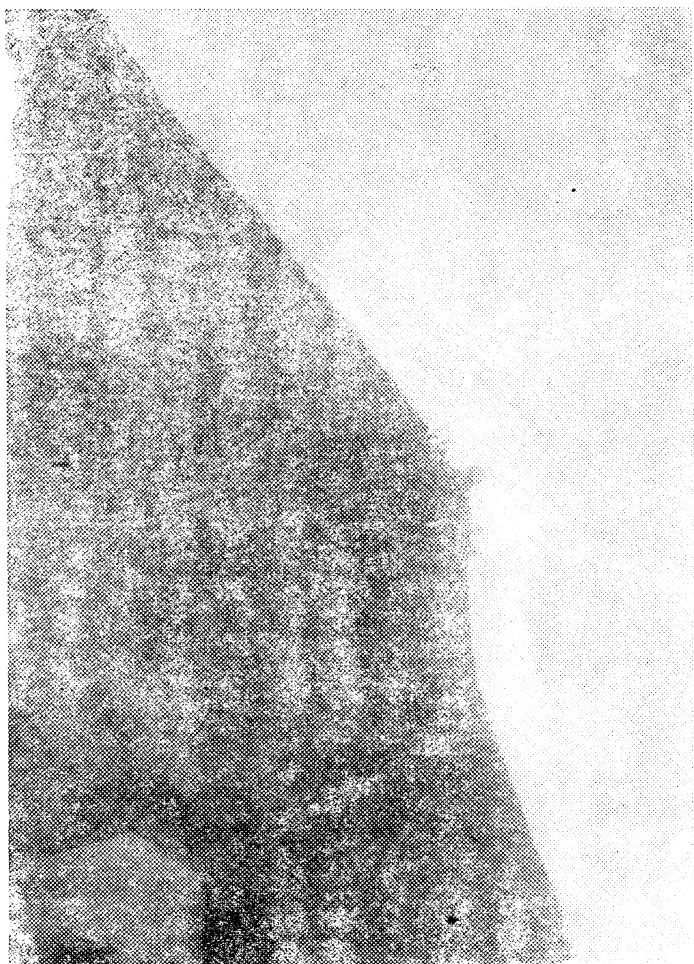
右翼隊雖以獨力奪取龍井關高地之一部，但遭該方面敵重機關鎗之側防火，其後未見進展而日已沒。

如斯而主陣地之攻擊，雖因中央隊之奮勇衝鋒，能奪取中央部第一線附近之最高地附近，但未大擴張其戰果而已入夜，遂與敵在極近距離對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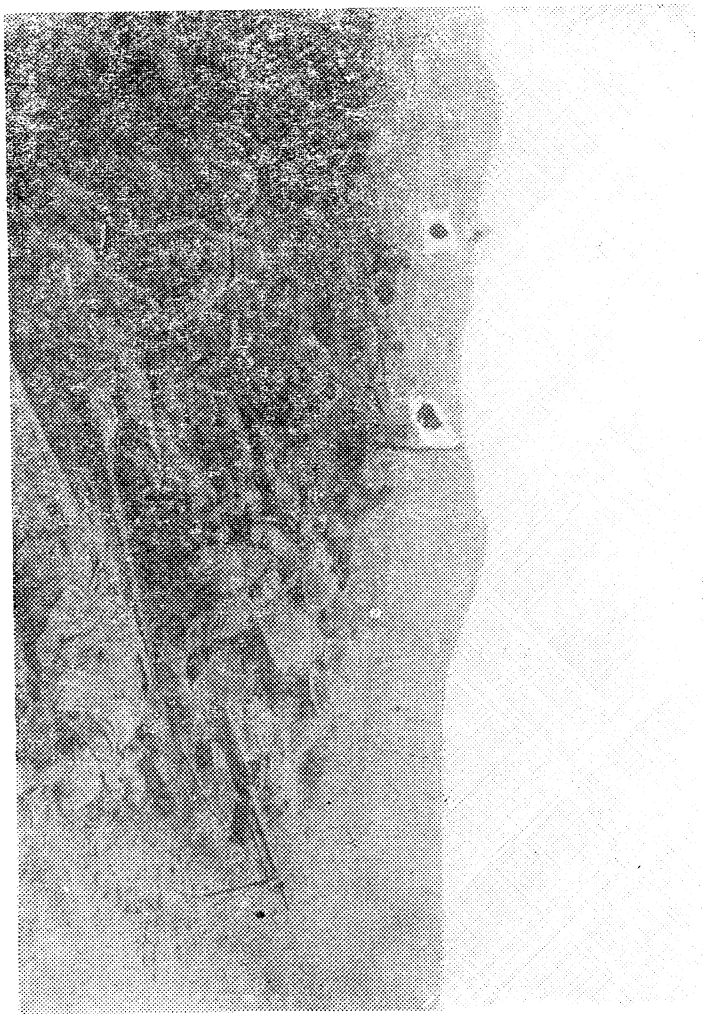
敵之頑強抵抗為前所未有，但宮本部隊之奮鬥亦極可驚，實足飾本旅在河北省作戰之第一頁。在第一線之連長山崎上尉，曾在奉天將此日之真相由無線電廣播，今轉載其播送之辭於左。

此戰鬥之特色，為連營長親立於陣頭而衝入敵陣，與日俄戰爭時幹部。率先作部下之模範者相同。在衝鋒時，此特色尤為顯者。連長危險時，部下上等兵以身作盾，血煙上噴而仆，以及將士之壯烈格鬪等，山崎上尉之言，均足使讀者血脈緊張而汗下。此衝鋒之一部狀況，幸已明晰撮成影片並

製爲電影，可資紀念。僅隔二百公尺之谷而攝照衝鋒狀況之攝影師，雖爲普通青年，然能不畏敵彈



圖(3)
宮本部隊之山崎連將衝入第一線之光景
黑煙宗敵所投手榴彈之爆炸
山展如道路處遺棄人工障礙以爲障礙物



圖(4) 山崎通於奪取第一線後即備敵之恢復攻擊
太陽旗現示步兵線，正向砲兵要求延長射程之處也

而盡其任務，殊令人心感也。

龍井關東南方高地之衝鋒

昭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奉天電台播送

步二六之七 步兵上尉 山崎四郎

在戰場上，一山一崗均非容易奪取，在佔領之前，第一線排長・班長以及兵隊，其如何困難，實有在想像以上者。望聽衆先了解此情再聽余之講話！

時爲五月十三日黎明，地爲萬里長城一關門——龍井關——東一里撒河左岸小山上。

本連爲服部。團中央隊宮本部隊之左第一線，自夜半佔領此處而準備攻擊。

隔撒河而在前方一千五百公尺之彼方，有高聳入雲之嵯峨山峯，其頂之四周有費時二月所作散兵壕，敵將宋哲元以精兵數千守之。

兵隊自前夜起計兩夜一日，渡灤河，越山崗，連續作戰，至是不顧曉寒，不知敵彈時時飛至，鼾聲如雷而眠。可憐之彼等，其夢中所見果如何乎？

附近各處無聲，似暴風雨前之寂靜。自午前五時左右我軍之野砲山砲漸破曉夢而轟然發射矣。攻擊前進時刻漸近，本連全人以乾麵包果腹，遙拜皇居而祝聖壽之無疆，且誓爲已死戰友復仇並告別父母。

午前五時半，向前最高山峯行攻擊前進之命下，本連全體七十二人及配屬機關鎗排均如離弦之箭，踴躍馳下小山，與向右進之安達連同渡撒河，水深沒股，敵彈紛紛掠耳而過，飛沫四起。

然各兵因連日作戰，故已司空見慣。均極鎮靜。是日晨天空多雲，但逐漸晴朗，氣溫已昇至大陸上特有之溫度。我軍野砲山砲之砲彈屢中吾等對面山頂上，每命中時兵隊皆作歡聲，欣悅不已。利用敵前四百公尺之山麓谷間重整隊勢，將少尉高橋所指揮之第二排列於右，少尉寺島義雄所指揮之第一排列於左，連長率豫備隊與在右之高橋排同向中腹陣地仰攻。連正面上山之敵似有二百人。散在各處據有掩蓋。山極險峻，敵所發射之步鎗・機關鎗彈如雨霰然，進至先頭之細川一等兵右胸中彈，鈴木、山越兩一等兵面部受傷流血殷然，但不爲所屈仍行奮戰。

寺島・高橋兩排長，揮軍刀而率先立于陣頭，遂衝入中腹之敵第一陣地而佔領之。

暫在此處重整隊伍，恢復呼吸，遂對山頂最堅固敵陣地準備衝鋒。山之坡度益急似近五十度。加之正面岩石曾被敵鎗削以致不能攀登。僅對面向左方掩蔽部之狹處空出。敵時時自壕中揮大青龍刀，意似侮吾等曰：「來者請試吾鋒！」。營長宮本少校亦帶豫備隊至先頭。中島機關鎗連・步兵砲・野砲等均以促吾等衝鋒而向敵射擊焉。

戰機既熟。乃以巧妙炸裂其勢幾可擊飛山頭之大砲爲號，目指山頭而攀登，子彈由正面及左右

成十字文而飛散，如急霰然。手榴彈由上方落下如雨。竟能推轉大石。彼我之射擊達最高潮，戰場上以百雷一時齊落，悽慘之狀無可名言。

杉目一等兵右肩被擊穿而仆。秋田上等兵面部爲手榴彈所傷，但不爲所屈仍行前進。

高橋排由排長立于陣頭以獨斷發起衝鋒。一剎那間，大橋中士右膝被擊碎，鮮血淋漓，附近石爲之赤，但不爲所屈，蹶起扶鎗，蹣跚步排長後，然終難支持而仆，口中囁囁云，「惜哉，至此處而不能徹底殺敵，恨極，」眼猶睜敵而已亡矣。同人眼見最親愛之部下及戰友死傷，其敵愾心愈熾而勇氣倍加。時衝鋒號音正起。

在友軍砲兵發煙彈之掩護下，營長以次幹部立於先頭，本連全體向敵陣之一角衝進。繞向左方之特務長桑原重雄臂及腰部。福島中士面部均爲手榴彈所傷，但不爲所屈仍行前進。棟方一等兵見敵由前方二三公尺處之鎗眼中以鎗擬向連長乃突然立於連長前，一剎那間，一彈飛至貫其胸部。彼真以身救我矣。日雖負瀕死之重傷然不爲所屈，投手榴彈斃敵，造成我軍衝入之好機焉。捨身庇護長官，死而後已之攻擊精神，可爲軍人模範，可謂發揚皇軍精華者矣。

最先頭之高橋少尉被敵投手榴彈，遂包於爆煙中。初以爲已被擊，但由煙中睨敵而怒號曰××「彈能中余乎！」。同時飛來之大石掠營長右臂而過，幸蒙天佑，均未負傷。隨高橋少尉繞向右方

之三間上等兵見敵由掩蓋中以鎗擬向連長，乃躍起撲之，因勢過急，躡于石，將向前倒，但以左手堅握敵而以右手之鎗刺敵之腹。此遲彼快，敵以大青龍刀由上砍下，自該兵之頭頂斜向右肩，但因戴有鐵盔，故頭起一瘤，並未負傷。雖右肩已破，然不爲所屈，正在互相扭撲，適有營副官阿部中尉自後至，卽揮刀斃敵焉。

高橋少尉之當值梅松一等兵，對壕內敵兵自上刺之，刀尖刺入頭中二三寸。其餘之敵見此懼而思逃，遭踴躍馳登山之將士，或被射擊，或被斬刺，其險峻陣地之一角已被奪取，遂爲全陣地瓦解之因。

三間上等兵，格鬪後歸還，以手撫額，始知鐵盔已飛落，觸手粘濕，以爲頭已負傷，請戰友視之，則以爲血者乃汗，除起一瘤外無異狀也。三間·梅松兩君之行動，無異古武士之奮不顧身而先登，可謂發揮皇軍步兵之真髓者矣。

如斯而敵陣地之一角既以部下多人之熱血佔領之，我等遙望敵屍纍纍，乃再向前方山頭準備攻擊。

各人軍刀均染碧血，足示戰鬪之劇烈。安達連亦力戰，費去許多貴重犧牲，終得佔領右山。時爲午前十時半，太陽旗飄揚於山頭，萬歲之聲幾震天地。

名譽戰死之大橋中士屍體，已在山麓河對岸谷中，由彼生前所親愛之部下及戰友火化，彼死後余因事未臨弔，雖極思一觀其遺容，但勁敵在前難以如願，不得已手折彼恨望而未能親達之山頂敵陣地附近所開之花，託諸彼生前所敬慕之排長高橋少尉，供於靈前以表哀思。

從軍電影隊冒彈雨而撮照吾等衝鋒影片。他日當可與諸君相見。

以上僅述十三日奪取一山時之戰鬥情形，然自十一日渡灤河後，費時兩夜一日奪取兩山，十四日又奪取兩山，其戰鬥情形殆皆相似，所費犧牲不尠。十四日所奪取者，尤爲敵全陣地中最高之山。地雷亦相當爆發。

卽奪取撒河附近陣地時，本連之戰鬥亦與此相似，四晝夜間共佔領五十山。其他部隊殆亦相同。以後尾追逃敵，隨處作類此之戰鬥，兵隊備嘗困苦，有時無食物則以染有敵血之高梁餅果腹，但終能於五月二十一日佔領平東通縣對岸而威壓平津牙城。

以上所述，以余所經歷之極狹範圍內事爲主，但我服部○團之第一線部隊皆曾作更劇烈之奮戰。十三日戰鬥時，服部少將率幕僚在最易見我等衝鋒之撒河左岸小山上指揮，自始卽以望遠鏡觀察我等之攻擊，但至我軍死傷者散佈山上，不願損害而奮勇衝鋒紛亂戰鬥時，頗慮兵隊及我等之身臨危險不忍默視、嘗脫望遠鏡而俯其首。又聞此日食量亦大減焉。

我等上戴如斯仁慈之長官，下擁如彼忠勇之部下，上下合為一體，所以能突破堅壘也。此均賴今上御威及民衆後援所致，誠令人感激無窮。

其四 五月十四日（渡河第四日）

一、攻擊計劃一部之變更

旅當前之敵雖已失岔門口南方高地附近諸據點，然龍井關東南高地・漢兒莊南方高地及其以本東依然有敵陣地存在，其抵抗頗頑強，故顧慮敵陣地之構成與地形之關係而稍變更其攻擊順序。即於前日之攻擊計劃中，變更其順序，不使左翼隊繼中央隊力攻，認為應以中央隊已佔領之岔口門南方最高點為據點，使左翼隊後轉而使右翼隊先奪取龍井關東南方陣地，然後移重點於左翼隊方面，俾向東南而由右翼席捲敵陣地，遂於十三日午後十時下關於翌日拂曉行動之命令。

二、第一線各隊之攻擊

十四日，第一線諸隊依照前夜命令，於午前七時如所命完成攻擊準備。旅司令部亦自晨即佔位於前日之高地，指導戰鬪。

是日砲兵隊主力為圖射擊第一攻擊目標龍井關東南高地有利起見，變換陣地至右翼隊後方近處栗樹灣子附近，自午前七時三十分左右作準備效力射之射擊後，於午前九時五十分已能對龍井關東南

高地三要點行猛烈有效之集中射擊。右翼米山部隊於午前八時左右開始攻擊前進。但須於米山部隊之左正面在近敵處橫斷平坦如鏡之撒河河原，故此正面之第一線疾走而一氣通過河原，目指對岸山麓之死角，企圖躍進，但彼等一齊開始前進時，有敵機關鎗潛伏於對岸高地中腹叢密小松林中，俄遭其密集側防火。然已全部通過河原而達對岸之死角內，以為幸無死傷，但到死角內觀之，發見仍有數人中彈。蓋彼等乃以快跑之勢不顧中彈負傷而疾馳至相距約三百公尺之對岸者也。未幾有因傷重而在該處含笑而逝者。彼等在途中雖負重傷而不即仆地，其精神力之偉大凌駕肉體。甚可驚也。在如斯狀態下，右翼隊毫不以損傷為意，踴躍肉迫敵陣地，繼更衝入其一角而逐次擴張戰果，米山部隊於午後一時三十分左右已能佔領龍井關東南方高地一帶矣。

中央隊於其間編成決死隊，自頂點在形如馬背之稜線上向下方躍進，衝入殘敵之掩蓋據點，每次經格鬪後即奪取之。

衝入堅固掩蓋陣地之決死分隊，其勇敢行動，余觀之甚晰，隱現于敵所投手榴彈轟炸後所發黑煙中之將士雄姿及在日光中反射之刀影，屢使余胸中躍動，不覺感激流淚。

既能佔領龍井關東南高地，故午後一時半砲兵隊之半部為此次協助左翼隊之戰鬪計，遂即變換陣地，漸將火力重點轉向左翼隊方面。此時右翼隊及中央隊逐次依照豫定計畫，開始旋轉正面，欲向

東南方席捲敵人焉。

左翼隊方面之敵陣地建築原極堅固，但因我之攻擊指向此陣地之側背，故漸有搖動之色，已見敵三五成羣沿交通壕而向南方潰走矣。

友軍偵察機適於此時飛至實極合理想，想因我軍信號已通，故不久即引來轟炸連，對後方敵陣地之集團部隊實施壯烈轟炸數次後始去，此時之轟炸甚屬有效，第一線將士聞轟炸聲似勇氣倍加。且其一彈適在左翼隊將行衝鋒之敵陣地中央炸裂。該方面引滿待發之第一線，不期而一舉衝入，能奪取其一角焉。

以後攻擊進展有利，於日沒時殆已佔領當前敵陣地之全部，隨處以追擊射擊與敵以至大損害。但日已沒，不僅各隊散處四方，且村井支隊方面之敵依然存在，故未行夜間追擊，以現在態勢度過此夜，準備以後追擊，因是午後十時部署之概要如左：

右翼隊(采山部隊)所攻擊之龍井關高地
通過河原時曾受敵機關鎗之猛烈側斜射



三、追擊之部署

1. 本旅以一部經龍井關—洪山口—遵化道，以主力經漢兒莊—三屯營—遵化道，向遵化追擊。
2. 右縱隊（以米山部隊爲基幹）於翌十五日午前七時自龍井關附近出發，經龍井關—洪山口—遵化道，向遵化追擊。
3. 中央隊及左翼隊儘明日上午七時前，將其主力集結於現在地附近，保持能隨時開始行動之態勢。其餘諸隊儘午前七時前，集結於岔口門—迤東之龍灣。
4. 村井支隊適時渡灤河追及旅主力。
5. 工兵隊在撒河橋附近架橋並除道路上之障礙，以後追及旅主力。

四、比隣部隊之狀況

1. 西○團於十三日午後一時半佔領石匣鎮，以後突破南莊莊附近敵陣地，以向密雲追擊之目的集結兵力於石匣鎮附近，正準備以後追擊。

2. 坂本○團於十四日成三縱隊，正向豐潤方面追擊，其距離計明日可達豐潤附近敵之既設陣地前。

近黃昏時軍命令到，其意圖大體可判明。其要旨如左：

本軍決定長城以南作戰行動範圍限于×××線以北。坂本○團剿滅當前之敵後，將主力集結於遵化附近，對該地附近以東長城線及灤東方面之敵，制止其行動，且對平津作威脅之勢。要之，比隣兵團戰况均如所豫定順利進展，已可判明。

五、彼我之損傷

1. 自五月十日至十四日戰鬪之損傷

陣亡 一一

負傷 七〇

合計八十一人

2. 五月十三日以來與我交戰之敵爲：第二一七團・第二一八團・第二二一團・第二二二團・第二二四團及二二六團，遺棄於戰場之屍體四百五十具。

鹵獲軍需品 多數(略)

第六 關於灤河附近渡河作戰之所見

其一 陽渡河

戰鬪綱要第三一六關於陽渡河記載如左：

陽渡河點務於可使敵誤認爲真渡河點之地點選定，且實施時諸種動作以使敵不能判斷其非在真渡河點爲佳。

此次渡河作戰，本旅於撒河橋附近選定陽渡河點，即依據此要旨也，實際地形須選定最易誤認爲真渡河點之處，交通網之狀態尤然。但欲使諸種動作均與在真渡河點者無異，則因對岸敵情必非所能，因我兵力之關係尤非所能，遂不得已如前所述爲一切欺騙行動。其中認爲有效者，仍係冒敵彈而強行至某程度也。

第一：攻擊灤陽城•受益店附近時，古谷支隊在南北園汀莊附近冒險行敵前之強行渡河，奪取敵陣地之一角而歸，此事竊認爲足以引敵之注意至該方面。此渡河雖因其他目的行之，但適間接示此次作戰陽渡河之實例，時日雖隔半箇月，然與敵之印象猶新，敢信其相當有利於陽渡河也。

第二：爲米山部隊至實行渡河前日止由灤陽城附近之砲擊及戰車隨之而向河原之前進，戰車於其時盛受敵彈之洗禮焉。

第三：在夜暗中，特於敵前冒敵之集中火強使繫留于潘家口上流之地方木舟航行至桃園，此亦伴有危險之欺騙也。此等均實際不願敵彈危險而行動，卽爲欺敵計，至少須浴敵彈而爲積極的行動，非然則恐甚難達其目的。戰鬪綱要言諸種動作須使敵不能判斷其非在真渡河點，卽屬此意，僅如最

後村井支隊所行消極的陽攻，恐極難成功也。因被欺者爲敵，故本旅所行欺騙及陽攻，敵究被欺至如何程度尙屬疑問，但由實際攻擊結果觀之，已證明自潘家口方面至本陣地龍井關・岔口門附近之配備遙比撒河橋附近之工事及兵力配備爲薄弱，則其爲我田引水亦未可知，依余個人意見，認敵確已被欺至某程度，可謂能乘敵之不意者矣。

其二 步砲兩兵種形實均完全合爲一體

從來北地各師之將士於步砲協同一事具有相當歷史。始不遠溯及日俄戰爭時，在近時似始于渡邊上將爲師長之時代。將軍親身在實地以由德國方面觀察研究歐戰實況爲主，歸國後痛感我國陸軍之步砲協同動作尙極幼稚須根本矯正而善導之，利用其時適轉任北海道野砲團長之中島將軍，關於步砲協同，對該師將士盛行基礎的演練。中島將軍曾親身在法國陸軍大學領受法國由實戰所得精髓固爲人所共知。因是此種訓練係取德法兩國之特長而於近代戰極爲調和適合者，不難想像也。訓練經約三年之久，該師將士於步砲協同一事已足誇勝，亦不難想像也。兵學界之趨勢既益感此種練習之必要，歷任師長亦獎勵之，可無待言，故其後益將改良進步無疑，然無論如何最初深印於幹部腦中之基礎的概念，實極強固。余竊認爲由是而於實戰上發揮其光彩焉。

每戰鬪時，步砲協同一事不需指導而自能成功。試閱余之記事，將驚每次激戰記事上稱讚步砲協

同之文字之多。

在灤河作戰時，步砲協同一事，余見其特十分發揮其真價。

砲兵隊之連・營長時時以善意注意於步兵所操作之山砲觀測，於實戰上親加教導，余在傍觀之喜極幾致流淚焉。

於此戰鬪所用特設山砲連之山砲三門，以砲兵上尉爲連長，各砲手大部爲步兵，僅第一號砲手用專門砲兵。然一聞何等專門的間接射擊口令，悉能操作，火力之分散離合悉能有效。

余曾見一大砲前帶紅色襟章者與帶黃色肩章者互相操作活動，所云步砲渾然形實均合爲一體而戰鬪之語並非過言。如斯則步兵與砲兵成真戰友。互詢姓名互談鄉里極爲融洽，幾互忘其步砲兵種之區別。

言及步砲協同，則余於中平砲兵連對步兵所行犧牲的行爲實難忘懷。該連於熱河作戰在喜峯口關門激戰後，遭敵之夜襲，連長以下死傷其半，故以後戰鬪時已無中平砲兵連之名，但以前中平砲兵連僅於熱河作戰亦曾與步兵協同戰鬪至二十次，其中四次之外十六次均因進入陣地遭敵之步鎗彈而仍繼續戰鬪。攻擊喜峯口第二關門時，該連特先步兵躍進至第一關門外，在敵機關鎗陣地前三百公尺之近距離冒險佈置放列，立即粉碎其機關鎗，真以該連爲孤注而援助步兵之戰鬪焉。

日俄戰役尙未聞有遭敵之步鎗彈而仍行砲戰者，然該連行此至十六次之多，實屬可驚。况對機關鎗進入相距三百公尺之陣地，其行動實足欺鬼神，步兵見此當無不感激興奮也。此事余竊認爲使步砲直接作精神的團結之一大原因。

此次攻擊本陣地時，第一線衝鋒部隊，曾要求砲兵於衝鋒前行砲兵射擊，但其後衝鋒部隊屢受我軍砲彈，似有若干人負傷，然未聞步兵中有一人對此作不平鳴。反似認爲稍被擊亦無妨，寧盡力協助砲兵。如是則砲兵亦無困難矣。

其三 紛 戰

灤河對岸本防禦線敵之抵抗，極爲頑強，在灤河對岸者尤甚，雖均爲敵，亦堪讚許。

掩蓋頗多之據點式陣地，順次遭我全砲兵之集中火，眼見其掩蓋之木材飛舞天空，土砂飛散如煙，已破壞至全失原形矣，初以爲該處當已空無一物而衝入，見壕內尙有潛伏守兵三四人生存，對衝入之我步兵，頗有以手榴彈及青龍刀行最後抵抗者。

如此之據點在一陣地內有七八處，故勢必隨處演出所謂陣內之紛戰。

紛戰係勇敢機敏之排長及班長發揮其優秀識能及訓練部下精到之好機，須於瞬時心手不期而成立各種火器與白兵之協調，故其事極困難，但實戰結果，使余痛感紛戰一事決非可輕視之問題，將

來更須多加演練。

如山崎上尉播音時所言，自渡灤河至攻略主陣地，僅一連奪取山頭約五箇，各山必有據點五六處，故該連至少會奪取據點二十五六處。對如斯頑強之敵，此種戰將來恐更多也。然此紛戰時最大要素，在步兵無論如何須鍛鍊心身而自信能行白兵戰，故以後非愈獎勵劍術不可。

其四 戰鬪經過之遲速

攻擊撒河附近敵陣地費時四日，其戰鬪經過緩慢似爲前所未有，但余認爲此乃順適之經過也。

若圖攻擊迅速而加以叱咤督勵，則或可早一日半左右亦未可知，但如是則犧牲極多，結局於最後大追擊時尙能保有餘力否殊屬疑問。

於此戰鬪，僅死傷八十人左右而能突破堅陣者，似因統一步砲而始終於其火力協同下行之故也。唯最後十四日夜進達敵陣地後端時，若強行開始夜間追擊似非不可能，但當時考慮撒河橋方面敵情不明及數日激戰後隊伍凌亂疲勞等，竟未斷行，殊堪慚愧。

其五 格鬪戰瑣談

撒河橋主陣地之敵曾死守陣地至最後，故衝入該處之將士間有極有趣味之戰鬪談。余於戰鬪告一段落時，呼集戰鬪時著名武勇之將士於一堂，親聽彼等之實驗談，極爲樂事。將士亦因甫在戰後，

故絕無誇張，一一話出真相，可資非常參攷。以下所記者，乃是時余所聞有興味之談話數則也。

(一)兩手已失自由之特務長以口嚙敵

率先衝入龍井關東南高地之伊藤特務長，衝入敵陣地後，尚有敵兵三人死守該處，突向伊藤特務長反攻。該特務長拔刀力戰，但持刀之右臂被敵彈貫穿，其彈并中左臂，以致兩手均已無用。

然鬪志極強之特務長，仍不稍屈，潛過敵之青龍刀下而撲之，但苦于兩臂無能爲役，遂不得已以口嚙敵握刀之臂。

敵大驚，不勝其痛，遂急引被嚙之臂，以致該特務長之前齒盡落。追及之部下兵卒適於此瞬間到該處，立即將敵殺盡，以救該特務長之危急。

所見

余在中少尉時代屢屢擔任初年兵之各個散兵教育，憶曾設想彈盡刀折時而以其情況示兵卒，問以爾至此時將如何，終即教以應徒手空拳以一切方法格鬪死而後已焉。

是時兵卒之答解中，有謂「以口嚙敵而戰至最後」以示必死之覺悟者，余接此答解，大讚其意氣之雄。但實際果能戰至以口嚙敵乎，則稍有疑問也。然不圖於此戰鬪得見伊藤特務長所示模範。格鬪中不屈之精神至此，余於驚異中不覺生出非常敬意及感謝之意矣。有此鬪志極強之皇軍，余所以堅

確自信於格鬪戰必無敵於天下也。

(二)不知敵彈危險之兵卒

此爲攻擊龍井關東南高地時之事，米山部隊正於衝鋒陣地對敵準備衝鋒，不知何故突有一兵卒屬目山頂而獨自攀登。

其速似猿。幹部未及制止，驚愕間已近山頂。後方砲兵見此，不能不暫時中止砲擊。

此兵卒接近掩蓋時，敵由掩蓋中擲出手榴彈無數。手榴彈破裂所發黑烟蔽其軀體者幾次，然彼巧避之，轉身至岩隙及凹地而脫險，實堪驚嘆。且示將單獨衝入敵陣地之氣勢焉。於是後方部隊以此爲動機而開始衝鋒，該高地遂爲我有。

但事尙未已。奪取此高地後，欲更向第二陣地擴張戰果時，該兵卒復立於先頭而開始前進。不覺爲之一驚。其態度似全不知敵彈危險者，然於追擊中注意視之，則見彼足似跛。且見靴上染有鮮血焉。

於是幹部使彼注意檢視足部，可驚者，彼腿上軟部已被步鎗兩發貫穿也。

若不加以注意，彼似仍將率先前進。彼實已忘負傷之痛苦而一意向敵猛進矣。

所見

既屢經接戰，故視敵投手榴彈時手之揮動姿勢及手榴彈之速度等，可大概知其落地地點。此種經驗完全係往來於死線上始自然獲得者，據此而能於瞬間利用附近地形地物，故決非僅憑平時口授而得領悟之問題也。士兵有此種經驗者，似堅信華兵手榴彈毫不足懼。該兵卒殆亦屬此而爲有貴重經驗之一人。

雖似對死不甚感覺者，然實視死如鴻毛而犧牲一己以圖自開血路，其爲勇者，固無可疑也。如此基於崇高信念而圖活用其貴重經驗之勇者，實可與「爆彈三勇士」匹敵，依某種觀點竊認爲陸軍之至寶。惜未記該勇者之姓名，實爲憾事。

(三) 岔口門西南方高地之衝鋒

中央隊 步二六之六 上等兵 野口敦男

茲述佔領岔口門（龍井關迤東約一日里）西南方高地時之狀況。五月三十日本連爲營之右第一線而攻擊岔口門西北方高地。敵據堅固障地以行頑強抵抗，但我軍攻擊甚急，該地既遭猛襲，其突角終被我佔領。

然敵更據後方高地之障地，與其左右兩側高地之障地由三方益行頑強抵抗。

本連欲繼續佔領後方障地，於是編成決死隊，隊長以下共六名。遠自壁立之頂上順次向下接續

開有戰壕。欲佔領此壕，由因岩石之阻而前進困難之地形及周圍情況等推之，除由少數輕裝者行之外無他法。余想連長亦因考慮及此而編成決死隊也。余亦得加入此有名譽之決死隊而爲其一員焉。

余銘記連長之可感訓示，覺我等軍人最後博得名譽之時已至。本日激戰，本連中戰友已斃三人，又有多人負傷。此戰爲復仇戰。余已決心必以死達成其任務矣。

又知我等尊之爲父之松浦排長爲決死隊隊長，遂更爲之感奮。

我等前進至目標稜線上，敵軍似已久待，乃受其由三方所發集中火。此固早在覺悟中。以排長爲先頭之決死隊員六名，猛然跳入第一壕中。似有二百公尺。

幸歟不幸歟？因友軍之猛烈掩護射擊，敵兵已逃不見隻影。繼爲第二壕。有一百公尺。

余請於排長願爲先頭，已蒙許可。乃即沿利用天然岩石之堅壕而前進，似左側對敵暴露，故敵彈由左側方如雨霰飛至毫無間斷。其時已接近至壕下十公尺處。望見壕中擲出似鐵帽之物，不知是何黑物，則手榴彈也。前後相繼計三發。均在余近傍炸裂，但因地形爲急斜面且隨處有岩石，故僅有小碎片觸余身耳。

余覺此其時矣，乃將右手所持手榴彈投于似入口之處。轟然炸裂，隨其音響跳入壕中。壕甚寬

廣，其中優能容五六人。

凝視之，見通後方之入口立有敵兵三人左右。在先頭者或係遭手榴彈已血流滿面。余躍入時，先頭敵兵即將已上刺刀之步鎗自左迴旋向右而襲來。余舉身向其腹部猛撲。對方刺刀似與余之鎗相撞，但其時敵已大呼倒地。余之一擊已成功矣。其時由敵之手中落下刺刀，由余之綁腿上刺入。余前屈之右足部。僅負輕傷尙無大碍。在出口之二人，於其間已利用右方急斜面而逃向右高地之陣地，爲突出之岩石所遮，立時不見踪影。

是時松浦排長以次五名已相繼躍入壕中。此真爲一瞬間之事耳。

即乘勢向其次之壕躍進，但第三壕及第四壕之敵兵，均因我軍之有效射擊，已早向後方之壕逃走。壕內已空，似盡棄一切而逃者，僅有步鎗及有柄手榴彈數發在焉。

其次爲第五壕，繼爲第六壕，即頂上最後之壕也。交通壕亦至該處而止。恰行抵第五壕之直下時，其上又投下手榴彈。余與繼余而至之細川上等兵將兩顆手榴彈瞄準入口投入。隨破裂之音響跳入，但壕內僅有敵兵一人倒地耳。其餘想係逃入頂上之壕矣。因此時適有我軍所發砲彈連續落於壕邊，故不得已暫時中止前進，待約二十分鐘後，砲擊亦漸向遠處。遂又向頂上最後之壕躍進。仍由左高地受急激集中火。

此時在余身後之黑田上等兵，因中岩石上之步鎗彈而傷右肩。隨上田上等兵所擲手榴彈猛躍入壕內，但已在敵兵逃向右方陣地之後矣。

在敵彈下，與松浦排長及決死隊全體，揮太陽旗而三呼萬歲之情景，至今猶如在目前。此乃永留印象於余胸而難忘之岔口門高地之戰鬪也。

(四)參加掃蕩隊紀事

中央隊 步二六之六 中士 川染清一

雖不足稱武勇傳，但茲所述者乃余平生認為最勇而以後思之猶以為愉快之戰鬪也。

五月十三日宮本部隊經苦戰惡鬪後，佔領岔口門西南方高地之一角，繼於午後由第六連編成決死隊，順次佔領頑強抵抗之陣地，遂奪取三角形之山頂。

然勢已突破敵之中央之宮本部隊，由與步兵第二十七團相對之敵——即由我等之左前方並尚未佔領之右高地——射來密集之彈，伏於山頂壕中之安達部隊，稍擡頭即立被狙擊焉。

十三日夜，在敵所構築之掩蔽部內，徹夜警戒，翌十四日無論如何須掃蕩有礙營之前進之右高地。

於是安達連長於午前七時三十分左右命余班曰：「川染班以午前八時半為期，應掃蕩右高地，

望儘此時前補充彈藥！」。余部下雖稱一班，然於昨日戰鬪有數人負傷，又有從事於後方勤務者，故定額十二人已缺其半。班長以下六名均輕裝，因尚未進晨餐，遂以亂堆於附近之糕餅果腹。未幾步鎗彈已補足，然手榴彈未到，雖屢屢催索，然終未送來。

現在所有者僅三顆。時間漸促，余於攻擊前對全體隊員告以左記注意事項：

- 一、手榴彈轟炸時須即奮勇衝入。
 - 二、因敵潛伏於掩蔽部內或掩蓋內，故常不可疏忽，須從班長之指示口令，機敏行動。
 - 三、雖有人負傷，然因人數關係亦暫不能過問，須一意殺敵。
- 一切自動火器均已準備。遂不遑待手榴彈之到，於午前八時三十分余發「快跑」口令即由壕中躍出。隨後部下本班全體一舉衝入距第一高地上最前掩蓋鎗座約五十公尺處。然此陣地中已無敵一人在矣。

此時本排之北村一等兵。率兵三名，持手榴彈來援，於是自余以次計有十名。

自前方五公尺之陣地至對面第二高地約七十公尺間，有大掩蓋之鎗座六處成縱列而由深及腰部之壕相連。故非先由近前陣地逐次攻擊不可。

與重機關鎗及輕機關鎗連絡，請求作掩護射擊，余命住吉上等兵擲手榴彈。勇敢之上等兵匍匐

行近鎗座，因入口在對方故由鎗眼投入手榴彈，隨轟炸聲衝入。有敵兵三人在該處被炸死，此時敵開始由左高地力射，但彈道每矢之高，子彈均掠首而過。

於是開始攻擊第三陣地，但敵自偉大掩蔽部內盛投手榴彈，難以接近。是時余之右手拇指及下部一等兵之面部均因破片受輕傷。經約三分鐘，想因手榴彈已盡故不復投出矣。認爲時機已至，全持手榴彈登掩蔽部掩蓋上而由入口投入。然不料此掩蔽部內人數甚多。有敵兵約十人正將沿壕逃出。在此處開始大格鬪。田中一等兵以刺刀向先頭逃敵刺之，但或因其力較弱，故刺刀被敵握住。雖欲奪回，然敵出死力堅握之。未幾北村·竹平兩一等兵馳至乃刺殺之。又住吉上等兵力刺第三逃敵。但匍匐於其近前之第二逃敵，潛拔其所負青龍刀自後砍之，故該兵左手指甲遂被縱斷。

此白兵戰方酣時，潛伏於第四·第五·第六掩蓋陣地——即第三高地——之敵約六七人圖沿壕逃去，適被分隊隊員瞥見，悉射殺之，立衝入第二高地，由頂上眺望前方，見有敵五六十人——似以前潛伏於第三高地者——正在前方三百公尺處狼狽逃竄。

未幾重機關鎗到，即同作追擊射擊，完全掃蕩第二·第三高地焉。

余所述者止此，但關於此戰鬪，余所感者有下記兩事。

-
- 一、在演習等時不以爲意之自動火器掩護射擊，能收偉大效果，極爲有力。
 - 二、敵之手榴彈音響頗大，其殺傷效力並不甚大。我軍所有者效力較爲強大也。

第三章 向通州之追擊

第一 逐日追擊之詳細事項

其一 五月十五日（追擊第一日）

一、主力縱隊追擊之部署及出發

本旅於十四日已能突破正面主陣地之縱深，但入夜時兩翼情況尙屬不明，故使各隊妥爲準備俾隨時可行追擊，且使努力探明情況。其結果在午前四時前得知情況如左：

1. 本旅正面之敵及撒河橋方面之敵，似均於昨夜半開始退却，故在撒河橋方面與敵對峙之村井支隊，於拂曉已渡灤河，正向姚山道追擊。

2. 坂本○團正繼續向豐潤線追擊。

關於西○團之行動其後未得新報。

由以上諸種情報知敵已開始總退却，故各隊依照昨夜十時所下命令，如所豫定改爲縱隊追擊。當時探遵化爲本旅追擊目標，較諸歷來追擊目標似嫌過近，但此乃參酌作戰開始前師命令及十四日黃昏時所接軍命令之意圖而選定者也。

欲奪取遵化，於戰術上選龍井關—洪山口—遵化道爲主力縱隊之進路，似頗適當，但據諸種諜報，知此道路甚不良，故使奪取龍井關附近高地之米山部隊仍爲右縱隊而在此道路前進。使旅主力爲左縱隊而在姚山道—三屯營—遵化道前進，但依前夜命令各隊僅集結而已，故對左縱隊須爲縱隊追擊之區處。十五日午前五時在集合場所作左縱隊追擊部署如左：

1. 左縱隊前衛

爲宮本少校所指揮之宮本部隊・乘馬討伐隊・野砲營主力・戰車隊・工兵排，經姚山道—三屯營—遵化道向遵化追擊。兼指揮已在本道上行追擊之村井連。

2. 左縱隊右側衛

爲松野尾部隊主力，在姚山道—楊家莊—小嶺子—閻家屯—前進而於閻家屯附近歸入本隊。

3. 日用行李及患者輸送掩護隊

使步兵一連自後方掩護日用行李及患者之輸送。因敗殘兵出沒于戰場而已無抵抗力之日用行李等忽被襲擊，故採此處置。

4. 其他本隊 略

二、左縱隊方面之戰況（參照要圖第七）

左縱隊前衛出發至本道，須前進二、三公里，且尙隨處有敗殘兵出沒於戰場，時時由高地及森林等行狙擊，掃蕩此等敵兵亦需相當時間，故其到三屯營附近已在午前十一時左右。其時，前衛司令官已接先行之村井連·乘馬討伐隊及飛機所發報告及通報，其要旨如左：

村井連報告之要旨

1. 三屯營及其西側高地有兵力未詳之敵佔領陣地。三屯營之周圍有堅固城牆，敵之一部正據城牆而行頑強抵抗。

2. 村井連正與乘馬討伐隊協力，攻擊三屯營附近之敵。

3. 飛機已乘好機轟炸三屯營之城牆，發揮非常威力。

飛機報告之要旨

1. 三屯營—遵化道，有車約五十輛正退却，但未見有似敵部隊者。

2. 三屯營西南接官廳附近有堅固陣地長及數公里。但未知有無敵兵。

通常於兵棋及圖上戰術所示情況，已於實戰現出。若在桌上則成前衛司令官決心問題，但在戰場則無此閒暇時間也。

前衛司令官，先使有威力且行動迅速之砲兵急行挺進而參與村井連之戰鬪，前衛伸長步度，司令

官本身亦驅馬急行。

是日暑氣特盛，直射溫度在一百度以上，逾內地之盛夏。將士尚着冬服者不少。况彼等均產於北海道之寒地。今見彼等於灼熱如焚之天地，冒迷不見人之黃塵而繼續爲急行軍，實堪憐憫。無情之黃塵飛撲汗流如雨之身上，漸使彼等面如黑人，僅露皓齒，其可怖姿容，除憑語聲外幾難辨別其爲誰何矣。既無一滴清水，亦無一陣微風。一落伍則立被土人襲擊，至爲危險。此時之行軍，在北海道將士，似較戰鬪尤爲痛苦也。如是之追擊行軍，十五日以來繼續約十日。余則在本隊之先頭而行進。

撒河附近敵陣地之編成及強度實在想像以上，連絡各陣地之交通壕，其深廣足使車輛自由往復於其間，且長及若干里焉。此等陣地之狀態，頗似日俄戰爭沙河滯陣時彼我之陣地及歐洲西部戰場之一部也。

敵退却時似相當混亂，隨處有無數手榴彈・鉄盔・軍服等凌亂狼籍於地上。屍體似較長城關門附近戰鬪時爲少，但亦三三五五橫于路傍，慘不忍觀。

余知三屯營之狀況而加鞭急馳至前衛位置時，三屯營已歸我有矣。

敵所據三屯營城牆西北隅，巧被我飛機炸毀，在破碎城磚之亂堆中，有染血之敵屍數具在焉。如

是則敵雖頑強亦不能不棄城而潰走。今更覺轟炸威力之可驚矣。

三、在五月十五日夜間之戰略的隊勢

午後三時，余飛馬追至前衛位置時，前衛正與三屯營西南接官廳南北線上既設陣地之敵接近對峙，盛行砲擊。余使方抵小嶺子附近之左縱隊右側衛協助前衛之戰鬥，企圖突破當前敵陣地，但敵陣地意外堅固，戰鬥不能如意發展。已知敵陣地最右翼在仰視處之媽媽廟高地，本道方面之接官廳附近築有三線陣地，且設有戰車阻止壕焉。

日將沒，敵尙無退却情形。余所居高地，頻有不知何處飛來之步鎗彈掠身而過。

持望遠鏡望之，判明敵陣地稜線較高處，有敵多人正佇望此方。全綫之敵兵力似至少亦有二三千人。

前此，甫逾午後三時時，接得我勇敢協力飛機所發通報如左：

飛機通報之要旨

1. 豐潤雖不見有大部隊，但其迤東處有蜿蜒之相當堅固陣地。坂本團正攻擊當前之敵，想能於日沒前佔領豐潤。

2. 松田團於午後二時半爲先頭而正向鉄廠鎮進北約四公里莫家屯北進。因是岩田飛機通報服部團

團正面之敵情曰：『若速進至四十里舖附近而由三屯營附近敵之背後行攻擊則當可殲滅之』。將此飛機通報以要圖示之則如要圖第七，其關係正可由兩翼將本旅正面之敵數千悉數包圍捕捉。於是全人均夢想四十里舖方面之砲擊一起即可乘此機大舉由正面行壯快殲滅戰，而以一刻千秋之思鳴候此砲擊之起。

時已入夜，使右側衛松野尾部隊之主力集結于本道上為豫備隊以備後圖。然終未見松田○團現出。據以後所聞，知是日松田○團雖已北進至莫家屯附近，然因原戰場豐潤方面之戰况迫切，故未北進至本旅正面敵之背後，仍向南行。此在松田○團為至當行動，但余頗感失去好機矣。

是日，右縱隊米山部隊，排擊微弱敵兵之抵抗，於午前十一時佔領洪山口，但其後因道路不良有車難通過之處，遂一面修路一面前進，故其行進頗遲滯。此報係於夜半始由無線電收得。是日我之損傷為負傷五人。敵遺棄屍體約五十具於戰場。

其二 五月十六日（追擊第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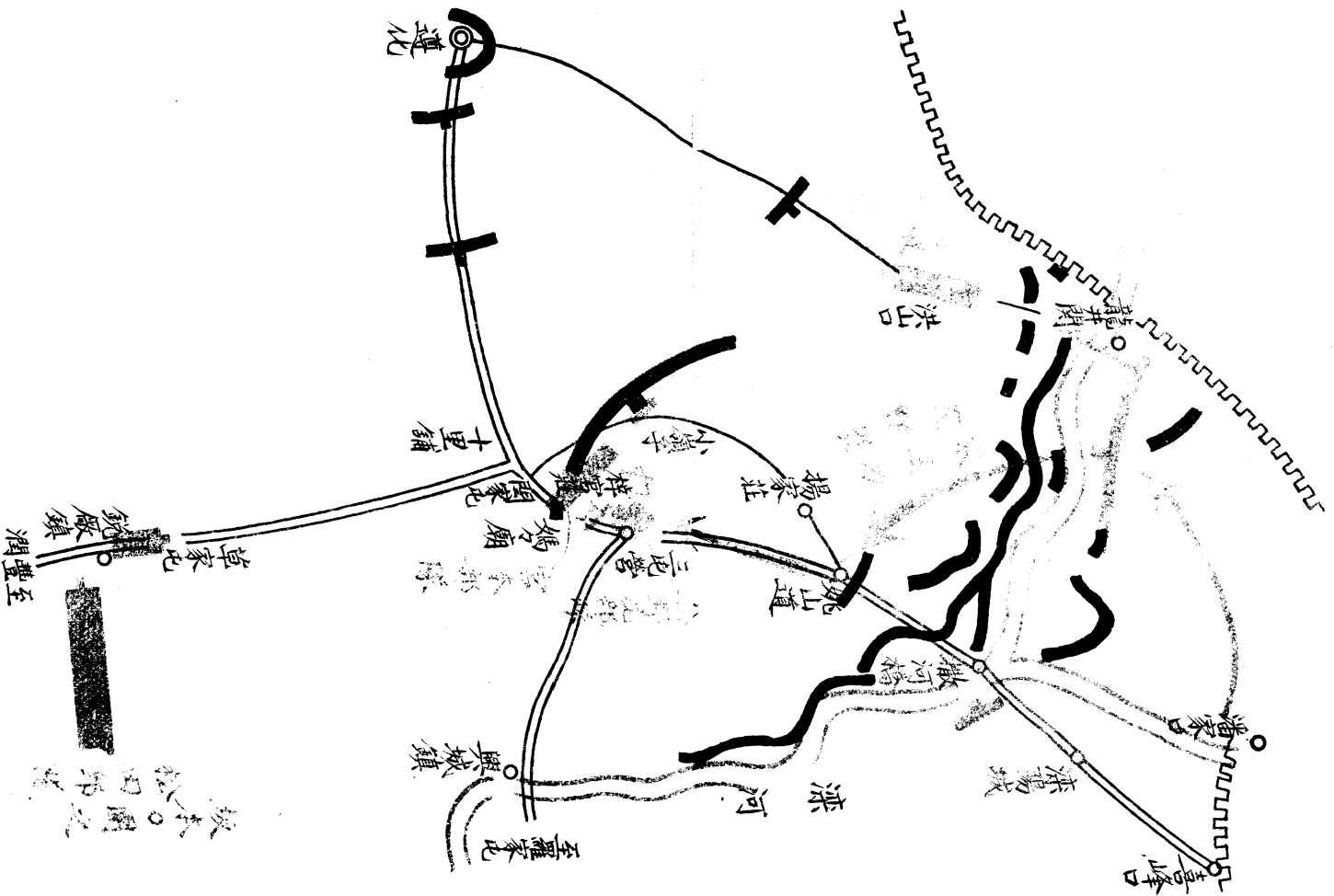
一、夜間追擊

十六日午前零時三十分，宮本部隊之一部以獨斷夜襲敵陣地之一據點。其結果，知敵主力已開始退却，故左縱隊前衛宮本部隊立向本道上追擊。主力亦立向遼化追擊，午前二時之部署大概如左：

三屯附近諸隊關係位置要圖

(晚日五十月五)

要圖第七



1. 宮本部隊以後爲追擊隊，立向遵化追敵。但使其砲兵於拂曉追及。

2. 其餘諸隊，於午前四時在接官廳北方道路迂回點附近集合後，在追擊隊之後方續行。

午前七時飛機通報之要旨

1. 坂本○團想可於本日中佔領豐潤。

2. 遵化方面之敵已向西南方退却，但城內情況不明。

二、遵化城之攻擊

追擊隊主力於午前八時抵二里莊（遵化迤東約二公里）時，知遵化城中有携機關鎗三四架而相當有力之敵，正堅閉各城門，利用城牆上之鎗眼而行頑強抵抗，故使先遣參謀授宮本追擊隊長以指示，使立以追擊隊包圍遵化，防敵之脫逃，並使其砲兵準備對城牆作破壞射擊。

一方面招致士民有力者數名，說明本旅企圖，謂日本軍以絕對不危害居民之方針，望速逐華軍出城而開城迎降，否則將不顧居民危害而攻城矣，使該士民通告城內中國官員，勸其降服。然至所限定之時間城內尙無回答。於是自午前九時半，追擊隊以其砲兵開始向城牆作破壞射擊，並使山砲班

- 曲射步兵砲實施威嚇射擊。

三、與投降密使之交涉

近正午時本旅主力抵遵化城外。自此時起城內舉白旗數次而密使至矣。彼等似極慣作此等交涉，初時氣焰甚高。曰：

「守兵約一千名誓以身殉國，誠可謂忠義之士。但因是而損傷無辜居民實有所不忍，若得延緩三日，則華軍願退出！」

三日實爲可驚之欺人要求，立拒絕之，但爲保持日軍威信起見，容納其要求之一部，許以延緩兩點鐘，限午後二時前中止砲擊。

但至約定時間尙未開城。不特此也，敵兵仍據城牆繼續抵抗，故本旅決以武力使敵屈服，使全砲兵自午後二時一齊作破壞射擊。

於其間顧慮敵不開城，乃擬定計畫，將於入夜後衝入城內。

於是決由宮本部隊及松野尾部隊各抽出步兵一連，使由城牆破孔衝入，命各行偵察並準備。

破孔，因砲擊之結果及工兵之爆破作成，但命工兵常利用夜暗以行爆破，其時工兵軍官陳述一種意見，認利用戰車爆破城門似最有可能性。

其方法如左：

將戰車開近欲破壞之城門。於戰車上搭載爆破股之幹部及士兵若干並炸藥，冒種種敵火而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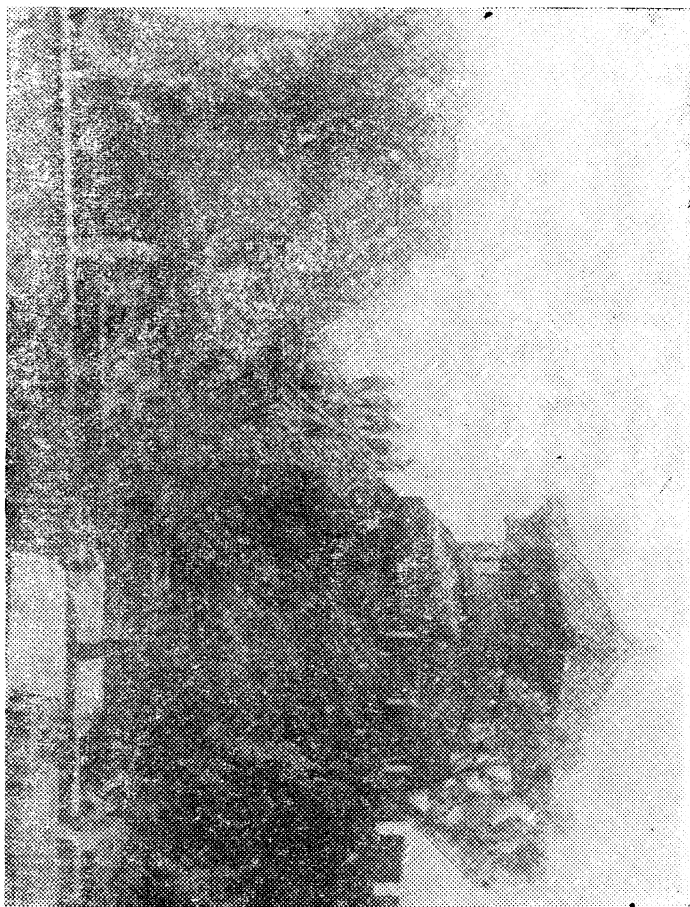
進入門洞。

戰車進入門洞後，使將士攜炸藥下車而將戰車後退，破壞班如所豫定炸毀城門。

試觀戰史上歷來爆破城門失敗之例，多係於未入門洞前遭敵彈死傷而不能達其目的，但依此方法則可藉戰車以避傷害。一入門洞即不受上方射擊，故作業手達其目的自易。

此方法若被敵察知則當有相當困難，然當時華軍尙未知戰車性能，余對此認爲較能不傷人命而成功。後因敵已降服，故此方法未實驗，然在當時確爲一良策也。

四、砲擊之結果



因炮擊而被破壞之遷化城牆

對野砲二連各指定城牆之一點，使於日沒前約四小時實施破壞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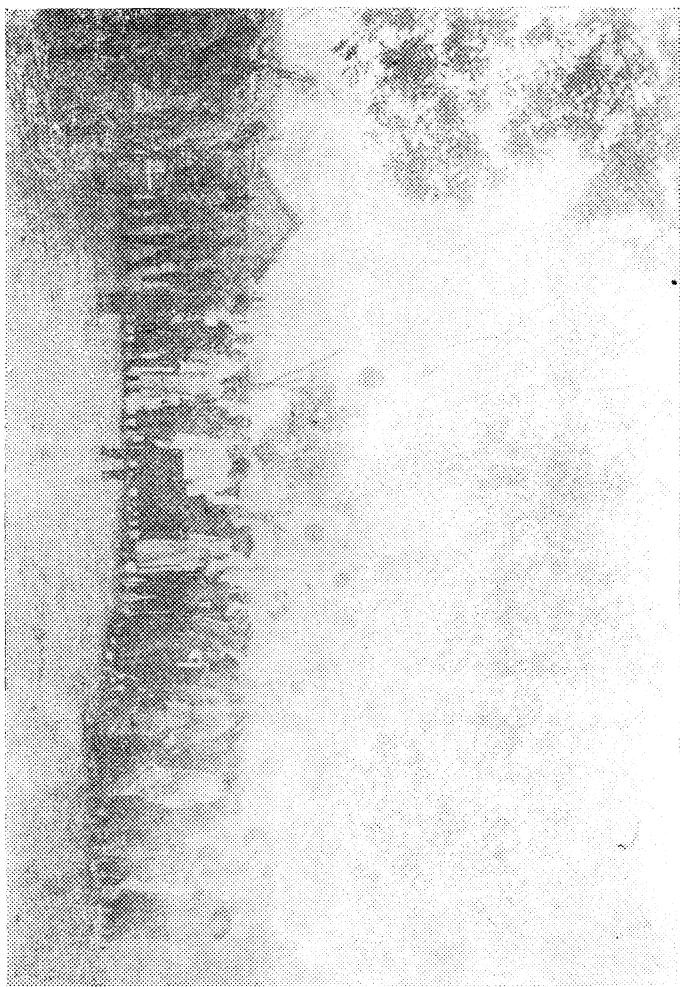
城牆雖較滿洲金州城及山海關附近長城稍小，然城磚等似甚新，故其強度似無大差（厚約六公尺，高約十公尺）。

含有試驗之意而使一連全用沒收榴彈，他連全用日本榴彈，前者發射二百發，後者發射一〇六發，然其破壞程度，日本榴彈之發射數雖少而能完全擊穿城牆，沒收榴彈所擊者僅成凹形，非於上部更施工事則步兵不能通過也。

五、無條件降服

想因震于猛烈砲擊，故午後四時左右，有居民三十人揚白旗出城，無條件請降。

然其間守兵巧換便衣，利用一方豫先開放之正門凹道，向西方逃走矣。原來實欲誘守兵至城外而一網打盡，然不覺反爲敵所乘，遂失捕捉之機。聞砲擊中有目擊黃塵滾滾在地上延成長線者，殆即係守兵逃走所致，但至現在已成明日黃花矣。



砲擊新果遷化城居民無條件降服

第三章 向通州之追擊



遷化城之城式

本旅容認遵化之降服，立作處置，其大概如左：

1. 使宮本部隊立以其主力掃蕩城內，以一部佔領各城樓。
2. 松野尾部隊以主力掃蕩城外，以一部佔領城牆。
3. 其餘諸隊，概以現在隊勢度夜，準備翌十七日入城。

如斯而於翌十七日堂堂行入城式。遵化爲其附近之主要都市，爲戰略要點，又參酌十四日晚軍命令之意圖，或以爲最後追擊目標，乃顧慮將來政治工作等而行入場式焉。

其三 五月十七日（追擊第三日）

一、向石門鎮之追擊

旅主力正準備入遵化城，於午前七時接師命令，其要旨如左：

1. 本師擬更向石門鎮・玉田線追擊。
2. 服部部隊於翌十七日更行追擊，應佔領石門鎮（遵化西南七百里）。
3. 松田部隊於翌十七日更行追擊，應佔領玉田附近。

其他略。

要之，此爲應向石門鎮追擊之命令，本旅立使一部向石門鎮急進，主力於本日集結于遵化而整理

隊伍，準備以後追擊。

此蓋因在灤河河畔激戰數日後復續行追擊，部隊已錯雜離散亟須整理故也。

追擊部隊完全以能輕快行動之部隊編成。即爲高森砲兵少校所指揮之砲兵隊主力・村井步兵連及其機關鎗一排・乘馬討伐隊・戰車排・無線電班等，使即時出發，向石門鎮追擊。

特選入村井步兵連者，因若全爲快速部隊則抵抗力少，故用該連補之，且因該連前在撒河橋方面陽攻，此次又未參加大戰，似不甚疲勞故也。村井連及機關鎗一排全部搭載于運貨汽車焉。

二、接無線電報後指揮官之心境

十七日午前十時，接得以軍參謀長名義所發大意爲：「希貴旅迅速行動」之電報。此電報係五月十五日午前五時發出，已爲二日前之電報，但思當時本旅，行動並未特別遲滯，今接此電實出意外。

本旅自討伐東邊道以來從事於戰鬪數十次，未嘗有一次因行動弛緩而受上官之指摘，故接電後覺大有傷于名譽。其後追擊既至末期，旅主力在夏店時，與軍之無線電連絡亦漸確實，特注意調查其內容，始發見其有種種誤解也。即本旅所攜無線電報機僅爲不能及遠距離之三號機，故諸種報告非經由師司令部不可。但渡河作戰正酣時——即自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左右——爲戰况推移轉變最甚之時，關於此之重要電報累積如山，故師忙于對軍報告本師軍情，似已令將本旅戰况轉報軍之餘力。此

可由軍之通報稱本旅五月十一・二日之情報至十七日始達軍而知。似因是而軍認本旅於十二日至十四日戰况無甚變化。但事實如前所述，每日均作空前激戰，將士捨命作陣內戰，遂能於十四日夜突破陣地後端也。

此種內容於二十一日在夏店判明，當時若早判明則亦付之一笑耳，然適在極力追擊神經極度興奮之時機，故余對此電報極爲自恨且憤慨，遂潛下決心，今後當斷行更猛烈果敢之追擊以圖恢復名譽。回憶本旅自遵化更續行追擊後，經屢次追擊，最後竟似暴虎馮河孤立猛進至白河線，似稍受此種心理之影響也。

憶昔日俄戰爭時沙河會戰，第五師曾受軍之訓示，謂「該師行動何較他師爲消極」。當時余爲排長，但正值夜襲五里台子高地告一段落稍得休息時，由長官將此訓示傳至，余大感屈辱，遂私誓將來當倍作奮鬪。其後未幾山田旅（第五師之一旅）實斷行猛烈追擊戰，一舉而挺進至萬寶山。由是引起有名之萬寶山夜戰，但此旅，追擊挺進之內情，余至今以爲得力于此訓示也。

三、關於佔領遵化城所接軍之謝電

關於佔領遵化城所接軍之電報，於五月二十一日達旅司令部。時日前後相差頗遠，但今記之於左：

電報要旨

一、對貴旅能以寡擊衆破據守堅壘之敵而迅速佔領遵化城之赫赫勝利，謹表滿腔敬意，並對將來之健鬪及勞苦由衷表示謝意。

二、鑑于西○團前面敵兵依然在密雲迤北頑強抵抗之狀況，曾於十六日夜對坂本○團，希望其不失時機派遣最有力部隊至平峪方面，俾威脅西○團前面敵之右側背。

此電報若於在遵化之十六·七日接到，則余因接催促迅速行動之電報所感憂悶即可消釋，但此電報實於二十一日始到。此亦爲可推想當時無線電報如何延遲之一事例矣。乃使余作事後空想，以爲若有一號無線電機，則可隨時與軍連絡，決不至作此無謂之憂喜也。

此電報第二項之意，當然已傳達於坂本○團司令部，因該師位置在本旅最右翼，遂以用本旅於平峪之目的，對本旅發送關於此之命令，但或因正在追擊行動中，或如前所述，因電報累積甚多以致收發延遲，其命令遂未到，本旅乃經本道一直向通州追擊矣，其後知爲松田部隊已轉進至平峪之結果，余大感不安也。

松田部隊被派遣至平峪一事，於十七日午後十時五十分始知，本旅戰車隊應配屬於該部隊，因判斷平峪方面地形上不宜用此，乃向師陳述其意見焉。

四、遵化城雜感

遵化城爲此附近之著名城市，敵軍司令部，師司令部，國民黨宣傳部等均在此。故考慮將來政治工作等之關係，於入城時，整隊吹號，步武堂堂而入城（參看照片）。

然與所期待者相反，居民之大部已逃，執太陽旗而在城門歡迎者僅五六十人。似因彼等所作：「日本軍不問老幼悉殺戮之」之惡宣傳已普遍深入一般人腦中故也。敵軍宣傳部似甚努力，不論城牆及各民家門戶上，城內外各處悉貼滿排日抗日標語，爲之一驚。

清查市街之結果，發見敵軍宣傳本部所在，沒收堆積如山之宣傳品，自冊厚價高之教科書以至一尺左右之標語，共藏有數百種，曾講求種種宣傳方法焉。

尤能尋求嶄新問題，巧妙化爲淺近以爲排日抗日資料之特殊手腕及其雄大企圖，似非我軍所能及也。

司令部原係中學校，乃堂皇西式建築也，內容亦相當充實，曾盛獎勵屋外運動，由此等可窺知其深受天津文化之影響。教室及講堂似曾用爲兵卒宿營及倉庫，污穢亂雜不可名狀。此校學生極堪同情，竟因戰亂而失學。校庭傍築有強固地下掩蔽部，似爲對我飛機之避難所。思及萬一我國處此地位則將如何，不禁凜然矣。

對皇軍之惡宣傳極爲深刻，在遵化城曾發見宣傳文字如左：

告戰地民衆書

親愛之戰區同胞！

現在日本佔據熱河，今又將進攻關內。我等爲救國家危急起見，與日軍一戰。今見戰區同胞，日夜遭飛機及砲火，戰慄不安，實有目不忍觀者。然設我等不能擊退日軍，則將淪爲亡國奴，其苦痛悲慘將有難以言語形容者。試看朝鮮！日人之對鮮人何如？其兒童不能不讀日書，其土地財產平時常課重稅，有時且被沒收。

又，日人毆打鮮人，若稍事抵抗則不問其事若何，常立即鎗斃。去年鮮人李奉昌×××××日本×××，其原因，係彼所有土地被日人沒收，父母復被害，妻子亦被日警強姦致死故也。彼行刺未遂，但立即被捕遇害矣。

同胞諸君！我等若任彼日軍侵入，則我等亦非嘗此等苦痛不可。故我等須忍受一時苦痛，軍民一致以擊退日軍。擊退日軍始有生路也。

陸軍第二九軍第三八師司令部

試觀遵化第三區民衆遭日軍蹂躪之慘狀！據第三區各村難民報告，知日軍在該地之行動甚爲暴

虐，現羅文峪關門附近百里內人煙已絕，被慘殺者十之五六，流離失散者十之三四。日軍之待我民族，實非人類之待遇，是可忍孰不可忍耶？若我等第二十九軍將士不奮勇力戰，則遵化全縣民衆之慘狀，將有更甚于第三區民衆者。同胞其醒覺！此正報國之時機也。

我等其團結而爲我忠勇將士之後援！若至今猶不奮起則慘狀將更甚於第三區，此慘狀已在目前矣。

諸同胞！請勿輕視！

遵化縣縣黨部

(註) 右文想係華軍自製者。

告戰地民衆書

親愛之戰區同胞！

我等今武裝以與日本鬼一戰，彼等日本鬼自佔領東三省後，在各地掠奪我等財物，姦淫污辱我等妻女。日本鬼見錢卽沒收，見鎗則指爲義勇軍紅鎗會而將我等同胞鎗斃。去年在奉天省撫順縣曾殺盡一村男女老幼四千三百餘人，我等若不能擊退彼等，則有鎗者被鎗斃，有錢者難免死，非以亡國奴之名而度犬豕生活不可。若不願爲亡國奴，則望有鎗者武裝而援助軍隊打日本鬼！無鎗者亦來！或運傷兵，或運子彈！必須打退日人我等始能免爲亡國奴也。

同胞！其奮起！

陸軍第二九軍第二八師司令部印

五、石門鎮附近之戰鬪

高森先遣隊，於午前十時自遵化出發，向石門鎮急進，但速度最大之汽車部隊（村井步兵連及機關鎗一排）及戰車一排首與敵衝突，悉行急襲，驅逐其監視部隊，於午後一時二十分左右，佔領高家坡子北側高地。繼有乘馬討伐隊及野砲兵連抵戰場，逐次參加戰鬪。

敵之兵力至少有步兵二千，山砲・迫擊砲十數門，較我極爲優勢，但我利用其快速，巧避堅固正面，以急襲方式向敵之右側逐次攻擊側面弱點，遂使敵於右翼方面未據守既設障地而在地隙內展開，全立於攻勢，竟未與敵以攻勢之好機焉。

其中戰車排，奮勇突破敵線，擾亂敵之後方部隊，急襲其砲兵障地。如排長永山中尉之一戰車，乘日沒衝入數日里之後方，建可驚之戰功焉。因是敵於入夜後即退却。

如當日戰車之行動，余信其實爲模範的戰例之一，茲詳述余所聞于排長者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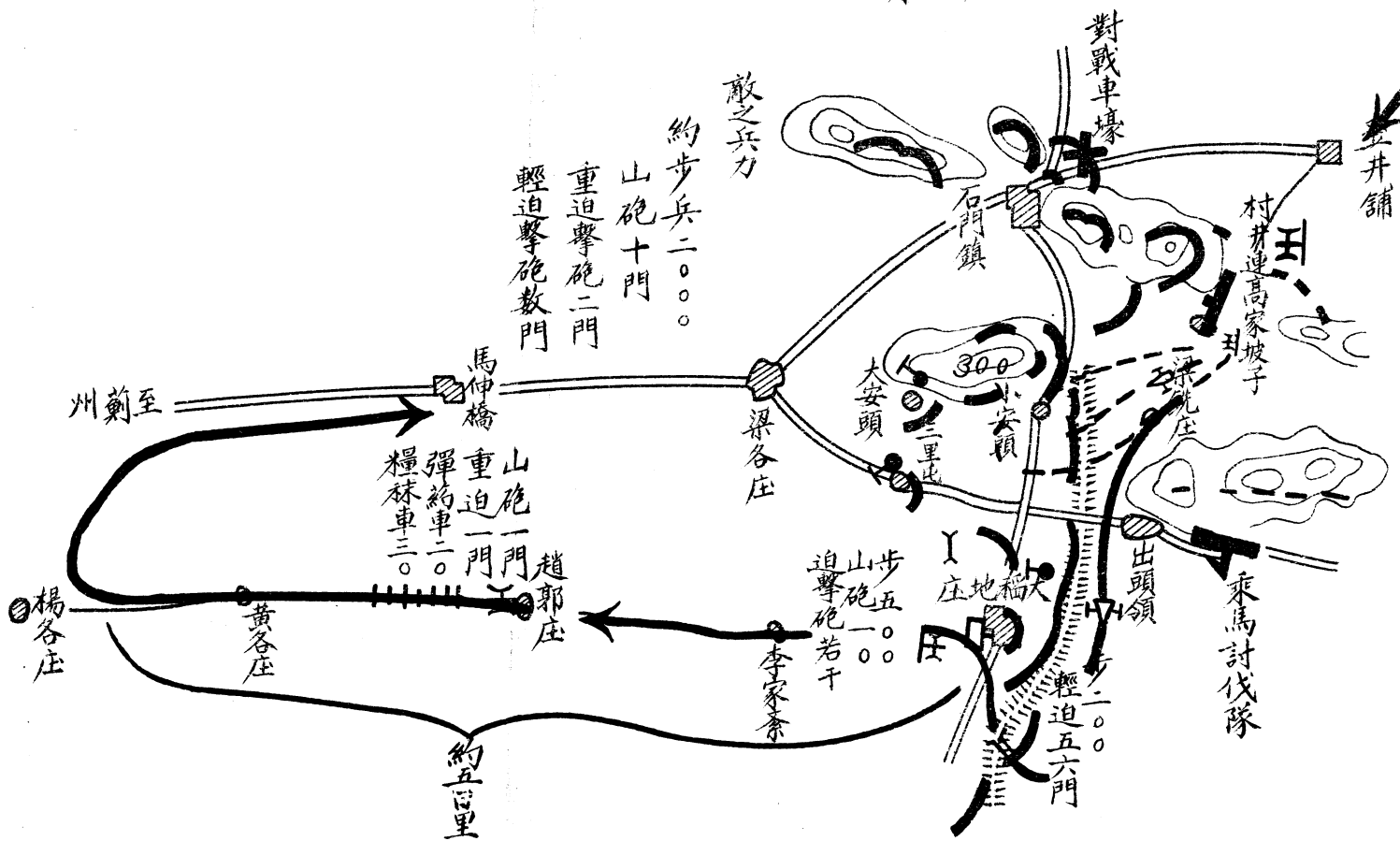
六、攻擊石門鎮附近時戰車之行動

余與戰車排長直接問答之結果，能知戰車行動之真相。綜合之以爲易于明瞭之談話如左：

石門鎮附近戰車隊戰鬥經過要圖

(五月十七日夜)

要圖第八



戰車排長談話之一節（參照要圖第八）

戰車排隨搭載於汽車之村井步兵連抵石門鎮附近敵陣地東北，翌井舖，時為五月十七日正午時，但知本道附近築有堅固對戰車壕，故避其正面，迂回進至敵陣地右翼高家坡子西南方，於其時受標高三三〇公尺高地方面之射擊。

村井連與該敵對抗，但戰車排冒險敵彈向西南在高家坡子田地前進，在難通過之地隙與敵衝突。地隙對岸有連續敵陣地，盛向戰車射擊，然毫不介意，偵察約三十分鐘後，發見地隙之通過點，猛然越過突破敵之散兵壕，衝入小安頭敵之背後。

當時余在第二戰車，正指揮其他兩戰車而前進，但至交戰時，在濛濛之塵砂及爆煙中各向目標一意猛進，故極難連絡。

越地隙後未幾，第三戰車即生障礙不能行動，第一戰車亦在小安頭入口生障礙，故不能不冒敵之猛烈射擊集中火而行修繕。

余之戰車蹂躪小安頭附近敵陣地，於午後三時退至高家坡子，待其他戰車集結後決行第二企圖，但我戰車後方已無跟隨戰車，第一・第三戰車均尚在小安頭方面，故暫待之，然於其時聞出頭嶺方面驟起猛烈輕機關鎗聲，余乃變更決心，欲於出頭嶺附近集結部下，遂仍向出頭嶺方面急進

。近出頭嶺附近時，有一勇敢軍士在彈雨中乘馬來通報敵情。其結果，得知乘馬討伐隊在戰鬥中，且大稻地莊有携迫擊砲之敵軍密集部隊約三百人，故乘馬討伐隊希望戰車立即蹂躪之。

然余未知大稻地莊在何處，遂一面掃蕩據其傍地隙對岸之敵，一面沿地隙冒猛火而南進，偶然發見前已進至我岸之敵潰走而通過地隙，故即尾之而通過地隙，向其後方部落衝入。該部落即爲乘馬討伐隊所示大稻地莊。

注意視之，發見該村後方四百公尺處有敵之山砲二門佈置放列，但因發見戰車故非常狼狽，欲將砲口向我戰車，乃即向之衝入，得於其未發射前蹂躪之。

繼即尾追潰走之敵，於午後七時一舉猛進至大稻地莊西方約隔五里之揚各莊附近。於其間在趙郭莊附近與山砲及重迫擊砲各一門衝突，在其迤西處與敵之彈藥車約二十輛及糧秣車約三十輛衝突，加以猛射，似人馬均有相當死傷，生存者悉潰走。

其後在其附近靜待夜間退却之敵部隊直至天明，但並無所獲。

十八日天明即自揚各莊附近出發，得經馬伸橋附近而歸石門鎮。入陣地後方時已入夜，故未能確知敵之兵數及車之種類等，但覺已充分攪亂蹂躪其後方縱列等矣。

七、關於石門鎮附近戰鬥之所見

石門鎮附近之敵有約二千五百人，與攻擊該敵之高森追擊隊比較，兵力為數倍以上之優勢。且該敵佔有利用地形險峻而構築堅固工事之陣地。對該敵敢以遙居劣勢之兵力開始攻擊，其意氣誠堪讚許，但近黃昏時竟因戰車衝入遂使潰走。敵之敗退原因，係追擊與退却二事精神上極端相反，並於戰場以外更受戰略上之影響，不難想像，但高森追擊隊能行巧妙而勇敢之攻擊，實為直接之大原因，固無可疑。

試研究其攻擊方法，實能巧妙發揮快速部隊之特性。

先藉飛機探知敵情概略，再藉器械之力，使速度最大之汽車部隊（村井步兵連及機關鎗一排）及戰車隊先向戰場蔘進，迨此部隊既現出于敵陣地，即於敵方驚愕間，由本道方面堅固正面隱匿其姿而急襲陣地側面高家坡子附近，使該方面之敵周章狼狽，未據守既設陣地，即不得已急遽向地隙線佔領全向右傾之陣地。繼有利用馬速之乘馬討伐隊偕砲兵急進而參加戰鬥，全部傾注戰力于敵之右側面而行政擊焉。

此追擊隊非徒步行動部隊，故其行動迅速不難想像，但戰鬥時，戰車・乘馬討伐隊・步兵連・砲兵各發揮其特性，且能協同而活動於戰場，誠為佳事。

即村井步兵連偕機關鎗排攻敵陣地之軸高家坡子附近，以該步兵連為據點而乘馬討伐隊更衝敵翼

，戰車突破敵陣地鎖鑰點大稻地莊，砲兵在步兵後方自由將火力集散離合於所望區域焉。

此種新異攻擊方法，足使人聯想及鯨對鯨之攻擊。

戰車排之奮鬪更堪驚異，排長所乘第二戰車尤甚，余信其在戰車戰例上留一可誇之記錄也。

於此戰鬥，其初戰車隊突破第一線而使小安頭附近敵陣地潰亂一事亦足稱揚，但其第二戰車更單獨自高家坡子折回南進，先突破大稻地莊附近敵陣地之中樞，蹂躪其山砲陣地。且其活躍尚不僅此，利用夜暗，深入五日里陣地後方，在趙郭莊附近完全使敵之山砲・迫擊砲及多數車輛縱隊失其戰鬥力。且排長之攻擊企圖尚未中止，如其在揚各莊附近伏待退却之敵直至天明，其剛毅大膽實足令人驚歎。

余接此報告，疑其稍有不實，締結停戰協定後，特派遣部隊至趙郭莊附近，使調查其確否，但時雖已在一旬後，仍發見敵所用多數車輛及負傷中國馬藏子民家，使余不能不認其報告之完全真實焉。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布勒托騎兵旅曾突破敵砲兵陣地而永垂勇名于青史，今此戰車之行動，雖部隊大小相異，然實覺其尤勝一籌也。

八、彼我之損傷

敵爲第三九師第二三二團及第三七師第二二二團之一部，山砲及迫擊砲若干，敵之屍體約一百二十具，軍馬之損害約七十四，彈藥車二十輛，糧秣車三十輛。鹵獲兵器器材及沒收糧秣頗多。卽山砲三門。馱鞍三百具。地雷二〇箇。手榴彈一四〇〇箇之外，有多數山砲重輕迫擊砲彈。糧秣有麪粉三七〇〇袋，并有多量雜糧。

我之損傷爲陣亡四人。

其四 五月十八日（追擊第四日）

一、對蘄州東側陣地之敵之攻擊

高森追擊隊攻擊石門鎮附近之敵時，依照師命令，以佔領蘄州之目的自拂曉開始行進，但前進未幾，卽與在蘄州東方白莊子附近稜線佔領陣地之敵衝突，不得已遂停止。

偵知此陣地築有相當堅固散兵壕，且各處設有掩蓋。

自灤河附近至華北平原，見各處敵之工事漸堅漸密，爲之一驚。今姑置灤河附近陣地弗論，卽蘄州至此陣地爲止之散兵壕，其數似有十餘。謂橫斷本道而隆起之起伏處悉築有大小散兵壕，亦殆非過言。此陣地其一也。此頗似日俄戰爭時俄軍之工事矣。

豫期敵將頑強抵抗，乃使米山小部隊增援，以後卽歸米山少校指揮，但米山部於入夜後抵戰場，

故即接近對峙而度夜。但夜半後知敵退却，故得於拂曉入薊州城。

二、與松田○團之行進交叉

是日，旅主力豫定在石門鎮西方淋各莊附近宿營，但由先發隊聞知松田○團亦在向平峪轉進之途中，是日亦豫定在淋各莊宿營，爲避混雜起見，遂更前進約一日里而在馬伸橋宿營焉。

若此兩兵團在暗夜中行進交叉，則恐有相當混雜及中斷時間，幸在晝間，雙方均於其附近宿營，因是毫無障礙。

與舊友鷺津步兵上校邂逅於部落內，欲談二日前三屯營附近戰鬥未與松田○團妥爲策應致敵逃去之有趣戰況，但適在部落內狹路中，正率部隊堂堂行進，若因談話致礙前進亦覺不妥，遂僅互呼一聲而揖別，殊爲憾事。

三、敵之兵團數

十八日在薊州迤東陣地與我交戰者，爲敵第三九師之兩營，遺棄多數迫擊砲彈而退却。我之損傷僅有負傷一人。

其五 五月十九日（追擊第五日）

一、在薊州城附近保持威脅的形勢

十八日午後十時左右，以師命令授本旅以任務如下：應以主力佔領薊州附近，對北平及密雲方面保持威脅的形勢，密與松田部隊（在平峪）連絡，作隨時可以應援之態勢。故於午前七時作部署，其大概如左：

1. 米山部隊以一部佔領薊州城及其北方高地，搜索平峪及邦均鎮方面之敵情。主力集結于其城內。但以一部份佔領薊州迤西約一日里之高地。

2. 宮本部隊以一部佔領薊州東南約一日里之高地，搜索上倉鎮及其迤北區域之敵情。

3. 砲兵隊顧慮敵之攻勢，在薊州迤南區域準備陣地。

4. 其餘部隊位置於薊州城內。

但松野尾部隊之一部掃蕩城內並維持治安。

要之，由追擊隊勢轉爲待機隊勢，極力講求連絡及搜索敵情之手段。

二、乘馬討伐隊佔領邦均鎮並先遣安達偵察隊前往。

逾正午，由米山部隊所派遣之乘馬討伐隊送來報告，其要旨如左：

1. 乘馬討伐隊驅逐微弱之一部敵監視兵，於午前十一時佔領邦均鎮。

2. 敵之第二九・第四〇及第四四師於昨十八日自晨至夜向西方退却。

在邦均鎮附近不見敵影。

3. 據土人言，敵似佔領三河附近，但其兵力未詳。

於是本旅感須仍保持現在隊勢並更確探通州方面之敵情而準備以後行動，於午後五時更先遣安達偵察隊前往。

此安達偵察隊，以有多數輕機關鎗之步兵二排・機關鎗一班・步兵砲一排・無線電一班・戰車一排・衛生班之一部編成，故使本旅汽車班輸送之，俾極度快速行動，於二十日晨自薊州出發，在薊州—北平道前進，搜索燕郊鎮方面之敵情。

三、鯤江部隊復歸

四月下旬以來歸西團長指揮而正在興隆縣方面行動之鯤江部隊，於十九日夕平安抵薊州，復歸旅長指揮。蓋自熱河作戰開始後，本旅固有步兵部隊之兵力至是始充實也。

四、兵站倉庫之沒收

遵化城中積有多量糧秣，但今又發見薊州城中亦有糧秣堆積如山。計有：

白米 八〇〇石 麵粉 七〇〇袋 小米 一〇〇〇石 麩 二五〇〇袋 此外尚有
多量穀類。

其六 五月二十日（追擊第六日）

一、佔領三河附近之命令

二十日午前一時，接得坂本○團長所發命令，其要旨如左：

1. 服部部隊於二十日更向三河附近前進，續行以前任務。

更派遣一有力部隊至桑木莊（三河東南二日里）附近，除使對西南方行警戒外，留一部于邦均鎮附近，俾確保背後連絡線。

2. 鯉江部隊經黃涯園向下營方面前進，仍歸貴旅長隸下。

二、蘆運河附近之地形

本旅非佔領不可之三河，在蘆運河對岸，故欲佔領之非渡過蘆運河不可。然蘆運河蜿蜒南北及數十日里，具運河之特性，兩岸概爲懸崖，水深，呈相當障礙。且對自東方向平原前進之皇軍爲最後抵抗線，故由地形上可推知敵將在此線行最後抵抗。但事實則經偵察後，知對岸築有連續堅固工事。

當時觀察一般敵情，余等判斷退却之敵似將在順義・寶坻・蘆台線企圖停止，但尙未整頓隊伍也。

三、旅長接向三河附近前進命令後之決心

自開始河北省作戰後，各方面常不十分連絡，師命令不能適時到達之事亦屢有之。此或因一般關係爲不得已之事，但每日殞極繁鎖之追擊目標，故行動常一進一止，有時中斷，不能決行滹大追擊，殊爲遺憾，迨接前項命令，余判斷如左：

敵陣雖在滹運河右岸，然使其右岸三河前進者，似企圖使本旅破壞滹運河右岸敵陣地也，欲破壞此敵陣地，則僅以一部行政攻擊反爲危險。思非用全部則成功無把握。此外浮于余腦中者，爲破壞敵陣地後或依以前慣例又由師指定約一日行程之追擊目標。故此時本旅若能於敵在滹運河線之第二次作戰準備未完成時擊破三河附近之敵，則甯乘勢一舉壓迫敵於白河線，以根本挫折敵之企圖，結局亦可達軍之最後目的並副師之企圖。本旅或因是而陷于全滅亦未可知，但爲全軍而犧牲固所願也。此僅由戰略上之見地以爲簡單判決，乃事實也。

四、追擊之部署

本旅依上述決心，於二十日午前三時命諸隊準備追擊，於午前六時作部署，其大概如左：

1. 追擊隊爲松野尾少校所指揮之步兵約一營・乘馬討伐隊・野砲一連・工兵一連之主力，即時自

滹州出發，在北平街道向三河前進。

2. 其他爲本隊。但使步兵一排位置於邦均鎮，掩護背後連絡線。

五、至蘆運河爲止所得敵情及處置

午前九時左右，接得已先遣之安達偵察隊之報告，其要旨如左：

1. 安達偵察隊於午前七時半，驅逐一部之敵而抵草橋河沿（蘆運河左岸），正攻擊草橋庄附近之敵。
2. 敵自蘆運河右岸北套（二河北方約一公里）經草橋莊·大王各莊至其以南之地連續築有障地，由有山砲及迫擊砲至少七八門之有力守兵佔領之。

3. 蘆運河在草橋河沿附近寬十七·八公尺。據土人言，水深七·八十公分，河底雖有泥濘處，然概可徒涉

更依同時飛機所發報告，知松田部隊於午前八時二十分已以其先頭達靠山集迤東之地（平峪東約五日里）。平峪附近似有敗殘兵若干。

又本旅當前之敵主力，似已遠向西方退却，在夏店附近未發見有力敵部隊。

於是本旅豫察草橋莊附近蘆運河右岸敵兵，雖據飛機偵察結果似無強大部隊然（飛機飛來則敵巧妙隱匿，常不易現出其兵力）爲相當優勢之敵，且渡蘆運河亦非易事，故爲圖增強戰鬥力起見，先使野砲兵主力急進而協助追擊隊之戰鬥。又爲圖以後適切指揮追擊起見，於午前九時使宮本部隊主

力在邦均鎮—桑子莊—黃莊鎮—大廠鎮道遠向大廠鎮前進（參照要圖第十一）。

六、三河附近之攻擊（參照要圖第九）

松野尾擊隊於午後一時前後達蘆運河左岸，決立即攻擊當前之敵，爲使乘馬討伐隊自溝北（三河北約五公里）方面渡蓮河進至三河西北側而以主力藉砲兵之協力自辛屯西南方行渡河攻擊起見，已着手準備矣。其時較旅主力更急進之野砲隊主力，已抵石碑附近，得參與此戰鬪。

當時追擊隊攻擊命令之要旨如左：

追擊隊命令 五月二十日午後二時三十分
於三河東方辛屯

一、敵自三河·北套經東套·草橋莊附近而於胡谷莊各東端蘆運河右岸線堅固佔領陣地。

又似有敵部隊集結於三河附近。

二、追擊隊以主力自草橋莊東側突破敵陣地，將向三河·高各莊線前進。野砲隊主力協助追擊隊之戰鬪。

三、乘馬討伐隊自溝北附近渡蓮河，進至敵之背後，俾主力易于戰鬪。

四、第二連爲右第一線，在辛屯西南側疎林線展開，須避草橋莊村落，自其南側行攻擊。

第一連爲左第一線，應連繫于第二連而展開。

五、戰鬪區域之境界，就現地示之。

突破敵陣地後應進至草橋莊西端線。

六、機關鎗連以主力協助攻擊第一線草橋莊東側一間屋中敵軍監視部隊後，渡運河，於攻擊主陣地時，以主力協助右第一線之戰鬪，以一部協助左第一線之戰鬪。

七、步兵砲排位置于辛屯南側附近，應協助第一線之戰鬪。

八、山砲班在辛屯南側佔領陣地，應壓制草橋莊東側敵軍側防機能。

九、第三連爲豫備隊，使一部位置於草橋河沿，掩護砲兵陣地主力位置于辛屯，應隨第一線之前進至中央後。

一〇、通信班應于營本部與第一線連間架設電話網。

一一、工兵連援助砲兵隊進入陣地後，應于草橋河沿附近架橋。

一二、攻擊前進定午後三時，關于渡運河後之前進，俟別命。

一三、余在辛屯，隨第一綫之前進進至第二連後方。

追擊隊長

傳達法 集各隊長口達。

要之，追擊隊長將在敵前強行渡河。

午後三時，第一線不顧敵之火力而前進，但驅逐敵軍監視部隊，渡過蘆運河而能進至右岸，則已在午後四時左右。此時敵之火力極熾烈，其後前進不能如意，受敵之十字火，第一線一時陷于苦戰，但因砲兵隊連絡軍官能進至第一線而適宜連絡並努力指導火力，故砲兵威力漸顯，已與敵以相當損害，其後戰況稍見進展，然敵頑強不肯稍退，利用我砲彈之間隙，愈發揚其火力。

於是追擊隊長欲利用薄暮而一舉奪取敵陣地，於午後七時一齊前進，藉猛烈機關鎗之援助，猛然揮白兵而衝入敵陣地，反覆衝鋒後，於午後八時半漸得進至草橋莊西端。以後繼續於夜間擴張戰果，夜半佔領三河及南關線。

先是安達偵察隊知汽車及戰車在草橋莊附近難於渡河，遂遠向下流方面迂回，於午後一時左右自草橋河沿出發，經邦均鎮而向桑子莊轉進。

官本部隊亦於午後三時稍前達桑子莊東北，與先抵該處附近之安達偵察隊協力攻擊在蘆運河右岸仁行庄南北線上有追擊砲之優勢敵軍，黃昏時佔領仁莊，是夜在其附近宿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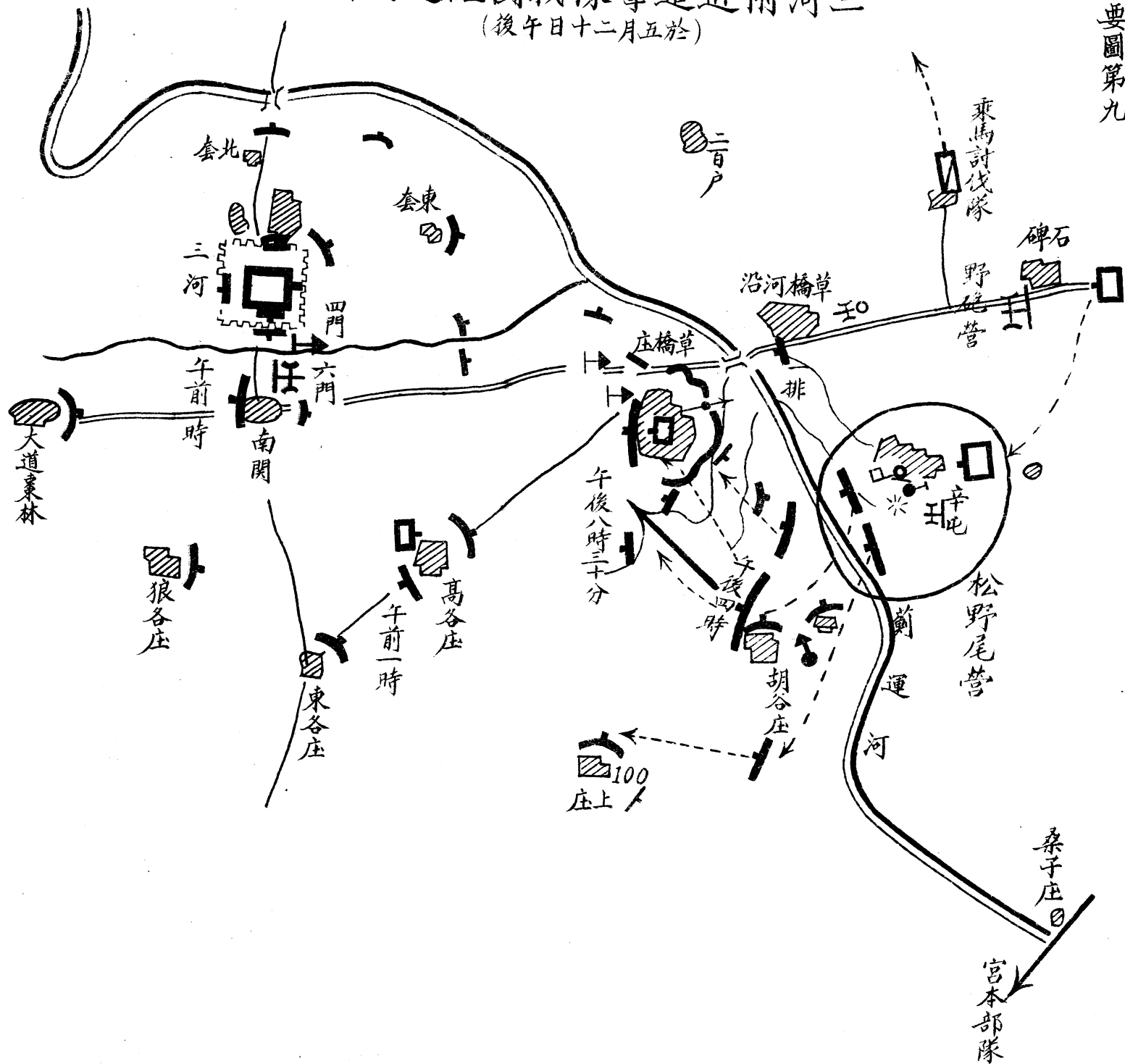
即二十一日晨，本旅在三河及桑子莊附近兩處，渡蘆運河而破壞對岸敵陣地一事已成功矣。

是日工兵連主力隸屬於追擊隊，既抵石碑附近，立即着手蒐集並準備架橋材料，於午後四時半左

三河附近追擊隊戰鬥經過要圖

(於五月十二日午後)

要圖第九



右，爲步兵利用敵所燒燬之橋之殘板而迅速架設徒橋，先使追擊隊之一部易于渡河，繼於黃昏時見追擊隊佔領草橋莊附近，立着手在蘆運河架橋，翌二十一日午前七時左右已完成強縱隊橋，使車輛部隊能自由通過。其努力殊堪讚賞。

旅主力於日沒時在近蘆運河左岸處宿營。

七、追擊之處置

洞察全般情勢，敵因我軍神速追擊，現正潰走，其主力混亂，尙無何等統制明甚。且知因本旅自三河附近進至蘆運河右岸，敵之第二次企圖已完全瓦解。此等情況漸如余所豫想者，遂決心斷然向通州方面衝進，與敵以一大痛擊，爲翌二十一日計，於午後十時以獨斷向白河線決行追擊，乃作追擊部署其大概如左：

1. 右追擊隊（以米山部隊爲基幹）

午前七時自三河城出發，在三河—馬家莊—杜家屯—大康莊—雪子莊—張各莊道追擊。

2. 左追擊隊（鯨江部隊・野砲隊主力・乘馬討伐隊・工兵連等）

午前七時自南關出發，在北平街道追擊。

3. 安達偵察隊長自現在地出發，向燕郊鎮方面追敵。

4. 宮本部隊在桑子莊—大廠鎮—即家府—吳各莊—興都莊道追擊。

5. 其餘爲本隊，於午前八時在南關十字路爲先頭而集合于北平街道。

上述處置，因未至翌晨情況卽已變化致未實施，故記載地名之要圖從略。

八、敵兵團及彼我之損傷

在三河附近與我交戰者，似爲敵第三九師第二三二團等，其損傷未詳，但發見屍體八十具上下。

我之損傷

陣亡 四

負傷 一八

自五月十日以來本旅之損傷如左：

陣亡 二一

負傷 九九

合計 一二〇人

三河城中有敵之糧秣倉庫，故獲得多量白米及麵粉等。

茲實查三河附近陣地，見其實爲完美之既設陣地，胸牆厚約七公尺，如外壕亦較灤河附近陣地外壕更爲雄偉，爲之一驚。且其胸牆上所植蕎麥，種子上已發嫩芽四五寸，臨風搖曳而巧將陣地改容

。此等皆可見此乃敵視爲最後抵抗線會費相當時日及勞力自數月前構築之一重要障地也。

障地沿蘆運河不知長若干公里，乘馬討伐隊係於三河上游一日里餘之運河徒涉場渡河而至三河障地背後者，迨拂曉渡河視之，見其抵抗雖弱，然此方面障地非常堅固築成，且各處埋有地雷焉。

拂曉小林少尉率數人徒步通過旱田中，知該處似埋有地雷，遂跨過之，但隨來之一兵卒眼光稍鈍，並未注意而踏之，因其附近三地雷同時爆發，小林少尉不幸遭破片貫穿心臟立死。

身經百戰之勇士，竟因意外而死於戰場，祇有痛惜而已，除認爲不幸外尙復何言。

其七 五月二十一日（追擊第七日）

一、接主力位置於邦均鎮附近應保持威脅的形勢之師命令時之決心及處置。

二十一日午前七時，本旅如所豫定開始前進，未幾接得師命令，其要旨如左：

師命令之要旨 五月二十一日
午前七時半接得

1. 坂本○團已於十九日晨佔領密雲。

2. 西○團使一部位置于平峪・邦均鎮附近及蘆運河左岸要點，將主力集結于玉田附近，將對平津方面保持威脅的形勢。

3. 松田部隊將主力集結於平峪附近，應準備向程家莊（邦均鎮東南四日里）轉進。

4. 服部部隊將主力位置于邦均鎮附近，以各一部速佔領平峪·三河·桑子莊附近，應對北平方面行警戒並保持威脅的形勢。

5. 余仍在玉田。

但前方安達偵察隊於逾午前七時後已佔領夏店正續行追擊，南方宮本支隊亦已自行仁莊附近出發。正向大廠鎮方向急進，故前記師命令不適於本旅目前狀況，若勉強實行，則勢非使已在前方活動一日行程以上之軍隊後退不可，此不僅挫部下志氣，且反與敵以反宣傳之好資料，頗慮對全軍釀成惡影響，乃以獨斷使以各一部向箭杆河河畔追敵，決將主力集結于夏店附近而準備對北平方面之攻勢並監視白河左岸之敵，遂於午前八時在三河作部署其大概如左：

1. 右追擊隊以其步兵一連佔領星龍莊（夏店迤北約五公里）附近，使對西北方行警戒，將主力集結于夏店。

2. 左追擊隊（無線電一班屬之）佔領燕劬鎮附近，對北平方面行警戒，並以渡白河之目的行所需偵察。

使野砲兵一連向大廠鎮前進，配屬於宮本支隊，且乘馬討伐隊今已歸余直轄。其後使歸夏店。
3. 宮本支隊位置于大廠鎮附近，監視香河方面之敵情。野砲兵一連屬之。

4. 安達偵察隊任務畢後即歸夏店。

5. 其餘部隊集結於夏店。

二、經過之概要

因上述處置，各部隊極力改行追擊，但是日各部隊之行動如左：

1. 午前十時安達偵察隊佔領燕効鎮，繼乘馬討伐隊亦抵該地。

2. 旅主力逾正午後進入夏店，立以一部清掃部落內並着手于警戒配備。在北平街道先行之鱸江部隊主力，逾午後二時後佔領燕効鎮，與先到之安達偵察隊協力偵察箭杆河右岸狀況。

3. 正向南方區域追擊之宮本支隊，於午後二時佔領燕効鎮南方田各莊附近，着手偵察箭杆河附近。

要之，各部隊是日殆未交戰，如入無人之境然，以追敵而於午後二時左右達燕効鎮附近箭杆河線，主力亦能如所豫定抵夏店附近。

三、關於本旅獨斷專行之經過

午後二時三十分，接得十八日午後八時所發軍命令，其要旨如左：

1. 坂本○團前面之敵正向西方潰走。

2. 本軍擬速掃蕩敵軍至密雲·平峪·蘆運河線爲止。

3. 西○團應擊退當前之敵而進至密雲附近。

4. 坂本○團應以有力部隊進至平峪附近，使威省西○團正面敵之右側背，並以其他部隊向蘆運河線追敵。

此命令爲十八日之命令，故已經過三日，但其間本旅行動已違反軍之企圖，頗較豫定線衝進矣。今晨雖有師命令，然余已以獨斷使部下越過蘆運河線而改行追擊前進，余接此命令更痛感責任之重大，但勢已至此，無論如何覺本旅在現在位置非常孤立極爲危險，但自軍全般之戰略關係觀之，余腦中堅信頗爲有利，抱此信念，不忍後退，遂對軍陳述意見，請承認其獨斷焉。

在未得回電時，於是日午後六時半左右，又由師以飛機送來命令，其內容與午前七時半所接者同，其中使本旅主力集結于邦均鎮附近。

又於午後七時三十分左右，由軍參謀長送來二十一日午後四時所發電報，其中有云：「如無別命，不許越蘆運河西進！」。

此等上官所發電報，均係否認本旅行動者，余祇可靜待軍之回電耳。

翌二十二日以軍參謀長名義所發回電始至：

貴族向蘆運河以西前進，雖違反軍之企圖，然若後退將釀成惡影響，故狀況上若無障礙則自可承認。

余此時之感激畢生難忘。此電文軍司令官於發電前與其他幕僚幾經商酌，所賴于軍司令官之策略者尤大，略可想像，今對此已幽明異途而死爲護國之神之將軍，追懷其崇高偉大之器量，祇有感激流淚耳。

四、黃昏前所得敵情

甲、飛機通報

1. 昨二十日，天津及北平附近表面雖平靜，但其實兵馬頗有移動，故似在大混亂中。

2. 豐臺·蘆臺附近，似有相當大之敵部隊潛伏。又寶坻亦似有多數敵部隊潛入。

3. 通州有多數兵馬，該地橋樑正被燒燬。又於午後四時二十分左右見有敵五六百人正由通州向北平方面退却，且有汽車。

4. 香河北側雖有簡單障地，然未見敵兵。

乙、宮本支隊報告（於田家莊）

1. 白河左岸無大部隊，本旅當前之敵自通州附近至馬頭鎮附近正在白河右岸構築障地，但現僅爲

立射散兵壕程度，無障礙物。又據土人言，前面之敵爲王以哲軍，宋哲元軍亦有一部混入，其兵力約二萬。白河寬約四〇公尺，水深一公尺二〇上下，似概難徒涉。

丙、鯰江部隊報告（於燕勅鎮）

1. 燕勅鎮方面白河左岸雖無較大之敵部隊，然通州附近有敗殘兵約二師，其西方八里橋附近有敗殘兵約三師。

2. 敵自北岸方面徵發多數土民，正急行工事。

五、掃蕩南方區域並確保要點

情況如上所述，本旅當前之敵已被擊破，其大部向白河右岸退却，左岸僅楊莊（通州對岸）附近尚有一部之監視部隊，然本旅側背尚未全見安全，故本旅使鯰江部隊對通州方面行警戒，決以有力之一部於翌二十二日掃蕩蘆運河右岸並確保要點，於午後八時作部署，其大概如左：

1. 宮本支隊於翌二十二日晨自夏店出發，搜索香河附近之敵情，若能佔領該地則佔領之。

使與乘馬討伐隊協力。

2. 安達偵察隊（缺戰車排，山砲一排屬之）仍乘汽車向寶抵方面前進，搜索該方面之敵情。

3. 旅主力仍在夏店，作隨時開始行動之準備。

皖江游踪自白河河畔砲臺通州



其八 五月二十二日（追擊第八日）

一、各部隊依所命之行動概要

1. 宮本支隊・乘馬討伐隊・安達偵察隊晨自宿營地出發。乘馬討伐隊於午前十一時左右佔領香河。繼宮本支隊於午後二時亦進入香河，是夜即在該處宿營。該地之敵已向白河右岸退却矣。

2. 安達偵察隊於是日午後一時佔領寶抵。沿黃莊鎮—寶抵道各地之敵已於前夜向西南方退却。在寶抵附近者似爲敵第六七軍之第一一七師及第一二九師之一部。

安達偵察隊掃蕩寶抵城內後，於午後五時至香河，與宮本支隊相合。

敵自香河北方沿箭杆河右岸至寶抵附近築有連續障地，但因我追擊頗急，遂放棄其企圖，向白河右岸退却。

二、鯤江部隊之進至土城（通州迤東約三公里）及砲擊通州附近。

通州附近，不僅有多數敗殘敵兵集合，且敵正沿白河右岸構築障地，其一部自前日以來在該河左岸。然該敵似爲增加左岸兵力者，故其行動漸活潑，於昨二十二日夜已在燕劬鎮鯤江支隊正面現出，似將於黃昏時對我發砲數十發。於是本旅爲圖挫折通州附近之敵進至白河左岸之企圖起見，使鯤江部隊將其第一線推進至近白河左岸，使砲兵壓制對岸敵障地。

如要圖第十所示，旅主力進至夏店附近時，實係孤立而向雲集之敵大軍中央衝進者，與在最近距離之松田○團亦隔一日行程。廿一·廿二兩日松田○團更在東方向平峪轉進，故本旅之孤立無援更甚。

此時敵若有爲而富于機動力，則由南北西三方包圍我而擊碎之，於兵力關係上決非至難之事。方面均爲憂慮，似非無因。

〔本旅幸得脫此危險，似祇由天祐神助耳。〕

其十 停戰協定成立

五月二十四日以後，雖有多少波瀾，然遵命中止積極的行動，引滿而待情勢之轉變，終於五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十分，無條件成立停戰協定。

將士以騎虎之勢如怒濤而近迫白河河畔，望見敵之牙城北平在指顧間，垂手可拔，然命令一下，卽翻然放棄宿願，一絲不亂，不作不平鳴，中止一切戰鬪行爲。觀部下之嚴肅態度，深感皇軍軍紀所以冠全世界者在此，極爲欣悅且益覺興奮焉。

第二 關於通州追擊之感想

其一 機械化安達偵察隊之活動

以迅速偵察三河及其以西敵情之目的，使攜有多數有威力自動火器之步兵及步兵砲・工兵並通信・衛生機關之一部悉搭載于運輸汽車，更配屬以戰車排而編成安達偵察隊，俾自由活動焉。該偵察隊於短期間縱橫無盡雄飛于華北平原本旅擔任正面，示吾人以機械化部隊有爲之一戰例。認爲可資將來參攷，因將關於安達偵察隊行動之詳報轉載於左：

關於安達偵察隊行動之詳報（參照要圖第十一）

一、安達偵察隊之組織

隊長 安達步兵上尉

步兵二排（一排爲輕機關鎗班四，每班爲班長以下五名）

機關鎗班（班長以下五名）

步兵砲一排（每班爲班長以下五名）

工兵一班（班長以下五名）

無線電一班

衛生班之一部（班長以下三名）

戰車排

但步兵排及機關鎗班・步兵砲排之兵員由步兵第二十六團第二營派出。

二、偵察隊行動經過之概要

五月二十日

在蘆州—北平道前進，有搜索燕劭鎮方面敵情之任務，於午前六時（戰車排於午前四時半）自蘆州西門出發，以一排爲尖兵，其餘爲本隊，在北平街道西進。午前七時半既達三河東方四公里之石碑，驟受敵之步鎗火，故命步兵排及機關鎗班下車，偵察敵情。時適有部落民至，報告敵之退却困難，其行李留于三河左岸。連長立下決心應行奇襲，乃使輕機關鎗兩班搭乘卡車二輛，壓制敵人而前進，將其他留于現在地。既達草橋河沿東側，敵火即漸熾烈，且目擊敵始向三河右岸退却，連長欲待戰車之至而達其偵察目的，乃命步兵排停止。但因連長之指示有欠的確，第一排率輕機關鎗兩班躍進，佔領草橋河沿，與敵夾三河而交戰。敵沿河岸連續佔領陣地，正面敵兵力不下二百，且有自動火器。迫擊砲。彼我之鎗砲聲震三河河畔。於是留于後方之各指揮官判斷先遣部隊已苦戰，乃以獨斷加入戰鬪，接近三河左岸。連長命已追及之戰車若能蹂躪敵軍則應蹂躪之，且以機關鎗及步兵砲爲主壓制敵人，俾絕意抵抗，但敵執拗抵抗如故，然河流狀況上不能使戰車・汽車渡河，第三排

於其間極力繼續前進，第六班更進至敵前至近距離，奮勇向敵射擊，但敵火亦猛烈，班長佐藤中士陣亡，射手細川上等兵負傷。於是連長決心暫停戰鬥，由桑子莊方面向敵之間隙衝進，以此報告旅長（無線電不通，不能報告）並圖集結隊伍。時爲午前九時。

然依旅命令，應暫以現在隊形偵察敵情地形，尤偵察河流狀況，故中止轉進，以戰車及工兵等從事偵察。

其時前衛及野砲營等已至，且確知河流狀況非架橋則汽車不能通過，故連長欲斷行午前九時之決心，於午後三時自石碑出發，使戰車在石碑—七百戶—桑子莊道向桑子莊前進，其他在石碑—邦均鎮—桑子莊道前進。

雖於午後五時稍後抵桑子莊，然行仁莊東方橋樑半被破壞，河底亦不容汽車徒涉，乃用土民修築橋樑，於午後七時修竣，得於午後八時將汽車全部集結于行仁莊。

但唯戰車難於過橋，故使在桑子莊宿營，命待明晨在三河架橋後，向夏店前進，應與偵察隊連絡。

主力偕宮本營在行仁莊宿營。

在行仁莊發見乘馬之敵軍官斥候，山谷·太田兩中士協力射殺之，獲鎗·馬各二。

鮑江部隊驅逐一部之敵，於午後三時佔領土城，繼攻擊楊莊附近（白河左岸）攜有重機關鎗及迫擊砲之敵並以其砲兵遠擊對岸之敵，與敵以相當損害並發揚無形上之偉大效果。午後六時一部之敵行逆襲，但立使擊退之，即在該處度夜。

其九 五月二十三日（追擊第九日）

一、由一般的關係所見本旅孤立無援之情勢

由陸續接得之敵情報告，知本旅在敵之重圍中。今綜合其報告如左：

1. 據宮本支隊報告，二十二日由寶抵方面向河西務附近渡河退却之敵爲王以哲軍第一〇七師之一團。又河西務附近另有敵一團潛伏，繫留船十餘隻於右岸，作隨時渡河之準備。因是宮本支隊於二十三日仍在香河，搜索右岸之敵情並威脅平安附近之敵。

2. 軍及師之通報

綜合五月二十一日關東軍情報如左：

何立程（第二百一十師）在葛沾。

楊正治軍移駐寶抵西方四公里武清附近。

高桂滋師（第八十四師）於二十一日在通州北側，馮治安（第三十七師）•張自忠（第三十八師）兩

河北省作戰

師在通州。

商震在通州，但二十一日其無線電臺已向灤河鎮移動。

謬徵流師（第一百十六師）於二十二日在馬駒橋（北平東南十五公里）。

此外尚有各種情報，但一觀左之要圖則彼我關係已一目瞭然，故略

五月二十一日

午前四時四十分，依昨日行軍部署自宿營地出發，途中蒐集情報且在行仁莊—黃莊鎮—白家庄—大廠鎮—夏店道向夏店前進。敵似自昨二十日午後已退却，其數爲二十上下，已向北平街道。

午前六時半抵夏店，與本旅及戰車連絡。（但與戰車不能連絡）。

連長決不待戰車之至卽向燕劬鎮前進，於午前八時稍前自夏店出發，確探情報而抵燕劬鎮迤北八百公尺之行宮，以一排佔領燕劬鎮，使偵察敵情地形！尤偵察箭杆河渡河點，將其他集結于行宮。當時箭杆河各橋正在燒燬，見河岸上散佈監視兵（未見有似陣地者），遂立以機關鎗・輕機關鎗行威嚇射擊，將敵擊退，以密偵斥候行諸種偵察。其結果至午後二時止知情况如左：

一、箭杆河各橋已被破壞。行宮西北方五公里棗林附近若稍加修理，則可使汽車通過。

二、箭杆河左岸無敵兵，該河右岸與白河間有敵二百上下。

又通州有一師，其西方八里橋有一師，其南北各有一師。砲兵在通州城內。

三、戰車及鮪江營逾正午後進至燕劬鎮。

四、命士民修築之箭杆河橋樑於本日中午完成。

連長欲徒涉箭杆河而進至白河線，於午後三時自行宮出發，至棗林西方徒涉場。然因河底頗軟，

汽車徒涉多費時間，故思日沒後行動之困難，欲待明晨橋樑完成後遂行企圖，乃歸燕劭鎮宿營。

五月二十二日

接旅命令：應歸夏店而執新任務，乃於午前五時自燕劭鎮出發，六時半抵夏店。赴旅司令部報到，新任務係搜索寶抵方面之敵情，除去戰車排，以山砲隊配屬之。

午前八時自夏店出發，經大廠鎮·達管屯而達新集鎮南方四公里溝頭庄。自前方李三庄經趙各庄向其東南方有連續障地。據土人言，有敵二三千人於數日前在此附近，然已逐次向渠口鎮方面退却，其最後尾部隊似遲至昨夜始撤也。

偵察隊在藥庄子作大休止後，經艾各庄而進至沙窩。但雖云寶抵無敵兵，然城門堅閉，內部狀況不明，故命山砲在沙窩作射擊準備，並使沙窩村長將左記事項傳達於寶抵縣長（或商會會長）：

- 一、速開城！
- 二、城門及各家應樹太陽旗而歡迎我軍。
- 三、有力者應出迎於城門外。
- 四、若不從命則立即開砲轟擊。
- 五、日本軍待歡迎準備完成後入城。

午後一時半，商會會長率有力者數十名至，報告歡迎準備已畢，於是連長攜輕機關鎗兩架以備萬一事變，堂堂入城，至商會附近。

據市民言，寶抵附近之敵有四五千人，似屬於第六七軍，曾在箭杆河右岸築有障地，但因本旅前進迅速，尤因宮本部隊及偵察隊已進至行仁庄方面，故新集鎮及其南方之敵兵退却，寶抵附近之敵似亦受其影響而退却，判斷其退却時限係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夜。

連長於現在地作大休止後，經渠口鎮而向香河前進，決與應進至該地之宮本營相合，於午後三時自寶抵出發，午後五時抵香河。

渠口鎮東方有障地，蓋係收容障地，敵在其掩護下集合于渠口鎮附近，判斷該敵係向西方退却者。

依旅命令，抵香河後，解散偵察組織，步二六部隊歸營，其他於二十三日自香河出發，使歸夏店。

三、地形天候及于戰鬥之影響

敵求利用高地・河川等天然障障以行防禦，又利用如此地形之敵意外頑強。此時若向所準備之正面攻擊，將徒爲無益之犧牲，故以迂回至敵無備之方面爲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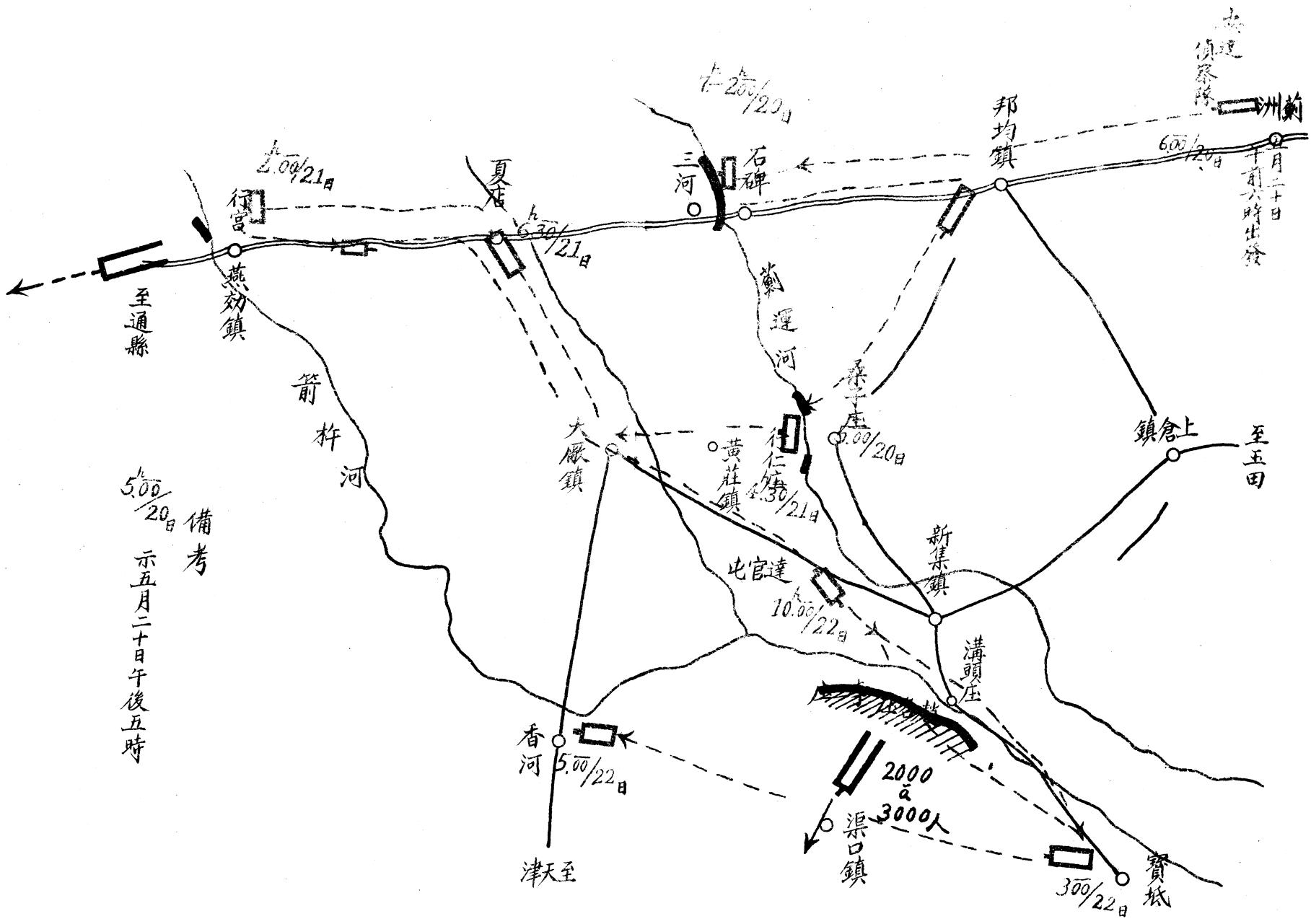
四、安達偵察隊長之所見

1. 利用地形之敵意外頑強。若輕視之而無十分準備即行攻擊則必受意外損害。香河附近敵障地，以強度言非必堅固，然因尤有河流障礙，故頑強抵抗。

安達偵察隊行動經過要圖

(自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要圖第十一



500/20日 備考
示五月二十日午後五時

2. 指揮官之企圖非明確指示不可，在三河附近戰鬪時，因連長之指示有欠明確，致步兵排過度向敵接近，遂難脫離戰鬪。

3. 機械化部隊不可徒向敵之正面，須利用其速度，遠向敵之側背行動。若能更迅速斷行五月二十日午前九時之決心，則當可與敵以至大打擊。

4. 敵對側背之感受性頗大。寶抵附近之敵雖築有蜿蜒長大陣地，然未據守此陣地而退却，固由于一般態勢，而宮本營及偵察隊於二十日晚進至行仁莊一事，亦判斷爲其一因。

5. 汽車・戰車等若携有便於徒涉之材料，則此次行動，當更迅速有效。

其二 本旅最後位置與停戰協定之關係（參照要圖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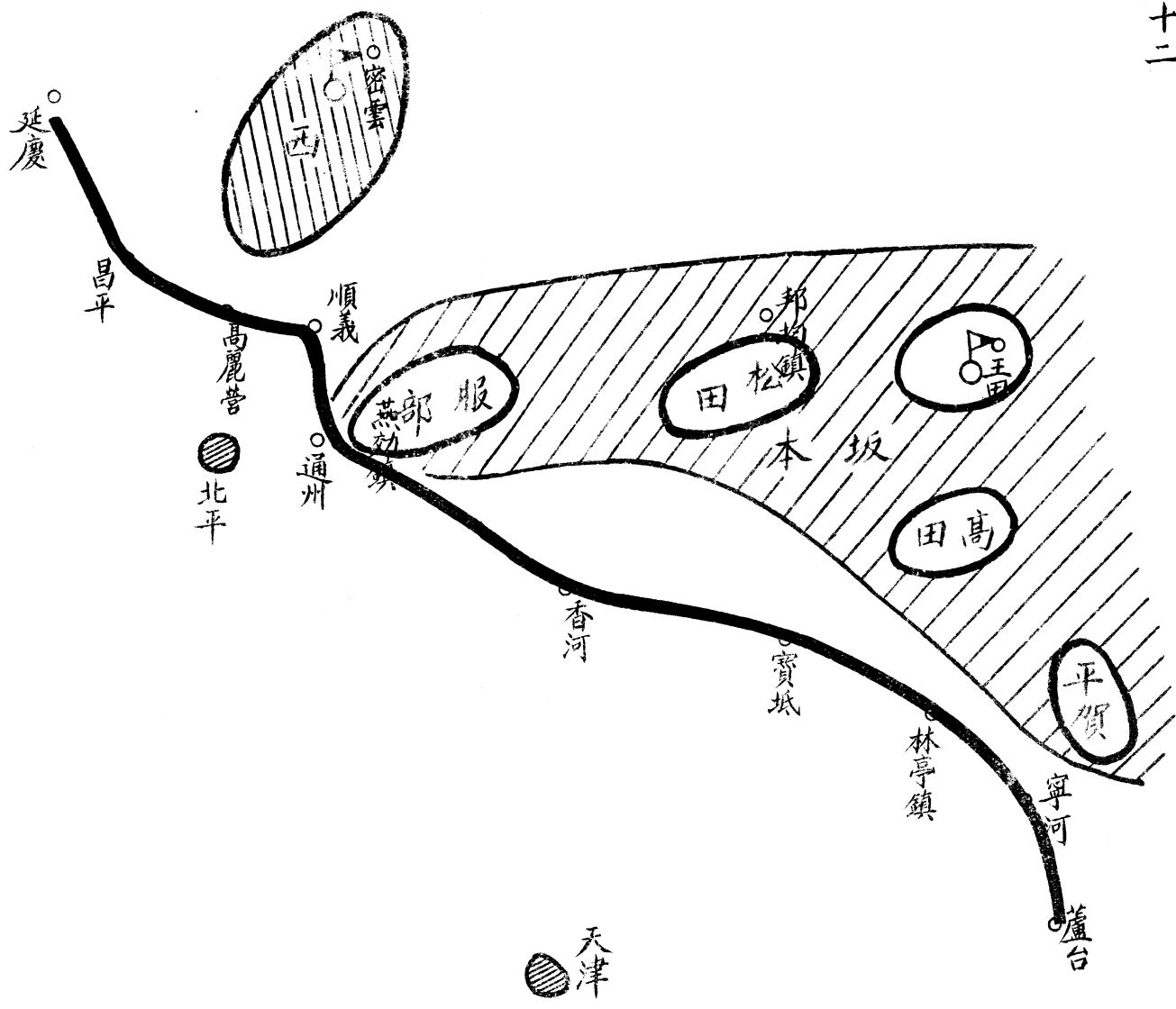
本旅近迫通州，直接砲擊之結果，與停戰協定有如何關係，已失具體知悉之機會，但試觀其境界線則自可會心不禁一笑，故揭之於左：

香河・寶抵與通州爲境界線者，竊以爲本旅之迅速佔領香河・寶抵有相當影響。
本旅衝進之處深入中國方面，然非以爲本旅之衝進有意義也。

五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十分

要圖第十二

依照停戰協定之彼我行動限界線



第四章 全作戰間所得一般感想

余之感想，既於各作戰述之以爲所見。其所見中，大部爲局部的，但亦頗含有一般感想，因是今似無須另設一題而述之矣。然以最後總結之意義，雖似蛇足但尋求世人周知之二三問題，就由余愚拙經驗上所見者述之。

第一 華軍之優點

與華軍相見于戰場之時日雖短，但已轉戰於四方而與各種之敵周旋矣。華軍之優劣當然因軍隊種類而非相異，但總觀之似無論如何距能與皇軍堂堂行白兵戰之程度尙遠。覺其仍與中日戰爭時兩軍優劣之比相差不遠也。

彼等之弱點，第一爲缺乏軍人精神，但除此精神上之弱點外，於訓練上亦極幼稚。即兵團與兵團不能十分連繫協同，毫無積極的機動力，各兵種之能力極低，尤以砲兵射擊及步兵白兵戰爲甚，此事雖與國民性有關，然均現示訓練之不足，此等弱點與皇軍弱點比較非常相異，且因皇軍裝備之優秀每次攻其弱點，故彼雖保持數十倍之優勢而終被皇軍蹂躪至體無完膚也。

然彼等大有漸行改革之氣勢。

彼等因屢經戰鬪而得種種教訓，于下次戰鬪每有幾部分見改良進步之迹。滿洲事變以前聞華軍青年軍官常豪語曰：「我軍有幾次實戰經驗，故決不能敗于未經戰爭之日軍。」但以弱者與弱者戰鬪，雖經幾次亦必無進步，其原理與劍術及柔道之競技相同。此次因敵係皇軍，故與以前戰鬪相異，似頗與彼等以教訓焉。

熱河作戰之初期及末期，雖屬消極的，但其防皇軍之攻擊已甚見進步。至河北省作戰，其戰法更見進步。然僅爲如何防禦耳，應如何攻擊皇軍？彼等絕對未計及也。

蔣介石於熱河作戰後頒訓令如左：

十四日蔣介石頒給全軍將士之訓令

一、此次因熱河戰敗而東北全陷。敵軍僅以二三師未出十日而佔我疆土一千餘里。此誠國家空前未有之恥辱也，負捍衛國家之責者最須明此恥辱。卽此恥辱非他人之恥辱，其咎實由我輩軍人負之，故非洗滌此污點不可。然欲洗滌此切身之恥辱，必探究其至此之原因。

夫現代軍人之唯一要素，在以國家觀念爲重而屏除個人私見。由是而能保衛國土，克盡職責。今日我國軍人之最大缺點卽在缺乏國家觀念，蓋軍人責任在捨身衛國也。

富于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之軍隊，唯知有國家利益而不計及個人生死。如斯始能以小勝大以弱禦強。敵軍今日所以橫行于斯世者其故亦即在茲。

反是，若軍隊缺乏國家觀念及民族意識，私人利害之念亂其中，終至行動出於規律服從之外。勁敵乘之，未有不擾亂而致覆沒者也。我國今後唯一生路，祇在以全體軍民之血肉禦外侮而保生存耳。本人衷心期望之。我全體將士，其深切認識抗敵之真意，改革既往之散漫精神，確立強烈之國家觀念，以革命主義爲中心，以增大其民族意識。

二、覺悟亡國後種種慘禍誓死對抗。

三、嚴守紀律，養成服從心。

四、軍費給養至公無私。

如此訓令所明示，蔣介石高唱國家觀念之必要，其卓見誠堪欽佩，華軍若國家觀念充盈，全軍一體進退，則其勢力實屬可畏。關於節省彈藥，似甚注意而促將士實施。此雖與彈藥之製造能力等有關，但見本旅正面之敵似已注意于此點。此可視其遺棄于戰場之彈藥多寡而略知之。

數次大追擊中，屢見堆積如山之糧秣及迫擊砲彈・手榴彈等遺棄於路傍，但步槍彈則罕見。以此點與日俄戰爭時俄軍退却後遺棄無數彈藥者比較，其成績殊佳。

茲揭旅長關於節省彈藥之訓令於左，以資參考：

陸軍第三十八師第一百十二旅司令部訓令

彈藥之關於軍事極為重大，不僅為士卒生命所繫，且實為勝敗所由決也。

彈藥雖足，然若不加愛惜而濫費之，則在平時其害尚小，至戰時其害殊巨。現在暴日入寇，大戰迫于目前。各士卒須依照我軍，「節省彈藥！」口號，瞄準未定不可射擊。用一彈須收一彈之效，發一彈，須收一彈之益。若非如是而濫行發砲，不惜子彈，則因運搬不便將致缺乏，我軍必至彷徨無策，終為敵之俘虜，軍氣既衰，國威頓失。

節省子彈之重要，各士卒想已知之。況此次對日作戰，非欲於短期間解決者，即戰爭愈延遲愈于我有利也。各人須以子彈一百發準備支持一年。勿隨便消費貴重子彈以損軍威。望各級官長使士卒了解子彈之貴重而關於生命，節省以備雪恥收復失地之日用之，此令。

旅長 黃維綱

由陣亡者被服中搜得官長關於節省彈藥之訓令一節

關於節省彈藥事項：

未至一百公尺以內不發射。

一發之彈藥可收復滿洲。一彈爲我國存亡所繫。子彈者吾人之生命也。吾人欲不爲亡國奴則望節省子彈！吾人欲對日長期抵抗，非節省子彈不可。

華軍之防禦戰法，常完全不企圖攻勢，前已述之，但關於皇軍之攻擊，非無相當研究。觀左記宋哲元軍之對日戰法，似可窺見其一般。

宋哲元軍之對日戰法

(宋哲元軍司令部之訓令)

茲將日本軍之攻擊法及我軍對此之防禦法列記於左。望各注意。

一、日本軍之攻擊法

1. 先使砲兵行集中射擊，以砲之威力壓迫我軍並掩護其步兵之前進，待步兵接近至我軍所佔山頂約一百公尺處，砲兵即停止射擊。

2. 以輕機關鎗之威力偵察我機關鎗之位置。

3. 日本軍之攻擊前進，多按各班指定獨立目標，佔領一部後，即與其他各班策應。

二、我軍華軍於對日作戰之注意事項

1. 對敵軍砲兵之集中射擊，分段設壕，掩護部積土使堅，且設各種偽裝物俾敵砲彈他向。

2. 陣地外壕務求深廣，俾敵步兵不能攀登，並使戰車不能通過。

又山頂不能築外壕處，須利用絕壁，俾敵不能利用山線傾斜而接近我陣地。

3. 壘之土質多軟，一遭砲擊立被破壞，故胸牆內外及上面須以石被覆，俾增加其抵抗力。

4. 交通壕之設備務求完全，於山地工事特須注意于前後左右之交通。

5. 展望哨應每營各設一所。

6. 機關鎗若被敵知其位置，恐被砲擊，故雖開戰而不可立即開始射擊。

華軍衛生機關狀態未能詳加研究，但與安嶺作戰時，在扎蘭屯站所沒收之衛生材料，係非常進步者，似與皇軍所用者無甚差別。但其戰鬪中救急處置似尚非常幼稚。

在喜峯口關門附近受敵之夜襲時，既將敵擊退後，敵所遺棄之屍體數十具在一處者有二三處。在該處發見繃帶包散亂，似頗有負傷者受治療。事實則兵卒衣服中携有繃帶包也。然觀會施繃帶之屍體，其手術似不甚精。

關於毒氣，曾於敵屍被服中發現有趣印刷品，茲揭于左以供參考。

對毒氣之防護

由特異之臭氣或菲杏仁等之臭味，又或有嗅之而似覺愉快之徵候，均可知敵已放出毒氣。其最

簡單之防護方針如左：

1. 戴防毒面具。

2. 無防毒面具時以清水或肥皂液濡濕之布掩蔽口鼻。

3. 未攜帶肥皂液材料時，以尿水混液濡濕之布掩蔽口鼻。

4. 在野外行動時即臥倒，將口鼻着地面，掘穴，將口鼻向穴內，俟毒氣散後始起。

5. 避於村落內之穴中，以樹枝或布簾密閉穴口；或入室內，將窗密閉，其間隙以濕布或中國毛氈塞之。

6. 風上或極高處毒氣不易傳至。

7. 絕對不可坐臥于低凹地或至森林中。

最後關於華軍軍紀就所聞見者述之。華軍——至少名曰正式軍隊者——軍紀嚴肅。可謂在豫想以上。
紊亂軍紀處死刑者即與左記各條相當者也：

一、臨陣退縮者殺。

二、不聽命令者殺。

三、洩漏軍情者殺。

- 四、畏懼而失應援之機者殺。
- 五、通敵有據者殺。
- 六、妄報軍情貽誤軍機者殺。
- 七、無故動搖紊亂軍規者殺。
- 八、凌侮百姓詐取民財者殺。

喜峯口關門，灤陽城附近激戰後，在掩蔽部內所發見之旅長訓令，在華軍中似亦罕見，茲揭之於左：

陸軍第三十八師第一百十二旅司令部訓令

古語云：「得民意者昌，失民意者亡」，信哉！夫此次喜峯口·羅文峪諸戰，屢殲強敵而得快勝者，固由於各將士奮勇力戰，然無形中有賴于民衆之後援者不尠也，此因我將士遵守軍規愛護人民所致。但最近各部因築掩蔽部，多用民家門板，致漸引起當地居民之反感，若長此放任，不僅有損本軍令譽，且影響于抗日作戰者甚大也。

因是以後各部隊築掩蔽部之木材，須採伐附近樹木用之，絕對不可用民家門板。有敢違者嚴罰。此令。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三日

旅長 黃維綱

關於軍紀，如上所述，已加以相當注意，華軍中頗有與昔日以掠奪姦淫爲職業之賊匪異趣者，此可注意之事也。

如上所述，華軍於此次作戰已銳意改善，故將來如仍輕視之與現在同，則必有大誤，此事殊堪憂慮。

其戰術上種種所見略之。

第二 北地將士之優點

余對部下將士之優點，加以批評而發表之，甚費苦心，但因述華軍之優點，更述關於此之一二感想如下：據余所觀察北海道出身將士之優點，以豪強武勇言，雖非居皇軍中第一位，然確信其至少亦有列入第一流之資格。

對寒冷，其耐久性有可驚者。

大興安嶺作戰中，越山嶺之某部隊，係於零下三十度之極寒中衝破積雪而向敵急襲，但其時聞有幹部叱部下曰：「在此溫度竟着外套乎？」；又在齊齊哈爾宿營時，聞有步哨於夜間不着外套而服站

哨勤務，使俄人及居留日人一驚。此等事猶在余耳，雖屬細事，但決非暖地人所能摹擬也。

熱河作戰中，雪中行軍及戰鬪屢有破記錄者，耐寒力強亦爲其原因。在寒地出身之彼等固認爲當然。然至河北省作戰時適近盛夏，日中溫度昇至一百度以上並不爲異。在此灼熱天地中冒濛濛似火山灰之黃塵，殆晝夜不息繼續戰鬪及行軍至十日以上，突破約三十日里之長程，已近白河而其體力氣力尙覺有餘，殊令人驚異也。嘗就徵兵管區在北海道北半部之某步兵團調查士兵平均體重，其結果爲十六貫八百匁（一貫合三・七五公斤，匁爲貫之一千分之一）。近畿地方某團，似平均不逾十五貫五百匁。以體重言，已平均有一貫二三百匁之差。且彼等平時起居生活程度，有某某處謂與滿洲無大差亦可。因是彼等於滿洲生活毫不覺苦。

加之認識滿洲事變之重大性，能自覺戰死非無謂之犧牲。況必勝之信念，自討伐東邊道以來經數十次戰鬪逐漸養成，故熱河作戰時，與數十倍之華軍爲敵而此信念堅強似鐵以爲必不致敗也。

在喜峯口關門附近戰鬪時，步兵一營上下一時與近萬人之敵對戰，尙未絕意於攻勢。其時營房之夜戰，以軍士以下二十名衝入約四百名之敵集團，砲兵在敵機關鎗陣地前三百公尺處佈置放列焉。

至最後追擊戰，在白河附近遭近十師之敵之包圍態勢，彼等尙泰然自若而益奮其鬪志。於豪強勇武之點似未見匹儔焉。

試觀彼等對敵射擊之態度，實有目中無人之概。若其射擊未命中，則漸次由地物中升起，曝露身體而向各處射擊。有時對敵之自動火器亦如是，令人可畏。

日俄戰爭時，於射擊之際利用地物實近理想。惡言之則超越理想隱匿己體不令敵見之巧妙射擊不少。

如此次由地物中升起而射擊之勇者，於日俄戰爭時未見之。余認爲此亦必勝之信念之一反映也。至格鬪則其強于敵者更不知有若干倍。臂力既強，如特務長且有啣臂之蠻勇及鬪志。其常能以一當十實屬當然。

余於全作戰間，未督勵攻擊一次。因雖未督勵，然其攻擊之進展常在豫定以上故也。

若本旅於戰鬪上有令人刮目之事，則余確信此非由於我等上級指揮官之計劃指導得宜，全係彼等豪強勇武獻身君國努力所致。

對死之觀念實極達觀，「視死如歸」一語可謂適切之形容詞。

其代表之一例，由陣亡上等兵小野田利昌之遺言能證明之。

此遺言係小野田上等兵以鉛筆書于上衣袋中之手簿者。

遺言(原文)

余今戰死。幸能爲國而死。母乎！兒從主家及兩親之言而死于敵彈。慶子及睦子，望爾等努力用功！又英利及馨，望依父母及叔母之訓而努力！且必爲國家努力！勿染現在之過激思想！我日本終爲皇家所有也。忠孝一本，爾等毋忘此語。

願馬革裹屍，爲我皇萬死不辭。

母乎！

翌十二日爲父親忌日之前二日。兒將至父親身邊詳稟戰鬪情形，並望母親保重身體長壽無疆。快哉！自明日爲始吾魂將永住于滿蒙之天地，永爲日滿和平以至東洋和平盡力乎？

于明晨攻擊前書此。

四月十一日午後九時四十分

小野田利昌

四月二日會書如下之語以爲隨感：

上略

噫！自旭川站出發時，余母含笑送余。會言「此去若馬革裹屍而歸則當迎入家中，若罹病或被俘則歸時將不容爾入門也」。

且母親以六十衰軀，每日持吾相片祈禱于上川神社，余如何可作不名譽之事？噫！余將盡力于彈

雨中。且不僅在彈雨中，將對余所負之任務盡全力以赴之。余記余母之言，將以全精神答之。
願爲吾皇努力！（終）

此想係於攻擊之前夜在露營燈火下馳思故國而書之者。

以上等兵而能對母及兄弟姊妹述忠孝之道如斯詳盡。語語含淚，令人不認卒讀，實描出偉大心境之文章也。

該上等兵本爲某少尉當值，聞曾對接值者，以另紙記少尉被服裝具之處理法及食物之嗜好等至爲詳盡也。

余部下如斯忠勇之將士，多數死于戰場。五百餘名之死傷，其對全兵力之比率非常高也。

此等皆爲陛下赤子，忠勇無匹，可稱國家至寶，今已喪失多數，極堪痛惜，余曷勝惶恐？

余將部下功績上達天聽時，感激悚惶，遂至涕淚滂沱，於約一分三十秒鐘間在陛下前呆立不知所云。想係因能將部下功績上達天聽而欣悅過甚耳。

余冀以此慰將士在天之靈。

第三 國民後援之力

日俄戰爭時，得收國民一致後援之效，此乃人人周知之事實也。

其後青島之戰，出征西伯利亞及濟南事件等，以至此次事變，皇軍出動者屢矣。然除日俄戰爭外，國民一致後援者，無論如何當首推此次滿洲事變，竊以爲其他諸役所未見也。

據余個人觀察，似此次所收國民後援之實效或較日俄戰爭時爲尤勝。

余於日俄戰爭時僅爲一排長，故未明全般真相亦未可知，然總覺腦際之反響不如此次之甚也。

余亦知當時舉國民憂慮戰爭結果而祈禱勝利之真相。但一經出征後，內地民衆軍隊間殆已隔絕，內地情形殆未普傳于第一線。當然有藉報紙及情報傳達者，然常爲數星期前之舊聞，且非直接與鄉土鄉黨等有關者，故第一線之我等，於內地一切情形常覺茫然也。

其時國民當曾苦心以圖收後援之效，其熱度在此次事變以上者，觀戰役之重大性及出征之師遍于全國則其事不難想像也；但奈當時交通機關未發達何。且後援之方法手段尙未如今日之進步也。今有一事，因歐戰以後高唱國家總動員，國民理解戰爭，國民與軍隊非常接近，彼此自動步調漸趨一致，此種趨勢，與日俄戰爭時國民與陸海軍尙形隔闕一般認戰爭爲陸海軍專門事業而與國民無關者比較，雖同爲後援，然其形實皆甚異，似不可不注意也。

如斯觀察，結局國民後援之熱度仍以日俄戰爭時爲高，但未適時適切普傳于第一線耳。此種看法

或較爲適切亦未可知。

始不論此種後援之強弱大小，事實上，如此次國民後援之力，固余生平所未經驗，且其感激亦爲生平所未有也。

當出征時，沿途國民歡送及歡迎之熱誠已於第一卷詳述之，茲略，但將士對此已感激涕零而誓爲國奮鬪矣。抵戰場後仍不絕接各種慰問及勉勵之辭也。

雖爲一小戰鬪，亦因報紙之迅速傳播，其後內地電報必如潮而至。如大興安嶺作戰佔領滿洲里時，熱河作戰奪取冷口及喜峯口關門等時，捷報發表後，內地賀電已如怒潮而至。終至電報局不能一發出，乃裝訂成冊而用飛機輸送焉。

各種階級，各界代表及個人感謝勉勵慰問之電報，因通信機關發達，能於第一線舉祝杯時接到，故第一線將士感激更甚當不難想像。且此等電報之發送地遍于各方面，故內地國民如何一致關心于吾等行動可一目瞭然，遂使吾等極感人心之可恃也。

戰後不數日，內地之號外及報紙即由飛機送至。激戰情形已詳載於其上，且不知何時所攝影片亦一併載入，殊堪驚異。

將士知己等行動一一載于報上，覺努力不虛，遂使功名心益切，勇氣倍加矣。

此皆爲通信機關之驚人發達所致，在日俄戰爭時固非夢想所能及也。又陣亡或病死者之遺骨，在內地由國民珍重處理，將士尤極感激焉。

遺骨經過滿洲・朝鮮在神戶上岸而運抵北海道間，沿途各站對遺骨含淚迎送之光景，第一線聞之若在目前，將士因是而感激涕零者不知有若干次也。婦人團體及地方代表等不顧晝夜寒暑熱誠迎送，師長・縣長在某處，某上將在某處亦一一詳傳至第一線。聞此之將士，見國人對之如是親切，遂異口同聲曰：「如是雖死無憾矣」。

國民對遺族之矜恤及救援至爲完備，於使將士安心從事于戰鬪非常有力。

此等均爲國民後援之力經通信機關而立即反映于第一線將士眼前之例。

率真的小學生及溫和婦女慰問勉勵之辭，反較形式嚴正之文章易使將士感激。

彼等對熱情籠罩之慰問袋，極爲欣悅，其表示滿足及感謝，如兒童獲父母之糖果時。

本旅將士，知安嶺作戰時在扎蘭屯站所沒收之敵方慰問袋係敵將蘇炳文以強迫海拉爾附近紳商捐輸之金錢製造者，故與之比較，似更深覺我方慰問袋之可感。

物質的後援雖有種種，但使將士大爲感激者，恐無逾於戰場上之國防兵器。飛機・戰車・鐵盔等，其兵器所具直接威力固屬偉大，但將士對國民如是後援之感謝，其有益於作戰者似更不知凡幾

也。

此種直接間接之國民後援力，使第一線將士極爲感激，自然願以死報，此乃事實也。後援之力如此，可不謂偉大哉。

因是余不禁憶及德富蘇峯先生以『國民及軍隊之志氣』爲題所作講演，茲錄之於後：

德富蘇峯先生關於國民及軍隊之志氣所講演一節

所謂軍隊志氣，以何者成立乎，乃因國民志氣而始有之也。國民志氣如鍋，軍隊志氣如鍋中之水。鍋熱則鍋中之水始熱。鍋中之水雖熱，若鍋冷則水不久仍冷。故無論如何，若軍隊無志氣則非更培養國民志氣不可，但若軍隊有志氣而國民無志氣則仍無濟于事也。今我駐滿軍已如何精強者，固因我軍隊志氣旺盛，然同時亦因我國民對駐滿軍親切如兄弟，節衣縮食而慰之故也。況此種思想，不限于知識階級，實已普及于男女老幼乎。

於是國民志氣始與軍隊志氣一致，非有類於鍋熱則水熱耶？

由是觀之，則余所謂國民志氣及軍隊志氣，具關係如何重要，自可推知。云云。

以鍋喻國民以水喻軍隊而說明之，文豪之著眼非凡適切，每思及之不能不敬服焉。

如斯，可見國民志氣之動靜影響于軍隊志氣，但今與昔異，藉各種巧妙迅速通信機關，與第一線

如響斯應，故國民志氣順正，則軍隊志氣益佳，反是則其影響于軍隊誠屬可懼，識者於此事似不可不深加考慮。

霧社事件發生時，余因討伐生番，嘗親居霧社第一線，但當時討伐成議會之問題，報紙所載謂因認生番亦屬人類，結局凡與生番戰鬪而死之士兵或不認為陣亡亦未可知。第一線將士聞此風說，其態度自翌日即驟變，余等均已看出矣。此明係國民志氣所生惡影響，現代青年於此等事感覺極敏實堪驚異。

於是余得一結論，於將來戰，須於戰前統一國民思想，俾深切認識戰爭，此為先決問題，應視為極重要之問題也。即國民後援之力大者于將來戰為有利，若離國民而戰則絕對不利也。

第四 在戰場以國旗為中心之流淚講演

在戰場以國旗為中心之講演，余之目的以養成對國旗之觀念為主，曾於大阪附近各處行之，前後有數十次。

在戰場關於國旗之實事蒐集較為豐富。附記於此以資參考：

一、開會辭

余卽今之服部少將也。本日爲國民（尤以日本婦女爲主）極堪慶祝之地久節，余於此時得對部下代表女生作：「關於戰場國旗」之談話，最屬余之光榮，實爲最堪紀念之事。

在戰場以國旗爲中心之流淚講演，余已屢屢行之。

該處爲爲遠離故國之滿蒙荒原，人類最可懼之生死關頭也。當事者係不惜生命爲國犧牲之軍人，故現于該處之國旗自與在他處之國旗異趣。其壯烈之情可泣鬼神者甚多。余在戰場曾屢觀此悲哀光景，每感極而泣下。本日就時間所許，雖屬斷片的但欲述於諸君之前，唯本人爲不善辭令之軍人，故所述者殆不及當時實情之半，實爲憾事。

二、將士悉携國旗

無論何人旅行外國時均深感故國日本之可戀，况將士出征于無秩序無規則匪賊橫行時有性命之虞之滿蒙，目擊其實相者，其更感故國日本之可戀，深覺其爲日本國民之榮幸，似屬當然之事也。因是本旅將士，對代表日本之太陽旗亦致絕大之尊敬。親愛及憧憬，凡國民所贈之國旗，均珍重保存携帶之。

此等國旗，均非各人由兵營出發時自製者，悉爲親戚・鄉黨・學校以及沿途歡送人所贈，卽國民熱情所寄之贈品也。

又因留守隊曾發：『望將國旗置於慰問袋中！』之通知，故由慰問袋中亦檢出國旗甚多，將士悉攜有布製國旗一兩枚焉。

其中有以鮮血染成太陽者，亦有由婦女等記入所作溫和安慰勉勵之辭句者甚多。

三、國旗之實用

此等國旗不僅作精神上之鼓勵，在戰場於實際亦有用途也。

第一綫步兵，於將衝鋒時盛用之，俾後方友軍砲兵或上方我軍飛機藉以識別彼我。大追擊曾有三次，在大興安嶺時以列車，他時以卡車，一日衝入敵中及二十日里。在此等時因恐友軍飛機誤認，乃張大太陽旗於列車頂或汽車上，俾由空中望見而行追擊前進。

四、國旗昇旗式之所見

照片所示者為山海關之國旗昇旗式，本旅除在戰鬪間外，凡在某地滯留一星期以上時，一星期中必有一日行國旗之昇旗式，軍隊無論已，且務使僑居日人認識其為日本國民之光榮，俾不忘故國焉。其中在呼倫貝爾首市海拉爾所行者所留印象最深，茲述于諸君之前。

滯留於海拉爾時，值嚴冬十二月及一月，因在極寒之地，故此式自午前十時左右於公園行之，但公園樹枝罩滿冰霧，其溫度在零下四十度左右。

集合之日人雖大部爲軍人，但僑民不論其爲雅片商或爲賣淫婦均使整列。

余注意觀僑民狀態，見彼等對明朗清純且表現武勇之太陽旗飄揚于竿頭之雄姿，與一絲不亂之皇軍將士一致仰望時，雖彼等因久居海外性氣已漸粗暴，然究屬日本人，久潛之日本魂似因是而甦，彼等仰望之眼中均浮感激之淚，唱國歌時亦含顫聲。余望之亦覺眼臉自熱矣。如斯，獲見彼等欣然參列此式，雖久立於屋外，因寒風而腿部已失感覺致歸途步行維艱，亦肯忍受，而以此式在一處爲日本國民爲無上光榮焉。

更見白俄多人降車脫帽敬禮，憶及彼等對帝政府時代國旗之感慨，吾等更同情彼等，且深感爲日本國民之光榮。

五、題字

於國旗之升旗式憶及題字之事。去年本旅因準備熱河作戰，曾滯留奉天，但豫想熱河作戰必甚激烈，實屬相當苦戰，豫期此戰犧牲必多，故於紀元節之日，特集本旅全體於曠場，舉行最後之國旗昇旗式，其後即集同人各題字於素絹備作遺言，均隨意記其最後決心，共二份，一保存於偕行社，一則余視爲家寶而保存之。

時恰一載。表裝之，朱書死傷病者姓名，如今日諸君所見者，其三分一變爲紅色矣。

書寫時余已決心一死，然今日尙能與諸君共話於此處，實如在夢中也。回想可懼之當時，再顧此已死部下忠勇軍官之墨蹟，實覺感慨無量。

六、進行于國旗波中之心境

昔松波博士曾讚揚我國國旗爲世界唯一可以簡便製作者，誠然，戰場居民乃簡單製作國旗以歡迎余等。無論大興安嶺作戰・熱河作戰或河北省作戰，本旅之追擊均逾五十日里，如旋風然迅速追擊，但在此長途，居民均能不失時機迅速製作太陽旗，此全因可以簡單製作故也。

若如外國國旗，須描龍象等形，或雖非如是然須施種種色彩，則彼等欲用以歡迎余等，恐來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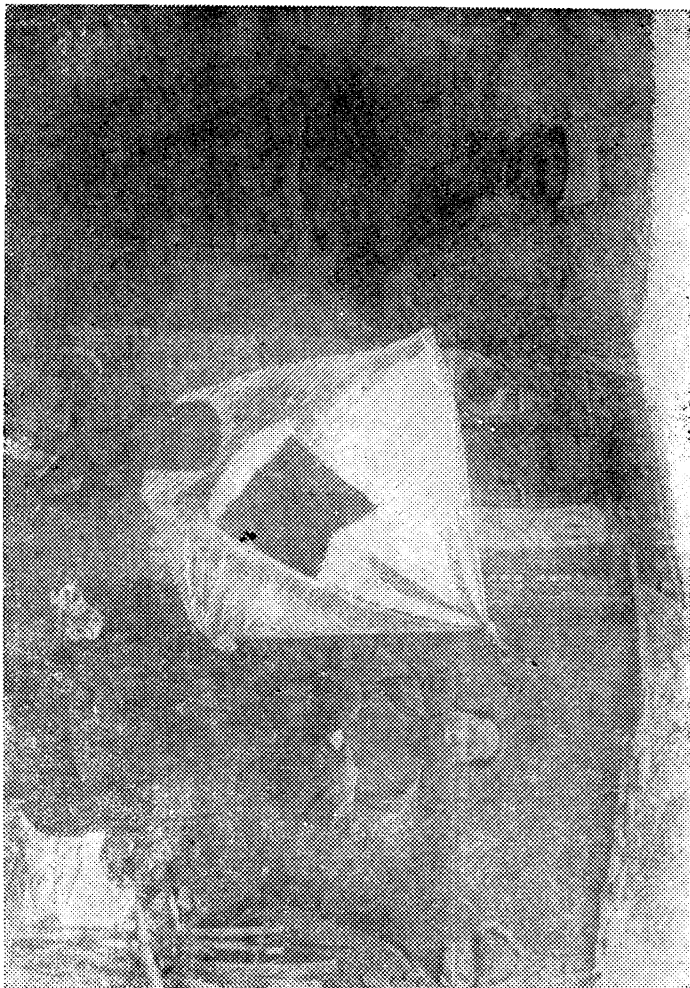
由以前爲敵之國民飄揚無數太陽旗所成國旗波中，堂堂策馬穿過而入城時，心中至快有類兒童，覺至此始能了解日俄戰爭時乃木將軍入旅順時或大山大將入奉天城時之心境也。

然所見無數太陽旗中有有趣者一。

通過熱河深山中一荒村時，見數百國旗中，有一旗係於大白布中央縫方形紅布者，且其形特大，手揮此旗之農夫得意滿面，余不禁失笑。

彼誤聞日本國旗中央紅處爲方形，其質朴態度可見，此似亦爲國威之表現，余反樂爲彼等答禮

第四章 全作戰間所得一般感想



矣。

在博克圖有着華服之日婦，以急造之太陽旗表示其爲日人而步入列車，流淚謝恩，此亦爲對國旗之感激，余至今猶憶及焉。

七、士兵對國旗之愛護心

對民衆誠心贈與之國旗，其愛護心實在想像以上，兵卒携行至最後焉。

1. 携行國旗之說明

此國旗係前日由小樽送來請余題字者。乃前在戰地被委託保管之兵卒於前凱旋時送來而將捐贈小學校者也。已經二載之星霜。似保存時極爲珍重也。

曾用于戰場之國旗，因曝于風雨中而污穢如斯。

2. 在受益店觸地雷後之國旗

攻擊萬里長城迤南受益店陣地時曾作非常激戰，出至左山之一班，於黃昏時經本道而歸隊，在途中不幸觸敵所設之地雷，兵卒三名均粉身碎骨矣。其裝置係觸細絲則立有電流通于地雷而爆發，乃美製極精巧者，但適值天暗，兵士未見細絲而觸之。該班生存兵卒皆抱恨追及本班，翌晨余之副官爲與第一線連絡起見乘馬通過該處，發見積屍間有半埋土中被血染紅之國旗，即取之隨意

捲於腰間而赴第一線，事畢歸來，見埋地雷處有兵卒三人正忙于搜尋何物，遂詢之曰：「搜尋何物乎？」，則答曰：「昨晚本班通過此處時觸地雷，本班之國旗不知隨携行之上等兵落至何處。國旗爲本班之寶，故來搜尋。」，副官遂由腰間取出先時所獲國旗而示之曰：「卽此旗乎？」，該兵卒非常欣喜而向國旗敬禮，副官大爲感動乃商之曰：「能贈余以作紀念乎？」，但彼等拒之曰「此則決難從命」，副官視彼等匆匆領去國旗而歸隊之背影，不禁對彼等愛護國旗之心深爲感動焉。

3. 村上中士熱血所染之國旗

在昆牛營子市街戰鬪時，村上中士作名譽之戰死，仆於敵屍約三十具中，但其中有僞死敵兵忽起立，由村上中士屍身奪去國旗而圖逃，本班兵卒在其傍發見之，大怒，驟追及之，立將該敵兵射死，奪回國旗，但該旗已被村上中士之熱血染成鮮紅，該連連長田山上尉謂村山中士之靈以後永附于此旗，無論何時常携行不離。此亦一可欽之佳話也。

七、激戰中關於國旗之故事

熱河作戰，皇軍以三萬對敵約三十萬，既係以一敵十，且以中國精銳正式軍隊爲敵，故非常苦戰。

本旅集中於綏中，拔沙帽山之天險，取三角形二邊之經路，目指冷口及界嶺口之長城關門而戰

關。

佔領冷口關門者，爲乘汽車之步兵一營及山砲三門，自三月一日突破陣地後，踏破險路六十里而交戰至十八次，終於三月四日得先入冷口。

僅以一營一五百人上下與八旅衝突，近關門時，以汽車僅載一連及山砲三門並機關鎗隊向敵兵三千人之縱隊中衝入，衝破敵陣，在車上且射擊且前進，故汽車胎輪已被鮮血染成紅色。

此戰鬪後，於三月四日正午左右高懸于冷口關門之太陽旗即此旗也。此次追擊平均實及每日二十日里，於四日間連續突破焉。

同時且非常苦戰。茲將苦戰中關於國旗之事述之。

喜峰口關門附近之戰鬪，爲本旅激戰之一，以僅以步兵一營爲基幹之兵力曾一時敵宋哲元之二師，故非常苦戰。茲介紹其時關於國旗之兩手錄。

一爲中平砲兵連長之手錄，一爲鹽見乘馬討伐隊長之手錄，該兩隊均係非常苦戰者。

1. 中平上尉之手錄

在喜峯口第二關門高地衝鋒時，於環抱關門之谷底平地，遭敵機關鎗之縱射斜射而極礙步兵之前進。其時由兩高地向谷底平地如急雨之射彈中，有乘馬而率該連之砲三門猛進者，乃先入冷口

之中平山砲連也。該連冒猛火，不顧損害，接近至關門前敵重機關鎗陣地前方三百公尺處而布置放列，巧將榴彈擊中敵機關鎗。因距離近，故榴彈命中時，華兵與木片齊飛至天空之光景近在眼前也。

該連長將敵擊退後，曾於由觀測所來視放列處部下士兵狀態時作手錄，茲爲諸君讀之。

中平上尉之手錄

爲探詢部下損害而至砲側時，見第二班大久保上等兵部下之田中武方染血畢命。田中係于奮戰中被左側飛來之敵機關鎗彈射穿心臟者。失去正勇敢活躍之部下不禁心傷。松川一等兵腹部被射穿已氣息奄奄。松川自余在北海道旭川時爲余之當值，出征間突爲極勇敢侍余之勇士。余至其傍，松川以微弱喘息向余告罪曰：「連長！余甚歉」。

已負瀕死之重傷，然無一言訴其痛苦，反以負傷不能奮鬪爲歉而向余告罪，其心之誠摯使余深爲感激而泣下。

大久保上等兵已督率部下仔細在田中遺骸中搜尋遺物。

遺物中有尙未發出之稟父母函・父母來函・日記簿等。

處理此事之大久保上等兵及戰友均拭淚而妥爲處置。

余亦爲之心痛，遂不禁熱淚淋漓，乃以田中所攜太陽旗覆田中之面，且以己之包袱包田中之遺物。云云。

連長之心何等溫厚。以國旗覆面，若田中有知當亦滿意。

對戰死者，常以所攜國旗包其遺骸。

2. 鹽見中尉之手錄

喜峯口關門激戰中，爲警戒右側而守備營房之鹽見中尉所指揮之乘馬討伐隊，於三月十三日夜半遭敵約一千五百人之夜襲。該連僅有連長以下九十人上下，但能力行防戰，屢以白兵向蔚若雲霞之敵集團中行逆襲，已完全將敵擊退矣。敵遺棄屢體二百五十餘具於戰場，於拂曉退走，但其時之壯烈夜戰，實爲足飾本旅戰歷之美妙戰鬪之一。

茲將其連長鹽見中尉之手錄一節中關於國旗之事摘錄于左：

鹽見中尉之苦戰及其日記

陣亡之伊藤中士，且馳且呼：「大家跟俺來！」而殺入敵陣之雄聲尙縈迴于耳際。

余亦與伊藤少尉同揮刀殺入敵中。

余憶及衝進前自奉天出發時，曾有一令人憐愛之少女，口言：「請持此國旗而行！望似此國旗

之光明清朗！」而贈余以國旗，乃由箱中取出此旗而捲于頭上。若死則將以此國旗掩余之面。因是余對此親切之少女表示謝意。云云。

彼正將躍入敵陣時，憶及國旗而捲於頭上，其精神令人感泣。

當時鹽見中尉罹肺疾，但強忍之仍揮刀奮戰格鬪。其後至五月止參加激戰多次。於五月中旬休戰時始請軍醫診視，但病已重，遂立命歸國，今尚在醫院治療。想甚痛苦，余曷勝憐憫。

此手錄上所言伊藤少尉，於其二日前敵襲擊日用行李時，曾奮鬥而遭敵手榴彈之碎片傷其頭部，乃包紮之而仍於是日爲奮戰之青年軍官，但聞彼於去年八月余歸國後未幾討伐錦西時，與十餘倍之賊匪戰鬥，遂偕其餘二十五人作名譽之戰死。

結 論

既述此等事實，則第一線將士對國旗以內地人想像不到之嚴肅態度處理之，欲於國旗下作不辱國旗之行動，其苦心當可了解。望諸君於仰望國旗時，憶及滿洲事變時第一線將士曾以國旗爲中心而作此等令人感泣之事，以益增其忠愛之忱，並望我國婦女，以類於第一線將士對太陽旗之意思而盡力于萬事。

對第一線之後援，有賴於婦女之力者頗多，更無待言。關於此點，望與余今日之言對照而益作強

河北省作戰

力之後援焉。

—(終)—

一五六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出版

戰跡之回顧 第三卷

定價國幣柒角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



印刷處

陸軍印刷所

地址城中大全福巷

電話五一三八二號

發行處

軍用圖書社

南京國府大馬路

電話二二六二九號

封

底